

清华文丛之五

# 古史新证

——王国维最后的讲义

季镇淮题

(京)新登字 158 号

古史新证  
——王国维最后的讲义

王国维 著

责任编辑 宋 韶



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 清华园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科技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2 字数 246 千字

1994年12月第1版 199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000

ISBN 7-302-01709-3/K·8

定价：20.00 元



位于清华大学校园内的王国维先生纪念碑

# 海寧王先生 碑銘

海寧王先生自沉後二年清華研究院同人懷念不勝自己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爰曰宜昭之貞珉以昭示於無竟因以刻石之辭令賓客數辭不獲已謹舉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後世其詞曰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固難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數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蔭石於謙舍繁冥思而不忘秉哲久之清節許真率之芳流未嘗不可鉤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方百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義寧應鴻撰文

閩縣林志鈞書丹

鄭縣馬衡篆額

新會梁思成擬式

武進劉均篆監工

北平李桂藻刻石

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三日于同慶堂

國立清華大學研究院師生敬立

由陳寅恪先生撰寫的海寧王先生之碑銘

## 前　　言

裘锡圭

清华大学拟将王国维在清华学校研究院任教时所发的讲义影印出版，蒙季镇淮先生推荐，要我写一篇前言。王国维是学术界尽人皆知的国学大师，没有必要对他作全面介绍，在这里只准备谈谈跟这本讲义有关的一些情况。

王国维是在清华园里度过他生命中最后的两年多时间的。一九二五年春，王氏受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校之聘，任正在筹备中的研究院的教授，并于四月中移居清华园。清华学校研究院专修国学，所以一般多称之为清华国学研究院。九月，研究院开学，王氏任经、史、小学等方面的导师，所授「普通演讲」课程为「古史新证」（每周一小时）、「说文」练习（每周一小时）与「尚书」（每周二小时，此门课程自十月开始讲授）。到了一九二六年春开始的下学期，因「古史新证」已讲完，改授金文（指周代铜器铭文），余课照旧。一九二六年九月，新学年开始，王氏所授课程为「礼仪」（每周二小时）与「说文」练习（每周一小时）。次年，在下学期甫告结束的六月二日，王氏就自沉于颐和园中的昆明湖，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关于王氏在这最后两年多里的较详细的情况，清华大学校史室孙敦恒先生编写的《王国维年谱新编》（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有翔实的记录，可以参阅。本文中以孙谱为据之处不一一注明。

现在影印的这本讲义，包含王氏撰写的二十九篇讲稿和文章（讲稿中有十六篇是周代铜器铭文的释文）。其底本是当年由研究院办公室接线装书的形式装订成册并加上目录，供保存之用的。封面右侧偏上处题：

清华学校研究院讲义（王静安先生）

（民国十四年至十六年四月）

中间偏下处署「研究院办公室」六字。目录首页盖有「研究院办公室」长条印。讲义原来是由抄胥誊写后油印的。各篇所记页数自为起讫。但铜器铭文的释文，除《小盂鼎释文》超过一页记有页数外，都不记页数，且有一页抄写两篇以上释文的。这些讲义在当时应是随印随发的。

下面基本上按照原来装订的次序，介绍一下这本讲义中所收的讲稿和文章。

《古史新证》是专为讲课而撰写的，共二十九页，在这本讲义中篇幅最长。其主要内容是根据殷墟甲骨卜辞和古书资料讲商代历史的，第三章「殷之先公先王」据《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改写，第五章「商之都邑及诸侯」据《说殷》、《北伯鼎跋》二文改写（各文皆已收入王氏的文集《观堂集林》）。

在《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中，王氏对当时学术界过分怀疑古书的思潮有所批评，并提出了以「地下之新材料」（主要指甲骨卜辞和金文）印证「纸上之材料」（指古书记载）的「二重证据法」。他说：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

在第四章之后，王氏又根据第三章和第四章「商诸臣」的内容，写了如下一段案语：

右商之先公先王及先正见于卜辞者大率如此，而名字之不见于古书者不与焉。由此观之，则《史记》所述商一代世系，以卜辞证之，虽不免小有舛驳而大致不误。可知《史记》所据之《世本》全是实录。而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又虽谓悠游饰之书如《山海经》、《楚辞·天问》，成于后世之书如《晏子春秋》、《墨子》、《吕氏春秋》，晚出之书如《竹书纪年》，其所言古事亦有一部分之确实性。然则经典所记上古之事，今日虽有未得二重证明者，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

这跟上引「总论」的话是紧相呼应的。王氏的这些意见和他的学术实践，对我国现代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有益的影响。

王氏去世后，《古史新证》曾登载在《国学月报》一卷八、九、十号合刊《王静安先生专号》（一九

二七年十月)和《燕大月刊》七卷二、二期合刊(一九三一年二月)上，但是《海宁王忠愍公遺書》和《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却未收此文(这两种《遺書》除后者內容稍多外基本无別，下文简称它们为「遺書」)。一九三五年北京来薰閣旧书店曾影印出版《古史新證》的王氏手稿本，由于印数不多现在已很难找到，台湾的文华出版社一九六八年出版的《王觀堂先生全集》和大通书局一九七六年出版的《王國維先生全集》都收了《古史新證》，可是在大陆地区也不易看到。包含《古史新證》的王氏讲义的出版，不但为学术界研究王氏在清华研究院的教学活动提供了一份重要资料，而且使《古史新證》这一名著能为更多的人所看到，必将受到大家的欢迎。

《中國歷代之尺度》是王氏在一九二六年夏天撰写的文章。是年六月二十六日曾以此题在燕京华文学校作过演讲。全文曾刊载于九月出版的《學衡》五十七期，后来改题为《記現存歷代尺度》，收入王氏死后出版的《觀堂集林》增订本的第十九卷(王氏生前出版的《觀堂集林》共二十卷。王氏死后，罗振玉及其子福葆等，在清华研究院王氏助教赵万里的帮助下，基本上按王氏遗意加以增订，扩至二十四卷，列为《遺書》的第一种。下文提到的「集林」如不另加说明，都指增订本)。

《莽量釋文》实际上包含释文和跋文两部分。一九二六年王氏托马衡为清华研究院仿制新莽嘉量，于八、九月间制成(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國維全集·書信》四百三十九十四百四十页，中华书局一九八四年版。孙敦道编《王國維年譜新編》一百五十七—一百五十八頁，中國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莽量釋文》当作于此时。此文曾以《莽量考》为名，发表于是年十月出版的《學衡》五十八期。《集林》第十九卷收入莽量跋文而略去释文，题为《新莽嘉量跋》。此文讲义本七十六页四至五行的「工部營造

尺」，《学衡》及《集林》皆作「建初尺」。

上述两篇文章跟后面的《蜀石经残拓本跋》和《西吴徐氏印谱序》，都是王氏在清华研究院任教期间撰写的。王氏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一日致蒋毅孙函中提到上举最后一文时说：「《印谱序》已草就，兹将油印本寄上（因此文有关系，故付油印以供诸生参考）。（《王国维全集·书信》四百四十六页，中华书局一九八四年版）大概这些文章都是王氏由于其内容可供研究院学生参考而印发给他们的。

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丙寅年（一九二六年）条说：

古史新证一课，至去冬已授毕。正月（引者按：阳历二月）起，撰克鼎、盂鼎铭考释，并改订《毛公鼎考释》，合《散氏盘考释》以授诸生。其他宗周诸重器，亦多写为释文讲授之。（清华学校研究院编《国学论丛》一卷二号「王静安先生纪念号」一百三十二页。）

由此可知《散氏盘考释》等四篇西周铜器铭文的考释和《小盂鼎释文》等十六篇西周、东周铜器铭文的释文，都是在第一学年下学期为讲课而印发的。《古史新证》主要根据殷墟甲骨卜辞讲商史。周代铜器铭文在周史研究上的价值，跟殷墟甲骨卜辞在商史研究上的价值相似。所以王氏在讲完《古史新证》后，接着讲周代铜器铭文。

在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下这本讲义的装订次序是否反映当时印发讲义的次序的问题。这本讲义中列在《散氏盘考释》之前的《中国历代之尺度》和《莽量释文》，其写作时间都在王氏讲授铜器

铭文之后，其印发也应在那些器铭考释和释文之后。在四篇器铭考释跟十六篇器铭释文之间，插有《蜀石经残拓本跋》和《释乐次》一文。前一文末署「丙寅仲冬朔月海宁王国维记」。「丙寅仲冬朔月」指丙寅年十一月初一，即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五日，不但远在王氏讲授铜器铭文之后，而且还晚于列为这本讲义最后一篇的《西吴徐氏印谱序》的写成和印发时间。由此可知这本讲义的装订次序并不反映当时印发讲义的次序，至少并不完全反映那种次序。下面先介绍器铭考释和释文，然后再介绍插在它们中间的那两篇文章。

四篇器铭考释中，《孟鼎铭考释》和《克鼎铭考释》是一九二六年的新作。《散氏盘考释》作于一九二四年，但在作为讲义印发前似未发表过。《毛公鼎考释》作于一九一六年，曾登载于王氏为仓圣明智大学所编的《学术丛编》的第四册。原有序（已收入《集林》卷六），讲义略去。对《考释》的内容，讲义也作了一些增改。王氏死后，孟鼎、克鼎、散氏盘三篇《考释》曾在上面提到过的《国学月报》「王静安先生专号」上发表过（《散氏盘考释》篇名「盘」下有「铭」字）。后来，上述四篇《考释》加上一九一五年发表于《雪堂丛刻》的《不撝敦盖铭考释》合编为《观堂古金文考释》，收入了《遗书》。这四篇器铭考释，讲义本跟《遗书》本有一些异同（讲义本有明显的抄写之误，而《遗书》本不误的情况，不在我们所说的「异同」之内）。例如《散氏盘考释》讲义本中「𠂔」字三见（九十二页七行、九十三页五行、九十四页三行），《遗书》本皆作「𦨇」，盖以为即见于《说文》的从反「𠂔」的「𦨇」字（铭文原形确与此字相似）。《孟鼎铭考释》讲义本的铭文释文中，「人鬲」下一字缺而未释（一百一十页），《遗书》本释为「自」（铭文此字确是「自」字）。《克鼎铭考释》讲义本的铭文释文中的「釐」字

(一百一十四页五行)。《遗书》本不从「里」而从「贝」(铭文此字确从「贝」)。「涒」字(一百一十五页)。《遗书》本不从「界」而从「卑」(铭文此字确从「界」)。这一类异同在这三篇《考释》中还有一些，不列举了。”《毛公鼎考释》的情况比较复杂，下文将另作说明。

我怀疑上述那类异同是《遗书》编校者据各器铭文的原文对各篇《考释》的底本擅加校改而造成的一。前面提到过这本讲义的最后一篇《西吴徐氏印谱序》，此文后来改名为《桐乡徐氏印谱序》，收入《遗书》中的《集林》卷六(详下文)。如果将此文的讲义本与《遗书》本对照一下，就可以发现讲义本(一百一十九页二行所引的古玺“信”字的三个例子，在《遗书》本里换成了另两个例子。讲义本摹写得有些走形，《遗书》本则保持玺文原形。此外，此文所引的那些见于《说文》的古文，讲义本的字形与《说文》大致相合，《遗书》本则往往把它们改成六国玺文体，以致与《说文》原形不合(“时”字古文所从的“之”，“明”字，古文所从的“月”和“封”字，古文的左旁最为明显)。这些修改显然并非出自王氏本人，而是出自某位懂古文字的《遗书》编校者之手的。修改那些器铭《考释》的，应该是同一个人。

《毛公鼎考释》的讲义本和《遗书》本的出入较多，情况也比较复杂。讲义本对一九一六年发表的《学术丛编》本有所增改，讲义本所增之文，绝大部分见于《遗书》本。但是在有些讲义本修改了《从编》本的地方，《遗书》本却仍然沿袭《从编》本，例如：《考释》“故于辟下加义以为声”一句下的双行注文，《从编》本作“古读辞如渠，说见下，辞，又双古字”，讲义本删去“说见下”以下八字(见一百一十一页九行)。《遗书》本同于《从编》本。《从编》本的铭文释文以“虤”“许”为一条，“上下若

否」为一条，讲义本则以「號許上下」为一条（删去「號」二字重文号，与铭文原文相合），「若否」为一条（一百二十九页）；《遗书》本同于《从编》本。《从编》本的铭文释文以「余一人在位……又昏」为一条，讲义本则分为两条（一百三十页）。《遗书》本同于《从编》本。讲义本「我弗作先王……」句的考释，将《从编》本所引《书·康王之诰》「毋貽鞠子羞」的「貽」改正为「遺」，又在所引《左传》「毋作神羞」一例下加「无作三祖羞」一例（一百三十四页）。《遗书》本同于《从编》本。《遗书》本有序，也同于《从编》本。此外，又有《从编》本跟讲义本相同而《遗书》本则跟它们不同的情况。例如：《从编》本和讲义本的铭文释文中的「用印邵皇天」（讲义本一百三十二页），《遗书》本作「用印邵皇天」（改「邵」为「印」是对的，改「印」为「印」则与铭文原文不符，但有些古文字学家释此字为「印」）。《从编》本和讲义本的铭文释文，都把「迺唯是喪我國」的「是」误作「時」（讲义本一百三十五页），《遗书》本改正为「是」。《从编》本、讲义本铭文释文「馬四匹……」一条中，有一个左边从「止」的字，此条的考释说此字从「止」，即「迺」字（讲义本一百四十七页）。《遗书》本释文中此字左边作「口」（古文字学家多认为此字从「口」），但考释的文字仍与《从编》本、讲义本相同，释文与考释彼此矛盾。

赵万里、王静安先生著述目录有「观堂古金文考释五种五卷」一项，第一种「毛公鼎考释」条说：

曾刊入广仓学窘丛刊第一集（引者按：即《学术从编》）。此所据者仍是广仓本。后里（按：

里。而赵氏自称以乙丑重订本（按：即讲义本，「乙丑」似应作「丙寅」）寄之（按：指寄往为王氏编《遗书》的罗振玉家），已不及改正，乃录其异同别出刊之。（《国学论丛·王静安先生纪念号》一百三十七页）。

赵氏写此文时，《遗书》中的《观堂古金文考释》尚未印出。实际上，其中的《毛公鼎考释》并没有如赵氏所说的那样处理，而是在《从编》本的基础上把讲义本所增加的内容补进去的，但上引《左传》「无作二祖羞」一例则忽略未补；在其他一些后者对前者作了修改的地方，《遗书》本也仍然沿袭了前者，因此造成了上面所举的第一类异同。至于上面所举的第二类异同，大概也是那位懂古文字的《遗书》编校者擅改王氏原文而造成的。由此可见，我们如要了解王氏对毛公鼎铭文的最后意见，不能以《毛公鼎考释》的《遗书》本为据，而应以讲义本为据。仅从这一点看，这本讲义的出版就很有意义。

《小盂鼎释文》等十六篇器铭释文，既未收入《遗书》，也从未在他处发表过，是研究王氏学术的新资料，其价值不在上述《毛公鼎考释》讲义本之下。

前面提到过的《不簋敦盖铭考释》包含了不簋敦（实应称不簋簋）的释文，王氏在一九一七年撰写的《两周金石文韵读》中，有宗周钟、齐子仲姜镈（即讲义所谓「齐镈」）、邾公铿钟、沈儿钟、王孙遗诸钟、虢季子白盘等器的释文（见《遗书》），但所释与讲义的释文颇有异同。例如：见于《韵读》的虢季子白盘释文中的「庸武」，讲义改为「胄武」；「执讯」改为「执口」（今甲盘和不簋敦铭文中的一执讯，讲义的释文也都作「执口」）。《不簋敦盖铭考释》的释文中的「西俞」，讲义改为「西舷」。

(此铭中「执讯」之「讯」，考释据形求定，并谓陈介祺释「讯」可从「讲义中此字则作「口」见上文)。见于《韵读》的宗周钟释文中的「銚銚」，讲义改为「雄雄」、「孝孙」改为「汨孙」。见于《韵读》的齐子仲姜钟释文中的「它」，讲义改为「尔」改。见于《韵读》的王孙遗诸钟释文中的「中口虞阳」和沈儿钟释文中的「中口虞易」，讲义都改为「中鐘蘆鳴」。前一钟释文中的「口心」，讲义改为「台心」。后一钟释文中的从「水从「醜」之字，讲义改为从「走」从「醜」。见于《韵读》的邾公鞶钟释文中的「舌搘」，讲义改为「腊」(引者按：非「臘」字简体「日」)，「翼恭」改为「毕龚」；「屢」改为「安」(「晏」)。不管是改对的，还是改错的，从研究王氏学术见解的角度看，都值得注意。

《清华周刊》三百八十三期(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一日出版)，载有当时的研究院学生吴其昌的《王静安先生古金文字讲授记》，文首目录列虢叔旅钟等十六种器名，其中有这本讲义未收其释文的齐侯镈钟和邵钟(《讲授记》正文只有目录所列前九器的讲授记录，上举二钟在其内)。此二钟的释文不知是原来就没有印发，还是这本讲义装订时遗漏了。另一方面，其考释或释文见于讲义的散氏盘、盂鼎、毛公鼎、虢季子白盘、白虎父卣、齐镈诸器，则不见于此目录(见于讲义的王孙遗诸钟，目录作王孙遗诸钟，夸甲盘、师寰敦，目录讹为夸用盘、師害敦，附带说明于此)。也许王氏讲课的实际内容跟所发讲义有出入。

《蜀石经残拓本跋》作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五日，已见上文。除印发给学生外，还曾登载于清华研究院美学社编的《美学》第七期(据储婉峰系王静安先生著述表，《国学月报》王静安先生专号四百九十一页)。《集林》卷二十收入此文。赵万里《年谱》丙寅年(一九三六年)条说：

是月（引者按：指夏历十月）二十九日为先生五十初度，亲友及门弟子均称觞致贺。十一月中，先生出汉、魏、唐、宋石经墨本或影本多种，以示诸同学，并讲述石经历史及其源流。（《国学论丛》[王静安先生纪念号]二百三十二页）

姚名达《哀余断忆之三》记此事说：

十二月三日，即夏历十月二十九日，实为先生五十初度之辰。……又七日，先生招同人茶会于后工字厅，出历代石经拓本相示。同人啧啧嗟赏，竞提问题。先生辨答如流，欣悦异常。

（《国学月报》[王静安先生专号]五百二十五—五百二十六页）

这些记述提供了王氏印发《蜀石经残拓本跋》的背景。

《释乐次》是一九一六年发表于《学术丛编》第三册的旧作（本为《乐诗考略》的第一篇），《集林》二十卷本和二十四卷本都收在卷二。此文讨论周代礼仪中奏乐次第等问题，引用了《仪礼》中不少有关的文字，估计是为了配合第二学年的《仪礼》课而印发的。这本讲义中的《释乐次》缺第六页。由于此文容易找到，这次影印没有补缺文。

王氏在文字学上有一个重要主张，认为《说文》古文实际上是战国时代的六国文字，籀文则是秦国文字。编在这本讲义最后面的四篇文章，都跟王氏的这一主张有关。最后一篇《西吴徐氏印谱序》，是一九二六年的新作。前面三篇都是一九一六年的旧作。《史籀篇疏证》序登载于《学

术丛编》第二册(包含在《史籀篇叙录》内)、《集林》的两种本子都将此文收在卷五。战国时秦文六国用古文说》和《说文》今叙篆文合以古籀说》，本是《汉代古文考》的第一和第五篇，登《学术丛编》第十一册，《集林》的两种本子都将此二文收在卷七。这三篇旧作当是配合《印谱》发的。

《印谱序》是王氏晚年精心之作。先是1936年六月出版的《古史辨》第一册收有钱玄《说文》及《壁中古文经一书》，反对王氏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之说，认为《说文》古文为汉人伪造而断定孔壁古文经为伪造。当时，向王氏问学的容庚亦主此说。王氏大不以为然，“拟为一正之”，曾为此致函罗福颐，请他将“所集古玺文字，其中与《说文》古文同者如「恒」字之类”录《王国维全集·书信》四百三十五页，参看同页脚注及四百一十六、四百三十八页致容庚函。此年九月，因长子之丧在上海逗留时，浙江桐乡人徐安曾请王氏为其古印谱作序。由于古玺文字是研究古文的重要资料，王氏决定以此序来代替他准备写得关于古文的文章。这一点在他回北京后海友人蒋毅孙的十月二十二日一函中说得很清楚。在此函中，他向蒋氏询问徐氏的名字和并说：

序文大致已就，尚未写出，因弟本欲作一文，论六国玺印、货币、兵器、陶器（与《说文一家眷属》并当时通行文字，乃欲借此序以发之也。）（《王国维全集·书信》四百四十三、华书局一九八四年版）

据上文引过的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致蒋穀孙函，《印谱序》大约在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写成，并印发给了研究院学生。此文还曾登载于十一月出版的《实学》第六期。印发给学生的和《实学》所登载的，都以《西吴徐氏印谱序》为名。徐氏籍贯误为「西吴」（指湖州，古名乌程）。

一九三七年六月出版的《国学论丛》卷一号，也登载了这篇序文。篇名已改为《桐乡徐氏印谱序》，内容也小有修改。此文原将《说文》「醬」字古文用作古文的字形与玺文、陶文「小异大同」之例（讲义本二百一十九页十一行），《论丛》本改用作古文的字形与玺文、陶文「小异大同」之例。文中提到的「乌程徐君」（讲义本二百二十一页八行），也已改为「桐乡徐君」。可知这是王氏弄清了徐氏籍贯后改定之本。《集林》将此文收入卷六。上文已经说过，《遗书》编校者曾修改过此文中的某些古文字字形。此外，《集林》本跟讲义本和《论丛》本，在文字上还有少量差异。见于讲义本二百一十七页八行的「文体」，《集林》本改作「字体」（作「字体」，文义较晰）。见于讲义本二百二十页十一—十二行的「谓非当日之通行文字」，《集林》本改为「谓非当日通行此种文字」。这种修改似出王氏本人之手，也许《集林》所据的是王氏生前最后的改定本。

唐兰在为来薰阁影印的《古史新证》手稿本所作的序里说，王氏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时，赵万里为其助教，「先生每发一稿，斐云（引者按：指赵万里）为录副畀抄胥，使誊写印行，而藏弃其手迹」。可知王氏发给学生的讲义和文章，一般由赵万里把王氏手稿抄成清稿，交抄胥誊写油印。至于那些先已印行的文章，大概是直接把印本交给抄胥誊写油印的。排印、抄录、誊写都可能发生错误，就是王氏本人也不可能毫无笔误。《古史新证》中偶有手稿有误而油印讲义已加改正之例。例如：

古史新证	篇名	改正文	行数	页码
冥河	王水	贞于	手公鼎	台浩
冥河	王水	贞于	毛公鼎	矿
冥治河	王水	贞于	毛公鼎	矿
			召诰	

见于讲义本十八页二行的「后嗣」，手稿原误作「后世」。见于三十八页八行的「父丁」，原脱「丁」字。下文勘误表中指出，二十四页三行「以」字下脱「别之」二字，手稿本即已如此。但在此段文字所从出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此处有「别之」二字。《国学月报》刊登《古史新证》时已将此二字补上。《学术丛编》第四册所载王氏手写的《毛公鼎考释》也有笔误。下文勘误表中指出的《毛公鼎考释》错误中的最后二例，都是承袭王氏手稿本之误的。所以在这本讲义里，除古文字往往摹得有些走形，一般文字也时有笔画之误外，错字和脱文等情况也不时可见。下面就我们所见到的，择要举例供读者参考。

篇名

古史新证

中国历代之尺度

六 六 六 五 五 四 四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二 二 四  
七 四 三 七 六 二 ○ 九 八 八 八 六 ○ 八 八 四

二 九 八 四 八 十 十 八 五 二 九 七 一 三 行数  
二 十 二 十

谓 实验表 十六 肃 墓 付 武 丁 犀 伯 大 伯 犀 王 矢 嫣 庶 无 不 一 见 阳 壬 癸 以 误 文

课 实验考 十七 肃 慎 纣 武 乙 犀 太 伯 犀 王 矢 嫣 庶 以 无 一 不 见 汤 示 癸 以 别 之 改 正 文

篇名

散氏盘考释

克鼎铭考释

孟鼎铭考释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六九四八九八七八五  
一二二二一〇〇〇〇〇  
五四一一〇九八八三

六七六四九四二一九五三六三一八

行数

市甲乃王若曰市余古者为故先生整攸誓唯人都当洁水陈仓岭髮  
误文

市申及王曰市今古读为故先王整攸卫牧誓唯人有嗣都当因洁水陈仓  
改正文

二六

篇名

毛公鼎考释

兮甲盘释文

前言

页码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八 八 六 五 五 五 五 ○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二 二 一  
五 五 一 九 九 五 五 七 五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二 二 一  
六

行数

四 三 九 十 一 十 三 五 七 四 三 八 十 九 左 五

周 王 械 警 械 徧 至 石 刻 异 考 赐 家 又 有 因 资 平 十 知 露 误 文  
命 械 警 械 徧 至 石 刻 异 考 赐 家 又 有 因 资 亦 可 作 墓 平 十 知 露 误 文

周 四 方 王 命 甲 械 警 械 徧 至 石 刻 考 异 赐 字 又 敢 因 賚 亦 可 作 墓 幺 十 知 露 金 改 正 文

篇名	页码	行数	误文	改正文
不穀敦釋文	一八七	三十三	余命女	余命女
聖侯取方鼎釋文	一八九	一九七	駿方	駿方
說文今叙篆文合以古籀說	一九七	一九七	大篆	大篆
史籀篇疏證序	二〇八	十二	籀文篆	籀文篆
西吳徐氏印譜序	二〇八	十一	據說文	據說文
末例即「恒」字古體。	二一九	六一	悔因資女性	悔因資女性
			瓶因腎	瓶因腎

为了使读者能较全面地了解王氏在清华研究院讲课的内容，本书在王氏讲义之后附印了当时的研究院学生吴其昌和刘盼遂发表在《清华周刊》和《国学论丛》上的各种听课记录。这些听课记录这次也是影印的，原有的印刷之误未曾校改，请读者注意。

一九九四年四月三日写完

## 目錄

古史新證	中國歷代之尺度	五九
芥量釋文		七
散氏盤考釋		八三
孟鼎銘考釋		○五
克鼎銘考釋		一三
毛公鼎銘考釋		一七
蜀石經殘拓本跋		四九
釋樂次		五五
小盂鼎釋文		八一
兮甲盤釋文		八五
虢季子白盤釋文		八六
不斂敦釋文		八七

師寰敦釋文	八八
宗周鐘釋文	八九
驩侯馭方鼎釋文	八九
白辱父尚釋文	九〇
彖尚釋文	九一
齊鉏釋文	九二
王孫遺諸鐘釋文	九三
沈兒鐘釋文	九四
邾公惲鐘釋文	九五
邾公鈫鐘釋文	九六
虢叔旅鐘釋文	九七
克鐘釋文	九八
說文今叙篆文合以古籀說	九九
史籀篇疏證序	一〇〇
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	一一一
西吳徐氏印譜序	一一二

附錄（孫敦桓提供）

吳其昌《王靜安先生古史新證講授記》	二二三
吳其昌《王靜安先生古金文字講授記》	二二六
吳其昌《王觀堂先生尚書講授記》	二三一
劉盼遂《觀堂學書記》	二五九
吳其昌《王靜安先生儀禮講授記》	三〇〇
劉盼遂《觀堂學禮記》	三一三
劉盼遂《說文練習筆記》	三一三
跋	三三三

# 古文新證

## 第一章 總論

研究中國古史為最糾紛之問題上古之事傳說與史實混而不分史實之中固不免有所緣飾與傳說無異而傳說之中亦往往有史實為之素地二者不易區別此世界各國之所同也在中國古代已注意此事孔子曰信而好古又曰君子於其不知蓋闕如也故於夏殷之禮曰吾能言之杞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孟子於古事之可存疑者則曰於傳有之於不足信者曰好事者為之太史公作五帝本紀取孔子所傳五帝德及帝繫姓而斥不雅馴之百家言於三代世表取世本而斥黃帝以來皆有年數之譏記其術至為謹慎然好事之徒世多有之故尚書於

今古文外在漢有張霸之百兩篇在魏晉有偽孔安國之書百兩雖斥於漢而偽孔書則六朝以降行用迄於今日又汲冢所出竹書紀年自夏以來皆有年數亦譏記之流亞皇甫謐作帝王世紀亦為五帝三王盡加年數後人乃復取以補太史公書此信古之過也至於近世乃知孔安國本尚書之偽紀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過乃併免矣禹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於懷疑之態度及批評之精神不無可取然惜於古史材料未嘗為充分之處理也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証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剝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証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雖古書之未得

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

定可斷言也

所謂紙上之

(一)

尚書史料茲從時代先後述之。之士牧商潔謨之。命無誓書或禹貴遠洪中後甘秦喪金鑿世誓諸方大高編書篇立諸宗然中

(五) (四) (三) (二)

禮五易詩所皆政康形至尚書虞夏商周之文。如堯舜書作易舉陶侯多之至簡之士牧商潔謨之。命無誓書或禹貴遠洪中後甘秦喪金鑿世誓諸方大高編書篇立諸宗然中

春秋子魯國脩史之孔

與太子十人所作公後翼所作同謂學相作商此孔所傳也頌二子述為五篇所史孔

後傳並希入繫大戴篇

(六) 左氏傳國語  
世本今人作不<sub>年</sub>作<sub>竹</sub>書<sub>年</sub>作<sub>戰</sub>黑傳<sub>今</sub>戰國書<sub>有</sub>作<sub>秦</sub>至<sub>非</sub>漢後<sub>本人代</sub>本始戰<sub>作</sub>漢行國<sub>料初世初</sub>

(七) 史記<sub>人作</sub>戰國策及周秦諸子原魏古韓漢後

地下之材料僅有二種

(一) 甲骨文字  
殷時物自益庚遷

(二) 金文<sub>殷</sub>二字代周<sub>後追</sub>商乙時<sub>遷</sub>

今茲所講乃就此一一述之  
正之者可以証明諸書或補足糾

羅宅禹賈秦公

第二章 禺

東々成唐一處禹之堵齊侯  
秦公敦銘有十有二公在帝之砂語與宋內府所藏秦盡  
和鍾同歐陽公集古錄跋盈和鍾云太史公于秦本紀云  
襄公始列為諸侯於諸侯年表以秦仲為始今據年表始  
秦仲則至康公為十二公此鍾為共公時作也據本紀自始  
襄公始則至桓公為十二公而銘鍾者當為景公也近儒  
或以為秦之立國始非子嘗從非子起算則鍾當作於宣  
公成公之世要之無論何說皆春秋時器也齊侯鑄鍾以  
字體定之亦春秋時器秦敦之禹贊言宅則贊當是蹟之借字齊  
商頌之設都于禹之蹟禹贊言宅則贊當是蹟之借字齊  
鑄言東々成唐既成湯有敢即嚴在帝所博受天命 | 感  
有九州處禹之堵堵博古圖釋祁處禹之堵亦猶曾頌言

繢禹之緒也夫自堯典臯陶謨禹貢皆紀禹事下至周書呂刑亦以禹為三后之一詩言禹者尤不可勝數固不待藉他証據然近人乃復疑之故舉此二器知春秋之世東西二大國無不信禹為古之帝王且先湯而有天下也

第三章 殷之先公先王

貞賣于尊(一)變  
殷虚書契前編  
卷六第十八葉

賣于尊口牢同上卷七  
于尊六牛第二十一葉

羅本氏拓

卷六

同上

癸巳貞于高祖

下同

關

上同

又于尊後編卷第十四葉二形象人首手足之形說文久部彔貪默也一日  
案尊二形象人首手足之形說文久部彔貪默也一日  
母猴似人从夏已止久其手足手公鼎我弗作先王羞之  
羞作堯克鼎柔遠能欵之柔作𦥑番生敦作𦥑而博古圖  
薛氏欵識盈和鍾之柔變百邦晉姜鼎之用康柔綏懷遠  
廷柔並作𦥑皆是字也變羞柔三字古音同部故互通  
假此稱高祖變案卜辭惟王亥稱高祖王亥後編卷第十二葉  
或高祖亥歲壽壺所藏段虛文字第一葉大乙稱高祖乙後編卷第十三葉則變必  
為殷先祖之最顯赫者以聲類求之蓋即帝嚳也帝嚳之  
名已見遷書書序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毫從先王  
居作帝告史記殷本紀告作誥索隱曰一作𠙴案史記三  
代世表封禪書管子侈靡篇皆以𠙴為譽偽孔傳亦云契

父帝嚳都毫湯自商丘遷亳故曰從先王居若書序之說可信則帝嚳之名已見商初之書矣諸書作嚳或倍者與變字聲相近其或作爻者則又變字之譌也史記五帝本紀索隱引皇甫麟曰帝嚳名爻初學記九引帝王世紀曰帝嚳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曰爻太平御覽十八引作遼史記正義引作峩遼為異文爻則訛字也山海經屢稱帝俊一二郭璞注於大荒西經帝俊生后稷下云俊宜為嚳餘皆以為帝舜之假借然大荒東經曰帝俊生仲容南經曰帝俊生季釐是即左氏傳之仲熊季羆所謂高辛氏之才子也海內經曰帝俊有子八人實始為歌舞即左氏傳所謂有才子八人也大荒西經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又傳記所云帝嚳次妃娵訾氏女曰常儀生帝摯者也案詩民大傳

疏以五宣家所然語引  
之女上文引今世大  
為帝俊簡有世本本戴  
帝俊為帝舜不倒氏但戴文  
帝舜如皇甫有曰妃藝  
帝舜亦當作父譽為契父為商人所  
稱疑非譽不足以當之矣

(二) 土

貞喪于丘三小牢郊一牛沈十牛前編卷一第廿五葉又  
貞米年于丘九牛鐵雲藏龜第百十葉  
貞谷食于丘前編卷一第廿五葉又

癸亥卜又立上同貲羊一小牢

載壽堂所藏殷虛文字第一葉

其上同貲于立

案立即土字孟鼎受民受疆土之土作上卜辭用刀鑿不能作肥筆故空其中作立猶从之作另口作口矣土疑即相土史記殷本紀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之名見於詩商頌春秋左氏傳世本帝繫篇周禮校人注引世本作篇曰相土作乘馬而荀子解範篇云乘杜作乘馬呂覽勿船篇云乘雅作駕注雅一作持案持杜聲相近楊倞注荀子云以其作乘馬故謂之乘杜是乘本非名相土或單名土又假用杜也然則卜辭之土或即相土與

(三)季

辛亥卜口貞季口求王前編卷五第四十葉兩見

癸巳卜之于季 同上 卷七 第

貞之于季

後編上  
第九葉

同上 卷七 第

季亦殷之先公即冥是也史記殷本紀相土辛子昌若立昌者卒于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索隱云世本作核卜辭謂之王亥楚辭天問云該秉季德厥父是滅又曰恒秉季德則該與恒皆季之子該即王亥恒即王恒皆見於卜辭則卜辭之季亦當王亥之父冥矣

(四) 王亥

貞食于王亥

前編卷一  
四十葉

同上 卷四

貞之于王亥

牛辛亥用  
後編卷上  
第一葉

同上 卷四

貞于王亥求年

第一葉

同上

己巳卜口貞之于王亥十

下闋  
第十二葉

貞齋于王亥

同上第十九葉

第二

癸卯卜口貞

口高祖王亥口口

同上第一葉

第二

甲辰卜口貞來辛亥齋于王亥世牛

十二月同上第二葉

第二

貞登王亥羊

同上第六葉

第二

貞之于王亥口三百牛

同上第七葉

第二

貞食于王亥五牛

龜甲獸骨

同上第八葉

第二

庚口口口貞于王亥

米年

同上第九葉

第二

高祖亥

同上

下闋

案卜辭中王亥稱高祖又其牲用五牛三十牛四十牛乃至三百牛乃祭禮之最隆者必殷之先公先王無疑案史記殷本紀及三代世表殷先祖無王亥惟云冥卒子振立

振卒子微立索隱振系本作核漢書古今人表作垓然則史記之振當為核或垓之譌也大荒東經曰有因民國句姓而食有人曰王亥兩手操鳥方食其頭王亥託于有易河伯僕牛有易殺王亥取服牛郭璞注引竹書曰殷王子亥賓于有易而滛焉有易之君緣君殺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師于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殺其君緣臣也此本郭氏舊本如是今本紀年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賓于有易有易殺而放之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緣臣是山海經之王亥古本紀年作殷王子亥今本作殷侯子亥又前于上甲微者一世則為殷之先祖冥之子微之父無疑卜辭作王亥正與山海經同又祭王亥皆以亥日則亥乃其正字世本作核古今人表作垓皆其通假字

史記作振則因與核核二字形近而譌夫山海經一書其文不雅馴其中人物世亦以子虛烏有視之紀年一書亦非可盡信者而王亥之名竟於卜辭見之美事雖未必盡然而其人則確非虛構可知古代傳說存於周秦之間非絕無根據也

王亥之名及其事蹟非徒見於山海經竹書周秦間人著書多能道之呂覽勿躬篇王水作服牛案篆文冰作火與亥字相似王火亦王亥之譌世本作篇胲作服牛初學記引又御覽八百九十九引世本胲爲黃帝馬醫疑是宋衷注御覽引宋注曰卷二十  
史記黃帝臣也能鑿牛又云少昊時人皆漢人其譌也  
說不足據實則作篇之胲即帝繫篇之胲也其譌也服牛即大荒東經之僕牛古服僕音近也楚辭天問該秉季德厥父是燶胡終斃于有扈牧夫牛羊又曰恒秉季德焉得

夫朴牛該即豚有鹿即有馬說見朴牛亦即僕牛服牛是山海經天問呂覽世本皆以王亥為始作服牛之人蓋古之車或尚以人挽之至相土作乘馬王亥作服牛而車之用始備管子輕重戊云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馬以為民利而天下化之蓋古之有天下者其先皆有大功德于民禹抑洪水稷降嘉種爰啟夏周商之相土王亥蓋亦其傳然則王亥祀典之隆亦以其為制作之聖人非徒以其為先祖周秦間王亥之傳說胥由此起也

卜辭記王亥事者凡十餘見其二有祭日皆用辛亥與祭大乙用乙日祭大甲用甲日同例是王亥確為殷人以辰為名之始猶上甲微之為以日為名之始也然觀殷人之名即不用日辰者亦取於時為多自契以下若昭明若昌

若若冥皆含朝莫明晦之意而王恒之名亦取象于月弦是以時為名或號乃殷俗也夏后氏之以日為名者有孔甲有履癸要在王亥及上甲之後矣

(五) 王恒

貞之于王

正

缺雲藏

卷一百九十九葉

上第九葉

葉

貞參之于王

正

後編卷

卷一百九十九葉

上第九葉

葉

貞王

前編卷七

第十葉

案互即恒字說文解字二部體常也从心从舟在二之間

上下心以舟施恒也亟古文恆从月詩曰如月之恆案許君既云古文恆从月復引詩以釋从月之意而今本古文乃作亟蓋傳寫之譌字當作互又說文木部櫟竟也从木恆聲夏古文櫟案古从月之字後或變而从舟殷虛卜辭

朝暮之朝作𦨇第三編後編从日月在艸間與莫字从日在艸間同意而篆文作𦇧不从月而从舟以此例之𦇧本當作互𦇧鼎有運字从心从互與篆文之恆从互者同即恆之初字可知互一字卜辭正字从二从月其為互字或恆二字之省無疑其作互者詩小雅如月之恆毛傳恆弦也弦本弓上物故字又从弓然則互國二字確為恆字王恆之為殷先祖惟見于楚辭天問天問自簡狄在臺營何宜以下二十韵皆述商事前夏事後周事其間王亥以下數社事曰該秉季德厥父是臧何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干協時舞何以懷之平魯曼膚何以肥之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昏微遵跡有狄不寔何繁鳥萃棘負子歸情陔蕘並溝

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遂長此十二鈞以大荒東經及郭注所引竹書參證之寶紀王亥王恒及上甲微三世之事而山海經竹書之有易天問作有扈乃字之誤蓋後人多見有扈少見有易又同是夏時事故改易為扈下文又云昏微遺跡有狄不窩昏微即上甲微有狄亦即有易也古狄易二字同音故互相通假說文玉部逖之古文作遏牧誓逖矣西土之人鬻雅郭注引作遏矣西土之人書多士離逖蜀土詩大雅用邊蠻方魯頌狄彼東南曾伯靈蘆克狄淮夷畢狄鍾畢狄不龔此逖邊狄三字異文同義史記殷本紀之簡狄索隱云舊本作冕漢書古今人表作邊白虎通禮樂篇狄者易也是古狄易二字通有狄即有易上甲遵述而有易不窩是王亥弊於育易非弊于育

扈故曰扈當為易也狄易二字不知孰正孰借其國當在大河之北或在易水左右蓋商之先自冥河王亥遷殷王亥今本紀羊帝歲三十一年商丘遷于殷其時商丘即子想亦有之殷在河北說見後古本紀年亦稱王亥及殷王亥即故游牧于有易高夷之地服牛之利即發見于此有易之人乃殺王亥取服牛所謂胡終繫于有扈殺夫牛羊者也其云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无出其命何從者似記王亥被殺之事云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恒益該弟興該同秉季德復得該所失服牛也云昏微遵跡有狄不盈者謂之上甲微能率循其先人之迹有易與之有殺父之讐故不盈也繁鳥萃林以下亦當指上甲事書闕有間不敢妄為之說要之天問所說當與山經竹書同出一源而天問就

壁畫發問所記尤詳恒之一人並為諸書所未載卜辭之王恒與王亥同以王稱其時代自當相接而天問之該與恒適與之相當前後所陳又皆商家故事則中間十二韵自當述王亥王恒上甲微三世之事然則王亥與上甲微之間又當有王恒一世以世本史記所未載山經竹書所不詳而今于卜辭得之天問之辭千古不能通其解者而今由卜辭通之此治史學與文學所當同聲稱快也

(六) 上甲

口口自大方又名珪在小宗自心田口口月後編下第  
四十二葉庚辰卜口貞翌辛巳三頃彤口自二田衣至于多后亡它

庚辰  
辭第  
二十九  
卦

口貞翌甲子三頃口自己田衣至于后

同上第  
一葉

上三

閼

閼于

閼宅

同上

第一

第八葉

二十一

前編二第

二十二

第五葉

第二

癸丑卜口

歲王賓

自南至于多后

木亡

口

前編二第

二十三

歲王

卜貞今

閼曰

自南

至于多后

閼

王占曰

大吉在

上四月

前編二第

二十一

第五葉

辛子

卜貞

王賓

自南

至于多后

衣

从

上同

下

閼

同上

上

同上

上

同上

上

同上

上

同上

癸未

王卜

貞

彥

彥

月

自南

至于多后

衣

从

上同

下

閼

同上

上

同上

上

同上

上

同上

癸未

王

二祀

卷三

第二

十七葉

二

佳

王

二祀

十

七葉

二

佳

王

二祀

十

八葉

二

佳

王

二祀

同上

癸未

王

卜

貞

彥

彥

月

自南

至于多后

衣

从

上同

下

閼

同上

上

同上

上

同上

上

同上



癸卯卜酌采貞乙巳自田廿示一牛二示羊八隻三示彘

戲壽堂所藏殷  
甲文字第一葉

一  
歲

卷之三

示羊公

卷之二

廿  
三

自  
由

卷之三

癸卯  
十一月  
己未

殷本紀報卒子微立魯語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馬  
是商入祭上甲微而卜辭不見上甲郭璞大荒東經注引  
竹書作主甲微而卜辭亦不見主甲余由卜辭中有区同  
曰三人名其己丙丁三字皆在匚或口中而悟卜辭中數  
十見之田即生甲也卜辭中凡田狩之田字其口中橫直  
二筆皆與其四旁相接而人名之田則其中橫直二筆或  
其直筆必與其四旁不接與田字區別較然田中十字即  
古甲字甲在口中與乙丙丁三字在匚或口中同意考甲  
吉字其名為而其字為伯吉父吉有始義古人謂月朔為  
柙之古文作𦥑而汗簡及古文體石經無遠祖甲字古文作𦥑說文水部  
西聲韻皆引說文作𦥑說文水部故名

因書虎甲符之訛今說文甲字作中不从古文甲然秦新鄭陽陵  
為近之尤卜辭中亦有橫直二筆與四旁接而與田狩字無別者則上加一作面以上加一者古六書中指事之法  
一在田上與二字上古文之一在一上同意云上甲之義尤  
近羅雪堂參事注本此說乃於殷虛書契而編中發見而  
字始知面即面之省嗣余于英人明義士之殷虛卜辭中  
檢出面字三科亦足證明余說又案上所列諸條皆云自  
田至于多后或云自田木农者殷祭也則田寶居先公先  
王之首又殷之祭先祖率以所名之日祭之祭名甲者用  
甲日名乙者用乙日此卜辭之通例也今卜辭中凡專祭  
田者皆用甲日如日在三月甲子日祭田第十八葉又曰  
在十月又一即十月甲申酌祭因後編卷下第十九葉又曰癸卯卜

翌甲辰之田牛吉同上第  
田羊五卯牛一同上第  
又曰在正月口口祭大甲同上第  
然與大甲同日祭則亦用甲日矣是故田之名甲可以祭  
日用甲証之田字从十在口中可以区同三名乙丙丁  
在匚中証之而此甲之即上甲可以其居先王先公之首  
證之觀後所列田口口示玉示癸大甲一骨更可以  
知此說之不謬矣

(七)報乙 報丙 報丁  
己丑 開 關 通 關 通 下 以  
己丑卜丙貞王賓及祭下 闕

第八葉

貞于匱告丙方同上

上  
關  
貞  
王  
賓  
曰  
往  
一  
牛  
込  
大  
龜  
下  
同

下  
貞  
王  
賓  
曰  
鬯  
日  
込  
丈

上同

雨  
申  
卜  
貞  
王  
賓  
曰  
口

上同

雨  
寅  
卜  
貞  
王  
賓  
曰  
鬯

上同

雨  
申  
卜  
旅  
貞  
王  
賓  
曰  
旅

上同

丁  
亥  
卜  
貞  
王  
賓  
曰  
形

上同

丁  
閼  
王  
賓  
曰  
鬯

上同

丁  
丑  
卜  
貞  
王  
賓  
曰  
鬯

上同

壬  
口  
卜  
貞  
王  
賓  
示  
壬

上同

癸  
酉  
卜  
貞  
王  
賓  
示  
癸

上同

其  
多  
蘊  
各  
舉  
一  
例

乙未彭

田十四

歲壽堂所藏殷虛上文  
葉第八

丙三回三示壬三示癸三

丁十一大甲十

關下

史記殷本紀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卜辭中絕未見此五人彙羅參事頗疑卜辭之丙回即報乙報丙報丁示壬壬癸即主壬壬癸而未得確証余於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始為疏通証明之未幾檢理英倫某氏所得之劉鐵雲舊藏甲骨於一骨中有丙回諸名者文例及字體皆相似取而合之乃知一骨折為二者合讀其文則商之先公先王自甲至太甲皆在焉其次首田次丙次丙次回次示

壬次壬癸次大丁次大甲世數全與殷本紀及三代世表同所異者司在國後此又可正史記之誤也由此骨觀之則田之為上甲曰國之為報乙報丙報丁示壬示癸之為主壬主癸已成鐵案惟其字从甲在口中乙丙丁在口中寶不可解魯語稱商人報上甲微孔叢子引逸書惟高宗報上甲微此魏晉間偽書之末采入梅本者今本竹書紀年武丁十二年報祀上甲微即本諸此而報乙報丙報丁亦冠以報字義亦取于報上甲之報自非本名如此又郭璞引真本紀年上甲作主甲而主壬主癸亦冠以主字意墮蟬及郊宗石室之制殷人已有行之者歟

八大乙一唐

乙丑卜貞王賓大乙濩弘丈前編卷一

大乙屢見今  
此為何今

壬寅卜貞貞之于唐一牛其之曰

下闋

前編卷一第  
四十七葉

癸卯卜貞之月告于唐亾它十二月

同上

貞公告于唐

同上

貞于唐告

同上

貞田龢眾唐

同上

卷二第

貞上關卜田唐大丁大甲

銖葉

雲藏龜第

貞于唐告昌方

貞于大甲告

貞于大丁告昌

後編上第二十九葉

上骨葉

· · ·

史記殷本紀主癸辛子天乙立是為成湯天乙之名已見

於荀子成相篇及世本釋文引書湯誓而史記仍之然卜辭有大

己無天乙羅參事謂夫乙為大乙之譌觀于大戊卜辭亦

作天戊

前編卷四第

六葉

周書多士之天邑商卜辭作大邑商

蓋天大二字形  
甲如大庚如大  
癸巳卜貞又三  
癸酉卜貞大乙  
大乙即天乙之  
卜辭又屢見唐  
居其首知唐即  
湯字形相近博  
在帝所專受天  
九州非湯其就  
昔者桀筮伐唐  
案唐即湯卜辭

(九) 外丙 外壬

己酉卜貞王賓卜丙彫日达丈

前五編卷一  
同上

丙辰卜貞王賓卜丙彫日达丈

壬寅卜貞王賓卜壬翌日达丈

同上

壬午卜貞王賓卜壬翌日达丈

同上

壬戌卜貞王賓卜壬彫日达丈

同上

殷本紀湯子有外丙仲丁之弟有外壬然卜辭有卜丙卜壬而無外丙外壬羅參事以卜丙卜壬即外丙外壬殆是也

(十) 中宗祖乙

上闕中宗祖乙牛告武壽堂所藏殷

盧文字第三葉

此辭稱祖乙為中宗全與古來尚書家之說違異惟太平御覽卷八十一引竹書紀年曰祖乙滕即位是為中宗居庄本紀年注云祖乙之世商今由此斷片知紀年是而古今尚道復興號為中宗本此斷片知紀年是而古今尚書家說非也史記殷本紀以大甲為大宗大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此本尚書全文家說今徵之卜辭則大甲祖乙往往並祭而大戊不與焉卜辭曰丙亥卜貞三示御大甲祖乙五牢羅氏又曰癸丑卜口貞來年于大甲十牛大甲祖乙十牢後編上第又曰丁亥卜口貞昔乙酉服口御關祖乙十牢二十七葉又曰丁亥卜口貞昔乙酉服口御關大丁大甲祖乙百鬯百羊下闕同上三百牛第二十八葉大乙大甲之後獨舉祖乙而不及大戊亦中宗是祖乙非大戊之一證晏子春秋內篇諫上云夫湯大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王也亦以祖乙與大甲武丁並稱

(十二) 羊甲

卜辭有羊甲無陽甲羅參事証以古樂陽作樂羊歐  
歐羊謂羊甲即陽甲今案卜辭有云曰南庚曰羊甲前一編作  
二葉 第四十一羊甲在南庚之次其即陽甲審矣 卷一

(十三) 康丁 一 康祖丁

辛巳卜貞王賓康丁夾妣辛闔 从下闔 後編

丁夾卜貞王賓康祖丁彫日从大 从上同 上第  
口口卜貞王賓康祖丁丁其牢羣茲用同上十月上四卷 一  
丙子

丙子卜貞康祖丁丁其牢羣茲用同上十月上四卷 一  
丙辰卜貞康祖丁丁其牢羣茲用同上第  
甲辰卜貞王賓米祖乙祖丁祖甲康祖丁武乙衣从大後

上第  
葉 第二  
葉 第十

殷本紀帝廟辛崩弟庚丁立卜辭無庚丁而有康丁及康祖丁羅參事以為即庚丁蓋商人以日為名斷無用庚丁兩日者羅說是也末條祖乙祖丁祖甲康祖丁武乙乃合祭小乙武丁祖甲庚丁武乙五世尤康丁康祖丁即庚丁之証矣

(十三) 后祖乙

乙丑卜口貞王賓后祖乙口込大載壽堂跋虛同文

字第三葉

丁酉卜即貞后祖乙古十牛四月

貞后祖乙古物四月

上月

乙卯卜即貞王賓后祖乙父丁既込大上目

上目

甲口口貞翌乙口猶形日于后祖乙

上葉

咸后祖乙前編卷五

第五編

右第四條以後祖乙父丁連文政盤庚以後父名乙子名  
丁者惟小乙武丁與武乙文丁而小乙卜辭稱小祖乙武  
堂字第五葉則后祖乙必武乙矣卜辭多見武乙及武祖乙  
而又云后祖乙者蓋異號也商諸帝中名乙者六卜辭除  
帝乙外皆有祖乙之稱是故高祖乙者謂大乙也中宗祖  
乙者謂祖乙也小祖乙者謂小乙也武祖乙後祖乙者謂  
武乙也小乙以後不得更以大小相別乃稱為后矣古后  
後一字

#### (十四) 文武丁

丁酉卜貞王賓文武丁伐十人卯六牢鬯六卣从文前編  
第十八葉

丙午卜貞文武丁从丁其牢上同

丙申卜貞文武丁其

下闋

上同

殷本紀武乙震死子大丁立竹書紀年大丁作文丁案大  
丁與湯子大甲父同名且此丁于丁為最後不得稱大紀  
年是也此文武丁羅參事以為即文丁

(十五)祖某 父某 兄某

右所論次皆商先公先王之名與古書小異者其餘先王  
若大丁若大甲若大庚若小辛若小甲若大戊若中丁若祖辛若  
祖丁若南庚若盤庚若小辛若小乙若武丁若祖庚若祖  
甲若武乙無不一見於卜辭故有商一代三十帝其未見  
於卜辭者仲壬沃丁雍己河亶甲沃甲廩辛帝乙帝辛八  
帝也而卜辭出于殷虛乃盤庚至帝乙時所刻辭其先王  
中自當無帝乙帝辛之名則不見於卜辭者二十八帝中

僅六帝耳又卜辭中人名若夷甲前編卷一第十六葉若祖丙二前編卷一第若小丁同  
若中己後編卷上第三葉若祖戊三葉若祖己上同  
第二十葉若南壬前編卷一第若小癸四十五葉龜甲獸骨四十葉若南壬上同  
其名號與祀之之禮皆與先王同而史無其人又  
卜辭所見父甲兄乙等人名頗衆求之遷殷以後諸帝之  
父兄或無其人曩頗疑世本及史記於有商一代帝系不  
無遺漏今由種種研究知卜辭中所未見之諸帝或名込  
而實存至卜辭所有而史記所無者與父某兄某等々史  
無其人以當之者皆諸帝兄弟之未立而殂者或諸帝之  
異名也試詳論之

此及漢書史記殷本紀若據三代世表其傳子者亦多傳弟之子而罕傳兄之子蓋周時嫡庶長幼分貴賤之制商無有也故兄弟之中有未立而死者其祀之也與己立者同王亥之弟王恒其立否不可考而亦在祀典且卜辭于王亥王恒外又有王矢前編三十三葉及後編卷下第四葉各一見又卷四見第十五葉兩見卜辭于王亥亦在祀典疑亦王亥兄弟也逮有天下後亦然孟子稱大丁未立今觀其祀禮與大甲同又卜辭有一節曰癸酉卜貞王賓此字原奪以他辭例大甲同又卜辭有一節曰癸牛兄庚口眾兄己一二此字處原奪以他辭例父丁臼三牛眾兄己一貞兄庚口眾兄己其牛同考商世諸帝中八月雨殘當上字闕有大秦之葉上字闕有略無子二篇漢書古外物篇荀子有武丁之子有孝已性戰國之葉上字闕有二篇漢書古外物篇荀子有祖惟牛兄庚口眾兄己其牛

庚有祖甲則此三條乃祖甲時所卜父丁即武丁兄乙兄庚即孝己及祖庚也孝己未立故不見於世本及史記而其祀典乃與祖庚同此不獨王朝之制即諸侯亦然近易州出匱兵三其一銘曰太祖日己祖日丁祖日乙祖日庚祖日丁祖日己祖日己其二曰祖日乙大父日癸大父日癸中父日癸父日癸父日辛父日己其三曰大兄日乙兄日戊兄日壬兄日癸兄日丙此當是殷時北方矣國勤祖父兄之名於兵器以紀功者而三世兄弟之名先後并列無貴賤之分然則上所舉武甲祖丙小丁諸人名與禮視先王無異者非諸帝之異名必諸帝兄弟之未立者矣周初之制猶與之同逸周書克殷解曰王烈祖太王大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太伯虞公邑考皆未立

而與三王同升蓋周公未制禮以前殷禮固如斯矣

二事卜辭於諸先王本名之外或稱帝某或稱祖某或稱父某兄某羅參事曰有商一代帝王以甲名者六以乙名者五以丁名者六以庚辛名者四以壬名者二惟以丙及戊己名者各一其稱大甲小甲大乙小乙大丁中丁者始後來加之以示別然在嗣位之君徑稱其父為父甲其兄為兄乙當時已自了然故疑所稱父某兄某者即太乙以下諸帝矣余案參事說是也非獨父某兄某為然其所云帝與祖者亦諸帝之通稱卜辭云己卯卜貞帝甲口口其象補丁後編卷上案祖丁之前一帝為沃甲則帝甲即沃甲非是語帝甲亂之之帝年也又曰祖辛一牛祖甲一牛祖丁一牛十六葉同上第二案祖辛祖丁之間惟有沃甲則祖甲

亦即沃甲非武丁之子祖甲也又司甲辰卜貞王賓茶祖乙祖丁祖甲康祖丁武乙本达同上二十葉案武乙以前四世為小乙武丁祖甲庚丁別祖乙即小乙祖丁即武丁非河亶甲之子祖乙亦非祖辛之子祖丁也又此五世之中名丁者有二故于庚丁云康祖丁以別之否則亦但云祖而已然則商人自王父以上皆稱曰祖其不須區別而自明者不必舉其本號但云祖某足矣即須加區別時亦有不舉其本號而但以數別之者如云口口于三祖庚前編卷一第十三葉案商諸帝以庚名者大庚第一南庚第二龜庚第三祖丁見上卷十第四則三祖庚即盤庚也又有稱四祖丁者後編卷三葉大丁第一沃丁第二中丁第三祖丁第四則四祖丁乃史記之祖丁也以名庚者皆可稱祖

庚名丁者皆可稱祖丁故加三四等字以別之否則贅矣  
由是推之則卜辭之祖丙或即外丙祖戊或即大戊祖己  
或即雍己孝己故祖者王父以上諸先王之通稱也其稱  
父某者亦然父者父與諸父之通稱卜辭曰父甲一牡父  
庚一牡父辛一牡後編卷上第二十五葉此當為武丁時所卜父甲  
父庚父辛即陽甲盤庚小辛皆小乙之兄而武丁之諸父  
也同事上說又卜辭凡單稱父某者有父甲前編卷一第有父  
乙二十六葉有父丁月上第二有父己二十四葉有父  
己二十七葉有父辛上月三十有父庚前編卷一第二有父己二十七葉有父辛上月三十  
七葉上第十六葉及後編有父丁今於盤庚以後諸帝之父反諸父中求之則武丁  
之子陽甲庚丁之於祖甲皆得稱父甲武丁之於小乙文丁  
之於武丁帝辛之于帝乙皆得稱父乙庚辛庚丁之於孝

已皆得稱父己餘如父庚當為盤庚或祖庚父辛當為小  
辛或廩辛他皆仿此其稱兄某者亦然察卜辭有兄甲前  
卷一第三有兄丁同上第三十九葉又有兄戊前編卷一  
十八葉同上第十四及後編卷一第十七葉前編卷一  
有兄己同上第十七葉後編卷一第十七葉前編卷一  
反第十有兄辛後編卷一第十七葉前編卷一第十七葉前  
九葉有兄庚前編卷一第十七葉後編卷一第十七葉前  
以後諸帝之兄求之則兄甲當為盤庚小辛小乙之稱陽  
宋兄己當為祖庚祖甲之稱孝己兄庚當為小辛小乙之  
稱盤庚或祖甲之稱祖庚兄辛當為小乙之稱小辛或庚  
丁之稱廩辛而丁戊壬癸則盤庚以後諸章之兄在位者  
初無其人自是木立而俎者與孝己同矣由是觀之則卜  
辭中所未見之雍己沃甲廩辛等名雖亾而實或存其史  
家所不載之夏甲祖丙小丁祖戊祖己中己禹壬小癸等

或為諸帝之異名或為諸帝兄弟之未立者於是卜辭與世本史記間毫無牴牾之處矣

(十六) 商先王世數

史記殷本紀三代世表及漢書古今人表所記殷君數同而世數則互相違異據本紀則商三十一代除大丁為共十七世世表以小甲殛已大戊為大庚弟故三十三帝大庚為六世人表以中丁外壬河亶甲爲大戊弟子大戊本紀大庚本紀則增一世則爲祖乙爲河亶甲弟亶甲子河小辛爲盤庚子盤庚本紀則增一世則爲祖乙爲二世亦為十六世今由卜辭証之則以殷本紀所記為近案殷人祭祀中有特祭其所自出之先王而非所自出之先王不與者前所舉米祖乙小祖丁武祖甲康祖丁庚武丁武上大甲己衣其一例也今檢卜辭中又有一斷片其文曰闕

大庚關丁祖乙祖一羊一牛南  
見後編上第三行左讀此片雖殘闕然于大甲大庚之間不數沃丁中丁中筆尚存前乙之間不數外壬河亶甲而一世之中僅舉一帝益與前所舉者同倒又其上下所關得以意補定之如左

大口  
大十  
大用  
大成  
中口  
且  
且  
中口  
半  
二  
辛  
用  
父  
十

由此觀之此片當為盤庚小辛小乙三帝時之物自大丁至祖丁皆其所自出之先王以殷本紀世數差之并以行欵求之其文當如是也惟據殷本紀則祖乙乃河亶甲子而非中丁子今此片中有中丁而無河亶甲則祖乙自當為中丁子史記蓋誤也且據此則大甲之後有大庚則大

戊自當為大庚子其兄小甲雍已亦然知世表以小甲雍  
己大戊為大庚弟者非矣大戊之後有中丁中丁之後有  
祖乙則中丁外壬何亶甲自當為大戊子祖乙自當為中  
丁子知人表以中丁外壬何亶甲祖乙皆為大戊弟者非  
矣卜辭又云父甲一牡父庚一牡父辛一牡後編卷上第  
二十五葉父甲為陽甲庚則盤庚辛則小辛皆武丁之諸父故曰父甲  
父庚父辛則人表以小辛為盤庚子者非矣凡此諸證皆  
與殷本紀合而與世表人表不合是故殷自小乙以上之  
世數可由此二斷片証之小乙以下之世數可由祖乙祖  
丁祖甲康祖丁武乙一條證之考古者得此可以無遺憾  
矣

附殷世數異同表

帝名	殷本紀	三代世表	古人事表
湯	主癸子	湯子	主癸子
大丁	湯子弟	大丁子	湯子
外丙	大丁子弟	大丁子	外丙弟
中壬	外丙弟	大丁子	中壬
大甲	大丁子	大甲子	大甲
沃丁	大甲子弟	沃丁子	沃丁
大庚	沃丁子弟	大庚子	大庚
小甲	大庚子弟	沃丁弟	小甲
雍己	沃丁弟	大甲子	雍己
大戊	大甲子弟	大甲子	大戊
中丁	大甲子弟	大甲子	中丁
大戊子	大甲子弟	大甲子	大戊子
雍己弟	大甲子弟	大甲子	雍己弟
大戊子	大甲子弟	大甲子	大戊子
雍己弟	大甲子弟	大甲子	雍己弟
大戊子	大甲子弟	大甲子	大戊子
大戊子	大甲子弟	大甲子	大戊子
世六	大甲子弟	大甲子	世五

					外壬	中丁弟	中丁弟
					河亶甲	外壬弟	外壬弟
					祖乙	河亶甲子	河亶甲子
					祖辛	祖乙子	祖乙子
					沃甲	祖辛弟	祖辛弟
					祖丁	祖辛子	祖辛子
					南庚	沃甲子	沃甲子
					陽甲	祖丁子	祖丁子
					盤庚	沃甲弟	沃甲弟
					小辛	陽甲弟	陽甲弟
					小乙	盤庚弟	盤庚弟
武丁					小辛弟	盤庚弟	盤庚弟
					小乙子	小辛弟	小辛弟
					小乙子	小乙子	小乙子
					世十	世十	世十
					世十	世十	世十
					世十	世十	世十
					世九	世九	世九
					世八	世八	世八
					世七	世七	世七

祖庚	武丁子	武丁子	武丁子	武丁子
祖甲	祖庚弟	祖庚弟	祖庚弟	祖庚弟
康辛	祖甲子	祖甲子	祖甲子	祖甲子
庚丁	康辛弟	康辛弟	康辛弟	康辛弟
武乙	庚丁子	庚丁子	庚丁子	庚丁子
大丁	武乙子	武乙子	武乙子	武乙子
帝乙	大丁子	大丁子	大丁子	大丁子
帝辛	帝乙子	帝乙子	帝乙子	帝乙子

第四章 商諸臣

(一) 伊尹

癸巳卜朱  
癸丑子卜來  
癸卯子卜來  
癸巳卜來  
丁酉  
伊尹  
伊尹  
第十一葉  
前編  
書契  
菁華

關伊尹  
第一葉  
卷八

丙寅貞入少丘于伊尹二牢後編卷上第  
二十  
祭

癸巳

卜又久伐于伊其入大乙形

癸酉

卜貞大乙伊其下同

其射三牢東伊

羲壽堂殷虛文  
字第九葉

己未王

關貞伊

羊眾牛關日

癸酉卜右伊五示

羅氏拓本

同

上同

號多成唐有嚴在帝所博受天命口伐蹠同鼓厥靈師伊  
小臣惟構咸有九州處禹之堵齊侯  
卜辭有伊尹亦單稱伊齊侯鑄鐘述成湯事而伊小臣惟  
補孫氏詒讓曰古書多稱伊尹為小臣墨子尚賢下湯有  
小臣楚辭天問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  
是得王逸注小臣謂伊尹也呂氏春秋尊師篇湯師小臣

高誘注小臣謂伊尹齊鍾稱伊小臣其為伊尹無疑是伊  
尹可單稱伊也又卜辭人名中屢見寅尹古詩寅亦如伊  
故陸法言切韵寅兼脂真二韵而唐韵以降仍之疑亦謂  
伊尹也

(二) 咸戊

貞之于咸戊前編卷一第  
四十三葉

咸戊同上

癸酉卜之于咸六月同上第  
十四葉

上同

乙亥卜弗貞來于咸十牛同上第  
十四葉

上同

庚辰卜命口于咸同上

上同

貞之父自咸牢後編第  
九葉

周書君奭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

王家白虎通姓名篇綱家於臣民亦得以生日名子何不使亦不止也以尚書道殷臣有巫咸有祖己也王氏引之據此謂今文尚書巫咸當作巫戊今卜辭無巫咸有咸戊疑  
咸當作咸戊序作咸乂四篇亦或當作咸戊作咸戊四篇猶序言作臣扈作伊陟也

右商之先公先王及先正見於卜辭者大率如此而名字之不見于古書者不與焉由此觀之則史記所述商一代世系以卜辭証之雖不免小有舛駁而大致不誤可知史記所據之甚全是實錄而由殷周世系之確實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確實此又當然之事也又雖謬悠緣飾之書如山海經楚辭天問成於後世之書如晏子春秋墨子呂氏春秋晚出之書

如竹書紀年其所言古事亦有一部分之確實性然則經典所記上古之事今日雖有未得二重證明者固未可以完全抹殺也

## 第五章 商之都邑及諸侯

（→）殷

商之都邑見於卜辭者曰商曰毫商毫二地余彙從古書攷定之然卜辭中固未有所指示之殷字始見於周初之孟鼎三祀作王二十而不見於卜辭然卜辭所出之地為今彰德西五里之小屯正在洹水之南史記項羽本紀所謂洹水南故殷墟者也集解及索隱均引汲冢古文曰盤庚自去而遷于北篆字北蒙對曰殷虛南去鄆三十里因正字六字蓋紀年舊注是殷固在河北亦非朝歌

而史記殷本紀則云帝盤庚之時殷已居河北盤庚渡河復居成湯之故居又云帝武乙立殷復去毫徙河北是以殷為毫地在河南求其糾紛之由則由于尚書序誤字書序盤庚五遷將治毫殷東晉謂孔子壁中尚書作將始宅殷孔疏謂毫字聲滅容或為宅壁內之書安國先得治皆作亂其字與始不類無緣誤作始字段氏古文尚書撰異謂治之作亂乃偽古文東廣徵當晉初未經水滻之亂或孔壁原文尚存祕府所說殆不虛按隋書經籍志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東晉所見自當不诬且毫殷二宅殷達言於義為長且殷之於毫誠然二地楚語白公子張曰昔殷武丁能聟其德至於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毫

蓋用逸書說命之文今僞古文說書無逸稱高宗舊勞于外當指此事然則小乙之時必都河北之殷故武丁徂毫必先入河此其証也史記既以盤庚所遷為亳殷在河南而帝辛之亾又都河北乃不得不以去亳徙河北歸之武乙今本紀年襲之然史記正義引古本竹書紀年云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七百七十三年集解引紀年湯滅夏以至受二十九王用歲自盤四百九十六年則盤庚至紂不更不遷都此雖不似紀年原丈必櫽括本書為之乃今本紀年於武乙三年書自殷遷于河北又于十五年書自河北遷于沫則又勑史記及帝王世紀之說必非汲冢古文也今龜甲獸骨所出之地正在鄭西與古紀年說合而卜辭中若父甲一牡父庚一牡父辛一牡二十九編上第十五葉第一骨乃武丁時所卜又卜辭中所

祀帝王訖于武乙文丁則知盤庚以後帝乙以前皆宅殷  
虛知紀年所載獨得其實故卜辭中雖不見殷字而殷之  
在河北不在河南則可斷也此外卜辭中多紀巡幸田獵  
之地其名益以百數然其字大都不可識其可知者多在  
大河左右數百里間據今日研究之所得尚未有鉅大之  
結論也

(二) 邶鄼衛

鄭氏詩譜曰邶鄼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自付城而  
北謂之邶南謂之鄼東謂之衛以邶為近畿之地續漢書  
郡國志徑于河內郡朝歌下曰北有邶國則以邶為在朝  
歌境內矣彝器中多北伯北子器不知出于何所光緒庚  
寅直隸涿水縣張伯窪又出北伯器數種余所見拓本有

鼎一卣一鼎文云北伯作鼎卣文云北伯或作寶尊彝北即古之邶也此北伯諸器與易州所出祖父兄三戈足徵沫易之間尚為商邦畿之地而其制度文物全與商同觀於周初箕子朝鮮之封成王肅填之命知商之聲靈固遠及東北則邶之為國自當遠在殷北不能于朝歌左右求之矣邶既遠在殷北則鄘亦不當求諸殷之境內余謂鄘與奄聲相近書雒誥無若大始疏漢書樞福傳引作母若火始庸：左文十八年傳閩職史記齊太公世家說范復恩篇並作庸職奄之為鄘猶談閩之為庸矣奄地在魯左襄二十五年齊魯之間有弇中漢初古文禮經出于魯淹中皆其證邶鄘去殷雖稍遠然皆殷之故地大荒東經言王亥託於有易而泰山之下亦有相土之東都自殷未

有天下時已入封域又尚書疏及史記集解索隱皆引汲冢古文盤庚自奄遷于殷則奄又嘗為殷都故其後皆為大國武庚之叛奄助之尤力及成王克殷踐奄乃封康叔于衛周公子伯禽于魯台公子于燕而太師採師之目尚仍其故名謂之邶鄘然皆有目無詩季札觀魯樂為之歌邶鄘衛時尚未分為三後人以衛詩獨多遂分隸之于邶鄘因于殷之左右求邶鄘二國斯失之矣

# 中國歷代之尺度

一 劉歆銅斛尺

長工部營造尺七寸二分九英寸  
又十二分之一

新莽嘉量今藏坤甯宮其斛銘曰方尺而圜其外深尺斗銘云方尺而圜其外深寸此尺即據斛之周徑及深所制也隋書律曆志謂之劉歆銅斛尺今從之隋志謂周尺後漢建武銅尺晉泰始十年荀勗律尺前尺即晉並與此尺同故列之第一種其後復列自漢至隋十四種尺並以第一種尺比較之故此尺出而隋志之十五種尺無一不可再製矣

王復齋鐘鼎欵識中有晉前尺拓本余曩已考定為宋高若訥摹製之品見觀堂集林卷十五今原拓已亡揚州阮氏及漢陽葉氏刊本均與此尺不合然阮文達跋謂

建初六年尺較此晉尺長二分強見復齋款識及古齊鐘鼎彝器款續十五種尺本用漢泉寶謂王莽錢布尺寸今用莽貨布四積為一尺亦與此尺基近而微弱然終不如此尺之得其正也

二 漢牙尺

諸本  
九英寸

又五分之一  
長工部營造尺七寸二分六釐

原尺現在西充白氏分寸用金錯

三 後漢建初銅尺

九英寸又二十四分之七  
長工部營造尺七寸三分七釐

原尺藏曲阜衍聖公府今未知存亡世所傳拓本摹本及倣製品甚多長短不同均未可依據癸亥年鄭

縣馬叔平衡

見一銅尺漢陽葉東卿志醜所仿以贈

翁學士

方綱

者其長如此又上虞羅氏藏一未裝裱

舊拓本長短亦同  
裝裱後紙易伸展  
恒原器及原拓為長  
原物既不可

見當以此本為最

紙原器後紙易伸展恒原物既不  
合矣

四無款識銅尺

烏程蔣氏藏

拓本長簪造尺七寸三分五釐九英寸又八分之七比建初尺稍長晉以前物也

五唐鑄牙尺

烏程蔣氏著

拓本長營造尺九寸四分弱十一  
英寸又四十八分之三十九

年二月二日進鏤牙尺即此是也中土素未聞有

尺余據日本奈良正倉院所藏紅綠牙尺定為唐

元以前之物

六唐紅牙尺甲  
七唐紅牙尺乙  
八唐綠牙尺甲

英尋一尋本寸又長分造之尺八尺  
長十丈二營四營造十九分九寸五  
分五分三弱一寸之分五分十一寸  
英尋本寸又長分造之尺八尺長十丈  
二營四營造十九分九寸五分五分  
三弱一寸之分五分十一寸

九 唐綠牙尺乙

摹本一英寸長營造尺九寸二分強十一  
英寸又四分之二十九寸三分

十 唐白牙尺甲

摹本一英寸長營造尺九寸二分強十一  
英寸又四分之二十九寸三分

十一 唐白牙尺乙

摹本一英寸長營造尺九寸二分強十一  
英寸又四分之二十九寸三分

右六尺日本奈良正倉院藏乃日本孝謙天皇天平  
勝寶八年當唐至德二載其皇太后獻於東大寺者后手書  
願文及獻物帳真迹亦藏院中帳中有紅牙撥鏤尺  
二綠牙撥鏤尺二白牙尺二今並完好觀其形制必  
當時遣唐使所齎去也此六尺曾影印於東瀛珠光

第一冊中余從珠光摹出

十二 無欵銅尺

拓本英寸又六分之五

十一

十三 烏程蔣氏藏宋以前物

長營造尺九寸四分強

十二

十四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十五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十六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十七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十八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十九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二十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二十一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二十二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二十三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二十四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二十五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二十六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二十七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二十八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二十九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三十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三十一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三十二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三十三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三十四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三十五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三十六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三十七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三十八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三十九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四十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四十一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四十二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四十三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四十四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四十五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四十六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四十七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四十八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四十九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五十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五十一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五十二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五十三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五十四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五十五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五十六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五十七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五十八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五十九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六十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六十一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六十二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六十三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六十四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六十五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六十六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六十七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六十八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六十九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七十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七十一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七十二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七十三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七十四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七十五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七十六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七十七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七十八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七十九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八十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八十一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八十二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八十三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八十四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八十五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八十六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八十七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八十八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八十九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九十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九十一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九十二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九十三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九十四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九十五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九十六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九十七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九十八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九十九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一百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一百零一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二

一百零二 宋木尺甲

長營造尺一尺。二分之一

十四宋木尺乙

拓本

長同上

十五宋木尺丙

拓本  
寸强

長營造尺九寸七分

十二英

藏上虞羅氏

辛酉年夏出於宋鉅鹿故城

同時所出

磁器有大觀政和紀年款知此乃宋尺也

十六明嘉靖牙尺

拓本  
英寸又五分

長營造尺一尺微弱

十二

武進袁氏藏側有款曰大明嘉靖年製

十七工部營造尺

長十二英寸又十二分之七

右所陳列之尺合寶物拓本摹本共十六種自漢訖近世之尺度略具於是案尺之為物不獨為人生日用所必需其大者如調鐘律測晷景胥於尺度是賴故歷代制作不能不求精密且須參考古制晉荀勗造泰始律尺即晉寶據古器七種參校定之唐李淳風撰隋書律

歷志列自周至隋十五種尺並以晉前尺校之示其比例其所據者大半實物也宋仁宗時高若訥等議鍾律得失乃用王莽錢幣尺寸依隋書定尺十五種上之元明學者罕有討論大清康熙間曲阜孔東堂尚任得漢建初尺及宋三司布帛尺其拓本摹本多傳於世後人得資以考訂古物又宋高若訥所造之晉前尺其拓本尚存於王復齋鐘鼎款識冊中沈果堂形程易疇瑞田等亦據以考古代禮制考繙甲午吳清卿大澂撰度量權衡寶驗表復據古玉古器古錢以考歷代尺度然於唐以後之制頗略近時所見如劉歆銅斛尺唐牙尺宋木尺明嘉靖尺皆吳氏所未及見也故尺度一事比權量之研究自為簡易然在十年或二十年以前尚不能

為此比較之研究也  
據前比較之結果則尺度之制由短而長  
其增率之速莫劇於東晉後魏之間三百  
分之三今六朝之尺雖無一存然據隋書  
則

魏尺比晉前尺一尺四分五釐

長營

分強九英寸又二分之一弱

晉後尺比晉前尺一尺六分二釐

長營

分強九英寸又二十四分之十五

宋氏尺比晉前尺一尺六分四釐

長營

六分五釐九英寸又二十四分之十一

梁朝俗閒尺比晉前尺一尺七分一釐

七寸七分強 九英寸又四分之三

後魏前尺比晉前尺一尺二寸七釐 長營造尺八寸七分弱十英寸又十二分之十一弱

後魏中尺比晉前尺一尺二寸一分一釐 長營造尺八寸七分強十一英寸

後魏後尺後周市尺隋比晉前尺一尺二寸八分一釐 分之三十九寸二分弱十一英寸又四十八分弱。八分強十三英寸又二十四分之十五弱

此即自漢尺增至唐尺之徑路而自唐訖今則所增其微宋後尤微求其原因實由魏晉以降以絹布為調而綢布之制率以二尺二寸為幅四丈為匹官吏懼其短

耗又欲多取於民故尺度代有增益北朝尤甚自金元以後不謂絹布故八百年來尺度猶仍唐宋之舊案隋書律歷志謂魏及周齊貯布帛長度故用土尺今徵之魏書高祖紀太和十九年詔改長尺大斗又楊津傳延昌末津為華州刺史先是受調絹匹度尺特長在事因緣共相進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度案自太和末至延昌不及二十年而其弊已如此又張普惠傳神龜中天下民調幅度長廣尚書計奏復徵綿麻普惠上疏曰絹布匹有丈尺之贏一猶不計其廣絲綿斤兼百銖之剩未聞依律罪州郡若一匹之濫一斤之惡則鞭戶主連三長此所謂教民以貪者也今百官請俸人樂長闊并欲厚重無復準極得長闊厚重者便云其州能調

絹布精闢且長橫發美譽不聞嫌長惡廣求計還官者  
由此百官之所以仰負聖明也云々尺度之由短而長全  
由於此且當時不獨增尺法又增匹法魏書盧同傳熙  
平初轉尚書左丞時相州刺史奚康生徵民歲調皆七  
八十尺以要奉公之譽部內患之同於歲祿官給長絹  
同乃乃舉案康生度外徵調書奏詔科康生之罪北史  
崔暹傳齊天保調絹以七丈為匹暹言之乃依舊焉合  
此數事觀之則尺度之驟增於後魏一代者更不煩解  
說矣

孔氏所藏宋三司布帛尺未見有拓本傳世世所傳仿  
製品大率當工部營造尺之八寸七分許其正確與否  
所不敢知要之短於唐尺與上言尺度由短而長之定

例不符然細考唐宋尺制則此尺不獨不能外此例且  
足為此例作一佳證也何則唐之尺法本有二種大唐  
六典金部郎中條云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  
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二寸為大尺十尺為丈  
又云凡積秬黍為度量權衡者調鐘律測晷景合湯藥  
及冠冕之制則用之内外官司悉用大者案此制本出  
後周而隋唐沿用之宋仍唐制亦用二種尺其量布帛  
也或用三司布帛尺則以四十八尺為匹或用淮尺則  
以四十尺為匹程大昌演繁露云官尺者與浙尺同僅  
比淮尺十八公私隨事致用于嘗怪之蓋見唐制而知  
其由來久矣金部定制以北方秬黍中者為則凡橫度  
及百黍即為一尺此尺既定而尺加二寸別名大尺唐

帛以四丈  
帛乃今官  
多本唐豈  
府通用省一  
尺省尺即  
尺頗長而  
言固不誣  
一寸許  
尺不足破  
證也

莽量釋文

律嘉量斛

方尺而圜其外

底旁九釐五毫

容百六十二寸

深尺

積千六百廿寸

容十斗

右斛銘

律嘉量斗

方尺而圜其外

底旁九釐五毫

幂有六十二寸

深寸

積百六十二寸

容十升

右升銘

律嘉量升

方二寸而圜其外

底旁一釐九毫

幂六百卅八分

深二寸五分

積萬六千二百分

容十合

右升銘

律嘉量合

方寸而圓其外

咫旁九豪

寘百六十二分

深寸

積千六百廿分

容二籥

右合銘

律嘉量籥

方寸而圓其外

咫旁九豪

器百六十二分  
深五分  
積八百一十分

容如黃鐘

右籥銘

黃帝初祖

德市于虞

虞帝始祖

德市于新

歲在大梁

龍集戊辰

直定長安

天命有民  
據土德受  
改正號即真  
長壽隆崇丑  
稽當前人量  
同律度量衡  
子萬初歲次龍  
子國班次在己  
孫永天寶沈已  
三遵下

亨傳億年

右後銘

右王莽嘉量西清古鑑著錄今藏坤甯宮五量及銘辭  
並完漢陽端氏尚有一殘量僅存周圍小半廣工部營  
造尺二尺三寸一分高一尺一寸四分上有後銘八十  
一字海內未聞有第三器至古籍所記則魏晉武庫曾  
藏一具鄭德注漢書律歷志劉徽注九章筭術商功篇  
並著其事苻堅於長安市上亦得一具語見高僧傳唐  
初李湧風九章算術注載此量斛斗銘出劉徽所記之  
外疑出宋祖沖之所記唐宋以後未見記錄此器不知  
何時入內府又未知得自何所蓋又近代出土者矣據  
銘辭云龍在己巳歲次寶沈初班天下萬國永遵則王

莽於始建國元年曾以此量班行天下案漢末郡國之數凡百有三莽制承之則此量當時所鑄必有百餘而今僅存二器又惟此獨完真可謂曠世瓊寶矣升合籥三銘李滄風已惜其不傳而此器獨完又晉荀勗造晉前尺所校古法有七品五曰劉歆銅斛即據晉初武庫所藏一器而隋書律歷志校自周至隋十五種尺並用晉前尺而近世所傳晉前尺實宋時高若訥付製未得其真今此器存則晉前尺存即隋志之十五種尺無不得具存所裨於考古者大矣古書記錄此器頗有違失如高僧傳言橫梁昂者為升低者為合梁一頭為籥其所謂梁者即謂左右兩耳今此器兩耳平行初無低昂傳語失之尤章李注言升居斛旁籥在斛耳上區旁與

此斗耳為二  
諸書器銘錄  
漢書所著  
起於十有二斗  
圓其耳為左之數

聲中黃鍾始於黃鍾而反覆焉君制器之象也龠者黃鍾律之寶也合者合龠之量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夫量者躍於龠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

劉徽九章算術商功篇注當今大司農斛圓徑一尺  
三寸五分五釐正深一尺王莽銅斛於今尺為深九  
寸五分五釐徑一尺三寸六分八釐二毫案劉徽注  
九章算術

漢書律歷志注引鄭氏曰今尚有王莽時銅斛  
古漢書序例云鄭氏晉灼音義序云不知其名而頽案  
臣瓊集解輒并云鄭德既無據今依晉灼但稱鄭氏

高僧傳五苻堅遣丕南攻襄陽道安與朱序俱獲於堅既至住長安五重寺時有一人持一銅斛於市賣之其形正圓下向為斗橫梁昂者為升低者為合梁一頭為龠同黃鐘容半合邊有篆銘堅以問安：曰此王莽自言出自舜皇龍集戊辰改正即真以同度量布之四方欲大小器鈞令天下取平焉其多聞廣識如此

隋書律歷志(王莽)斛銘曰律嘉量斛方尺而圓其外底旁九釐五毫寡百六十二寸深尺容十斗粗沖之以密率攷之此斛當徑一尺四寸三分六釐一毫九秒三毫底旁一分九毫有奇劉歆底旁少一釐四毫有奇欲算術不精之所致也

李湧風九章算術注晉武庫有漢時王莽所作銅斛  
其篆書字題斛旁云律嘉量斛方一尺而圓其外庵  
旁九釐五毫容一百六十二寸深一尺積一千六百  
二十寸容十升及斛底云律嘉量斗方尺而圓其外  
庵旁九釐五毫容一尺六寸二分當作一百六十二寸深一寸  
積一百六十二寸容十升合龠皆有文字升居斛旁  
常用今祖疏王莽銅斛文字尺寸分數然不盡得升  
龠在斛耳上後有讚文與今律歷志同亦魏晉所  
謂珍謂莽歷風案三字然實此所謂之改之  
祖板祖鑄志同者云謂此也今祖  
冲本冲銘同僅祖隋錄為志云此  
斛粗載疏量李注後得升斗字祖王注云升  
二升冲莽鑄云升

隋書律歷志後魏景明中并州人王顯達獻一枚上銘八字其銘云黃帝初祖德市一  
帝始祖德市于辛歲在大梁龍集戊辰：：士  
命有人據土德受正號即真改正建丑長壽  
律度量衡稽當前人龍在己巳歲次寶沈初  
方國永遵子孫之享傳億年亦王莽所制

## 散氏盤考釋

### 用矢矯散邑

矢散二國名南陵徐氏藏一敦銘曰散伯作矢姬寶敦其萬年永用蓋散伯嫁女於矢所作之媵器知矢散二國相為婚姻又此盤出土之地雖不可考然器中所見之土地名頗與大克鼎所見者同又克之名亦見於此器而克鼎出寶雞縣南之渭水南岸則此盤出土之地亦必不遠知散國即水經渭水注大散關沔水注大散嶺之散又據器中所紀地理矢在散東則矢國當即自漢以來之盩厔縣盩厔二字均與矢音相近二國壤地

相接故世為昏姻又時有疆場之事用之言因譙之言  
伐也宗周鐘戴伐卒都苦甲盤則即荆厲伐

通即散用田賡

賡舊釋竟瑞安孫仲容比韻釋為賡於字形甚合然讀  
為壻婦之壻則非也賡亦地名吳縣漢代所藏羌伯敦  
有<sup>蜀</sup>字其銘曰惟王九年九月甲寅王命益公征<sup>蜀</sup>寇  
益公至告一月<sup>蜀</sup>寇至見獻帛云云余案<sup>蜀</sup>字从目<sup>蜀</sup>  
字从頁其意相同當是一字羌伯敦<sup>蜀</sup>寇連言亦土地  
或種族之名與此靈之<sup>蜀</sup>當是一地<sup>蜀</sup>即古文<sup>蜀</sup>字篆  
文作<sup>蜀</sup>从戶即<sup>蜀</sup>之變<sup>蜀</sup>亦<sup>蜀</sup>之異文古器<sup>蜀</sup>壽字多

作𦥑𦥑等形即古𡇗字之省殷虛卜辭有𦥑字即𡇗字說文失收與𦥑聲陰陽對轉𦥑字即以之為聲然則𦥑𦥑亦同字𦥑𦥑者象形字𦥑者形聲字也𦥑者矢所與散地之大名此目下文曰迺即散用田𦥑後結上文曰正𦥑矢舍散田知此盤所載諸地皆𦥑地也古𦥑微二字又通用少牢饋食禮𦥑壽萬年注古文𦥑為微春秋左氏莊廿八年傳築郿公穀二傳作築微由是觀之𦥑當即周初之微書牧誓及庸蜀羌彝微盧彭濮人立政夷微盧烝自來注家皆於微無說今據此盤其地當在矢散二國間矣其種族之一部早移居於渭水之北

詩大雅申伯信蕩之餞于郿即漢右扶風郿縣當宗周時已有此地而此盤之眉地度其地望乃在漢郿縣西南由渭南跨據南山當為周初微之本國比作此盤時已無微國其人亦為矢散二國所役屬矣

自澠涉以南

澠水名讀當與憲同以聲類求之蓋即水經渭水注之扞水也注云渭水又與扞水合水出周道谷北逕武都故道縣之故城西又東北厯大散關而入渭水也

至于大澠

澠吳清卿中丞讀為湖余疑即水經沔水注之故道水

注云兩當水出陳倉嶺之大散嶺西南流入故道川謂之故道水西南逕故道城東余疑後世之故道水由縣得名漢之故道縣當沽水得名既有故道縣因稱此水為故道水矣但地望稍西未敢遽以為定

一弄以降二弄至于邊柳

粦舊釋為表於六書無說實乃秦之古文亦即封字也說文封从虫从土从寸而籀文作駐从土丰聲說文邦之古文𠂔从虫从田而卜辭作畨从田丰聲竊意篆文封字所从之虫亦半之譌从寸與从又同意此从半从升意亦同也封者封土為界周禮地官有封人邊抑地

名

復涉瀘陟零虛<sub>又</sub>囂

零地名漢右扶風有零縣在盩厔東非此零也虛讀為

徂囂即遼字高平曰囂

陁以西奔于穀穀楮木

陁穀楮楮木並地名未詳

奔于艾迷

艾迷地名未詳艾舊釋若其字从乂持艸與說文艸部訓擇菜之若相近迷字所从之來殷虛甲骨文以為夷字則迷殆即遼字與

奔于艾衡

艾衡地名未詳衡舊釋道然其字从龜即龜鼎之龜前

人釋留亦非

内陟艾登于厂塗

艾言陟厂塗言登蓋皆南山高地

奔都麻陁陵崩原

麻塊名吳縣潘氏所藏遺卣云唯十又三月辛卯王在  
斥疑麻斥一地廟即周字陵猶陟也

奔于巢遼

巢亦地名克鼎云錫女井人奔于巢此盤亦有井邑則

巢巢亦一地吳縣潘氏藏一敦銘云巩侯慮作寶尊敦則巩本侯國此時已為散所滅此巩作巩者猶卑或作

巩  
錢徐矣

奔于原道奔于周道

周道即水經渭水注所謂杆水出周道谷者也此名至後魏猶存矣

以東奔于轄東彊

轄蓋國名彊讀為疆

右還奔于犧道

上云田睂乃諸地之大名此云睂道則其中之一小地

也

以南奔于鶴道以西至于堆莫釐井邑田

鶴道唯莫均地名未詳井本國名彝器中鐘文有井人佞卣文有井季巛錯曹鼎有井伯智鼎有井叔而瑞安孫氏所藏麥鼎日本住友氏所藏麥盃並有井侯穆天子傳有井利亦稱井公是井本侯國此時井地屬矢散二國而作克鼎之克亦得井田蓋已無井國矣

自根木道左至于井邑奔道以東一奔還以西一奔陟剛三奔降以南奔于同道陟州剛登折降棫二奔

以上皆記封界之事

矢人有劔

目下文也

賈田羨且斂武父西宮襄

此四人皆矢屬賈田之官下記立誓者有羨且與旅西宮襄武父而無斂此有斂而無與旅則斂與與旅或一人也

豆人虞万象貞師氏右相小門人謙

豆地名宰圃敦云王獸即于豆麓是也本天子大夫采邑豆聞敦云唯王二月既生霸辰在戊寅王格于師戲大室井伯入右豆聞王呼內史冊命豆聞王曰聞錫女

載衣○市鸞旣用儕乃祖考事嗣守餘邦君司馬弓矢  
是豆本天子大夫采邑此時已屬矢國故豆人乃為矢  
人有嗣之一矣虞秉師氏右相小門人皆官名秉讀為  
麓說文麓之古文作篆春秋左氏昭十九年傳山林之  
木衡鹿守之鹿亦麓也弓貞譌皆人名師氏右相官而  
不名者失其名也

原人虞莽

此即上原道之官

淮嗣工孝嗣豐父

淮水名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武功下有淮水祠武功正

是矢地然志無淮水疑即水經渭水注之綏陽溪水矣

嗣工即司空

堆人刑弓

此即上堆莫之官

凡十又五人正賈矢舍叢田

凡睂田官四人豆人五原人一淮興堆人五此十五人皆矢人所命以致睂田且正二國疆域者也

嗣土弟參嗣馬策麌兕人嗣工馬君

此散之三司策即策字蓋以邑為氏

宰德父散人小子

宰興小子皆官名周禮夏官有小子

賈田戎叔父效累父

此散氏所屬詹田官凡二人

憇之有嗣橐

憇人名疑即作克鼎之克克鼎出土之地距大散關不遠又克鼎中地名如井如槩並見於此盤則克之封邑與散相鄰故憇之有嗣名乃在散有司中矣

州橐

此即上州岡之官橐其名也

攸從囂

贊從鬻疑鬲贊從之倒案閩縣陳氏有鬲从簋涇陽端氏有鬲攸从鼎銘中均有皇祖丁公皇考靈公語自是一人所作其鼎銘曰唯世又一年三月初吉壬辰王在周康宮辟大室南从以攸衛牧造于王曰女口我田牧弗口許鬲从王命相史南以即虢旅迺使攸誓曰口弗具付先祖射封田邑則誓攸衛牧則誓从作朕皇祖丁公皇考靈公尊鼎鬲攸从其萬年于子孫孫永寶用考鬲从簋作于王廿五年但稱鬲从鬲攸从鼎作于世一年前稱鬲从後稱鬲攸从蓋是年始得攸衛牧之地故兼稱鬲攸猶晉之瑕呂飴甥吳之延州來季子矣鬲攸

从其祖考皆稱公又得自達於天子是亦天子大夫而名在散有司中者蓋此時矢散二國强大諸小國及天子大夫之采邑或為所兼并或奉以為上國已失其獨立之寶矣鬲从簋及鬲攸从鼎之鬲字與甗鬲字稍殊簋文不甚明畫鼎文作𦗨𦗨𦗨諸異形蓋非鬲字乃从鬲从一之字也「」字古文中未見案殷虛文字中我字皆作𠩺或作𢂔說文解字我从戈从牙手或說古垂字是一𠩔亦一字此𦩩字所从之一正與「」同如或說當為古垂字或竟為我字之者也垂我二字古音同部然則此𦩩字當是从鬲垂聲或从鬲我聲以聲類求之當

即辭字且說文辭字或即此字之譌也散氏盤作鬻从  
鬲口聲說文口讀若謹古音歌元二部陰陽對轉故辭  
字亦以口為聲又許君謂秦名土鬻曰辭而鬻从簋鬲  
攸从鼎散氏盤皆關中器其字又見於麥益銘中  
有井𠂔字亦當出關中是秦語亦本其地古語蓋惟關中有是語有是字矣

凡散有嗣十人

司徒司馬司空宰小子各一人胥田二人憲之有司一  
人州攸各一人

唯王九月辰在乙卯矢卑卑讀爲  
卑讀爲俾且翼旅誓曰

我既付散氏田器

既讀為既下云我既付散氏渾田牆田字正作既  
有夾寶余有散氏心賊則爰千罰千傳壽之蓋且單旅則  
誓

賊阮文達釋藏吳中丞釋貨皆失之寶則从戈从則之  
字第則字反書耳爰讀為錢書呂刑其罰千錢

通卑西宮襄武父誓曰我既付散氏渾田牆田余有夾  
爰千罰千西宮襄武父則誓

濂田牆田乃眉田之二邑濂與闡同謂闡入也考甲盤  
云毋敢或入織兜貽則亦荆

乃為圖矢王寸豆新富東廷

矢僭王號亦見他器嘗見鼎銘曰矢王作寶尊鼎又見  
尊銘曰矢王作寶尊并此器而三當宗周中葉邊裔大  
國往：稱王史記秦本紀有豐王彝器有邵王鼎有呂  
王鬲呂王壺而彖伯或敦云作朕皇考釐王寶尊敦彙  
伯敦云用作朕皇考武羌幾王尊敦二器皆紀王命並  
稱其祖考有勞于周邦則非不臣之國又非周之子弟  
分封於外者而並稱其考為王可見當時諸侯並有稱  
王之俗蓋自夏商已然文王受命稱王亦用商之舊俗  
也

厥左執彝史正中農

此句未詳史正中農或即紀此事之史也周禮秋官司約凡大約劑書于宗彝小約劑書于丹圖今傳世彝器書約劑者尚有召鼎鬲从簋鬲攸从鼎格伯敦諸器然未有如此器之完備者

此盤所紀地理既得由克鼎出土之地推考之至作器時代亦有可推究者因見於此器中之人若克若鬲攸从皆有彝器傳世故也克之諸器除大鼎外並有紀年克鐘最先作於王十又六年克簋作于十有八年小克鼎作于廿又三年鬲从簋作于廿又五年鬲攸从鼎作

于卅又一年鬲从于卅一年得攸衛牧地始稱鬲攸从而此盤有鬻倏從名則當作于卅一年之後諸器年代皆相銜接然不能知其在何王之世考宗周諸王厯年多者有穆王厲王宣王此盤之作以盤中所記事及政治情狀推之殆當厲王之世史記周本紀稱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三十四年王益嚴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出奔于彘是厲王在位卅有七年如此器作於厲王時則去周召共和不遠矣古代史事得由此器推知者則周初與於伐商之微人此時已分散諸土其一部渡渭成一聚落是為大雅之鄆而其本部之

在南山者乃為矢散二國所兼并又周初建國若井若  
豆若臯亦為二國所并至天子之膳夫克其分地跨渭  
水南北者又如臯攸从之得自達於天子者皆脅於散  
氏失獨立之寶蓋當時王室及渭北諸國以有獵狁之  
寇僅能自保而矢散二國依據南山旁無彊寇得以坐  
大矢既僭稱王號而散氏因矢人侵軼力能使之割地  
其勢亦必不弱邦畿之內兼并自如周德之衰於此可  
見其後犬戎滅周秦人度隴矢散二國亦亡也忽焉千  
載之下僅留墾屋及大散關大散嶺之名而絕無知有  
此二國者非此盤尚存豈知宗周之季有此特異之事

實乎前人說此盤者率支離不足信其說地理尤無根據庚申冬日余既據克鼎出土之地作此盤跋一篇書於舊藏拓本後甲子四月觀此盤于懋勤殿又拜精拓本之賜紬繹再四乃復為考釋冀備考古史者觀覽焉

孟鼎銘考釋

佳九月王在宗周命孟

金文中凡稱鎬京曰宗周洛邑曰成周穆天子傳乃云  
自宗周瀍水以西稱洛邑為宗周可知其為六國後人  
語矣

王若曰孟不顯玟王

文王作玟王下文珷王亦作珷並从王與歸斚敦同但  
歸斚敦云朕不顯祖玟珷膺受大命始以玟珷為文王  
武王二字合文此云玟王珷王則玟珷各自為字  
受天有大命杜賦王嗣玟作邦

詩大雅帝作邦作對

關嚴匱

關古文關字說文門部關虞上

為慝

匍有三方

書金縢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

晚正厥命

晚古文唆字

在季御事

零古文粵字零之謠為粵猶

粵為二字失之御字器文从卩从丨殷虛卜辭作𢂔或作𠂔在粵疑粵在之誤倒書酒譜越在外服越在內服

獻酒無敢釀

釀从酉夷聲夷即炎字說文炎小火也詩曰憂心如炎今本誤作夷夷詩大雅正義所引不誤以聲類求之疑即醕字經傳通作湛夷聲在談部甚聲在侵部二部最近

相近

有饗粧祀無敢釀

粧从未在豆中以手升之與昇字同意粧祀疑即蒸祀也釀未詳

古天異臨子灋保先生口有四方

古者為故異讀為翼灋讀為廢廢大也詩小雅廢為殘  
賊釋詁廢大也天翼臨子灋保先生者猶召誥云天迪  
從子保矣

我昏殷隊命

鼎文龜毛公鼎作龜即昏字昏之言勉也勞也昏殷隊  
命猶他器言勤勞大命矣隊鼎文作從書君奭乃其隊  
命魏三體石經古文作從說文繢古文遂此從命即隊  
命矣

佳殷邊庶田雩殷正百辟率于酒古喪自

田讀為甸詩大雅殷之未喪師

已女妹辰有大服余佳即朕小學女勿鄭余乃辟一人

妹辰未詳鄭字前人釋克

余我佳即刑爾于玁王正德若玁王命二三正

爾吳清卿中丞釋憲

今余佳命女孟紹懋敬雖德翌敏朝夕入闈享奔走畏天

是

父前人釋父未詳

王曰庶命女孟利乃嗣祖南公

亦吳中丞釋烏南宮鼎佳王命南宮伐反虎方之年中

公疑即南宮括然則此器之孟乃括之孫矣此器出於  
鄆縣岐山間而散氏盤出于散關左右則散宜生南宮  
括不獨勲名相同其封地亦相鄰矣

王曰孟迺紹夾妃嗣戎敏諫罰訟夙久紹我一人然三方  
妃之言尸主也追敦云卽乃死事紹之言右也燕君也  
零我其邇祖先王受民受疆土

宗周鍾王迺相文武堇疆土書洛誥誕保文武受民立  
政相我受民

錫女鬯一卣冕衣市鳥車馬錫乃祖南公旂用鑿錫女邦  
嗣三百人鬲口驥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有九夫

鬲吳中丞讀為獻書大誥民獻有十夫

錫夷嗣王臣十又三百人鬲千又五十夫

夷嗣對上邦嗣而言孟之封地在西陲故有夷嗣矣

亟口口口厥土王若曰孟若敬乃正勿灋朕命孟用對王

休用作祖南公寶鼎佳王廿又三祀

殷時乃周初書年皆在文末洛誥末云惟周公誕保文

武受命惟七年正與此同



克鼎銘考釋

克曰穆二朕文祖師塗父少姿厥心

彝器多見少黃字前人釋為蕙衡近是此少字疑亦當  
讀臘器未詳

寔靜于猷暨厥德肆克龔保厥辟

寔未詳

龔王諫辭王家患于萬民擾遠能猷

擾與柔同史記夏本紀引書皋陶謨擾而毅徐廣曰擾  
一作柔轉非子說難龍之為鱗可柔狎而騎也史記柔  
作擾又說文擾字詩小雅作猱知擾柔可通用矣擾與

覩通堯典格于蓺祖今文作假于祖禱知蓺禱同用立政之蓺人表臣蓺人即邇人與表臣相對為文柔遠能通書堯典顧命詩大雅並有此語此器與番生敦亦用之能猶善也

肆克口于皇天口于上下得屯亾啟錫釐無疆永念于厥

孫辟天子明德顯孝于申墮念厥聖保祖師坐父

甲讀為神聖保猶詩言神保楚詞言靈保也

勵克王服出內王命多錫寶休不顯天子其萬年無

疆保辭周邦旣尹三方

尹正也

王在宗周旦王各穆廟即立鱗季右姜夫克入門立中廷  
北鄉王孚尹氏冊命姜夫克王若曰克昔余既命女出內  
朕命令余往鱗橐乃命

鱗孫仲容釋為纏是也橐籀文就字从此作三體石經  
春秋京作橐疑橐亦京字纏益也京崇也

易女剗市參同幕

參同孫仲容讀為緣絅

錫女田于埶錫女田于渭錫女井家剗田于斂良厥臣妾  
錫女田于康錫女田于匱錫女田于脯原錫女田于寒失

諸地名無攷案此鼎出于寶雞縣之渭水南岸而克鐘有適涇東至于京師之語是克之封地跨涇渭二水與公劉所居之幽地略同則脯原殆即詩之溥原矣井國名

錫女史小臣靁鼓鍾錫女并徂駕人觀錫女井人弁于巖敬夙夜用事勿瀆朕命克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不顯魯休用作朕文祖師塗父寶鼎彝克其萬年無疆子二孫二永寶用

毛公鼎銘考釋

王若曰父曆不顯文武

書文侯之命王若曰父義和不顯文武

皇天弘猷厥德

書洛誥萬年猷乃德齊侯鑄鐘余弘猷厥心

配我有周

配對也自人言之則曰配天曰配命曰配上帝自天言

之則曰配我有周矣

惟受大命

史記周本紀王禹釋首曰膺受大命此本達周書解見

語此鼎文齊作𠂇即說文𠂇字其字从乍下佐  
一火之側視形也何以證之如吳李殷虛上  
四弟九薰契前編卷作𦥑四十上三葉皆从日从立  
日吳之意也而鄂侯駁方鼎之𠂇字則从𠂇  
誼為朝宴从吳从女會意是𠂇字亦作𠂇  
則由𠂇而變匱與宴亦由𠂇而變也又此鼎  
文匱字說文匱从匚然石鼓文汧駁之駁从  
出乃𠂇之變形篆文之𠂇則又由𠂇而變𠀤<sup>𠀤</sup>  
而變𠀤古象形之字或作正視形或作側視  
意且視字之結構而變知火火之可作乍則

之可作𠙴矣从亦下佳古人養獾常在臂亦間故从此會意且亦羶雙聲字謂之亦亦聲亦可篆文作獾乃有瘡痏聲人聲之說失之遠矣鼎文假為應字益公敦應受大命亦如此作

銜

襄不延方达不閑于文武耿光

銜古或作臯孟或作龜師襄尚書作率詞也詩大雅幹不庭方書立政以觀文王之耿光

唯天薦集厥命

齒未詳魏季子白首盤作鼎其文曰鼎武于戎工諸家釋為庸然余見丹徒劉氏所藏一編鐘其銘有舍武于

戎工語古器文句頗有相襲者則策舍似一字案殷  
卜辭有<sup>䷂</sup>䷂<sub>䷂</sub>殷虛書契前編卷之三十一葉字古由曰二字皆象威  
之器則其字與齒叟二字其意相同或是一字古  
之筮多从舍作<sup>䷂</sup>䷂<sub>䷂</sub>諸形而上虞羅氏所藏劉伯  
作鉏則<sup>䷂</sup>䷂疑亦舍之異文或與舍字音讀畧同然則  
亦當讀惟天舍集厥命書文侯之命云惟時上帝集  
命于文王

亦唯先正鼎辭厥辟

書文侯之命亦唯先正克左右昭寧厥辟參未詳吳  
巫釋為克繁公伐鉅鐘及公伐鄆鼎以戰克敵之克

作臯散氏盤慈字作𦨇从臯與蓋本之然臯字實與東  
鼎器字形尤相近而克鼎又自有克字作𠂔則釋器為  
克者殆非也辭古乂字金文多用此字此鼎云𠂔辟厥  
辟又云辟我邦我家克鼎云辟王家又云保辟周邦宗  
婦敦云保辟鄭國晉邦盒云保辟王國或作辟或作辭  
其誼皆同案說文辭字辟部雙治也从辟乂聲虞書曰  
有能俾雙是壁中古文乂作雙辟與辭形相似字本作  
辭後譌為辟後人又因辟讀與辭讀不同故於辟下加  
义以為聲如樂辭又省作乂書君奭之用大厥辟即此  
鼎之口辭厥辟巫咸乂王家即克鼎之辟王家也康誥

之用保乂民多士君奭之保乂有殷康王之誥之保乂  
王家詩小雅之保父爾後保乂保父即克鼎宗婦敦晉  
邦會之保辭也考說文辛部辭臯也从辛宮聲又自部  
嘗危高也从自少聲讀若皋余案嘗蓋辭之省觀危高  
之訓與皋之讀乃畿辭之辭之假借字雖與辭同聲而  
辭之聲決非由此得當从辛得聲又辭字所从之辛其  
誣為辛其形則非辛非辛說文辛辛分為二字辛部云  
辛臯也从干二二古文上字讀若愆又辛部辛从一辛  
辛臯也羅參事機玉殷虛書契考釋云說文分辛辛為  
二部卜辭只有辛字凡十千之辛皆作辛古金文始有

作辛者其實無別蓋本一字許君以童妾二字隸辛部而辛部諸字若臯韋以下無一不含辛韋是不當分為二部明矣案參事謂辛部臯韋以下諸字皆當入辛部其說甚確惟謂辛辛一字則頗不然余謂十干之辛自為一字其字古文作辛作𠂔或作𠂔訓臯之辛又自為一字其字古文作𠂔作𠂔作𠂔作𠂔此二字之分不在畫之多寡而在直之曲直何以證之凡古文辛辟𠂔辟𠂔章諸字皆从辛或𠂔作其中直皆折而左無一从辛若辛作者惟童妾言義諸字辛在上其左折之迹不可見字又般虛卜解有𠂔字一般虛書契前編卷五第二十九葉及卷六第二十九葉說文口部离語相訛距也

是篆文之辛亦或作𠙴又卜辭有𠙴字同上卷六及四及第十六葉从自从𠙴當即辭字而卜辭从𠙴金文从辛知𠙴辛一字于田盤王命田政辭成周四方責歸从𦥑𠙴即篆文从𦥑辛之辭政辭即政嗣之假借知𠙴乃𠙴之篆文𠙴𠙴又一字矣然則辛本作𠙴後變為𠙴與說文辛二字皆異體也其音當讀如槩不如愆何以證之曰凡說文从辛从𠙴之字其音多與槩近口部𠙴从口辛讀若槩案辛𠙴一字則𠙴亦當讀若槩言部言从口辛聲此辛聲者許君意蓋於愆之疊韻求之其實當於雙聲求之言者辛槩之雙聲也又木部歛伐木餘也从木獻聲商書曰

若顛木之有鬯櫟櫟櫟或从木𡇗  
又或作𠁧說文已部鬯字下引商  
書盤庚釋文𠁧本又作𠁧𠁧與𠁧  
作𠁧从木亨聲宜都字商書盤庚𠁧立日  
梓之梓者宰从辛與此相混而改  
同部而义亦變聲也則此皆辛讀若  
也辛字之形與音既定則𠁧之形  
卜辭作𦥑从宀从孚與辟从人从  
𦥑之字古文皆从人自者衆也金  
作𦥑為𦥑者誤也人自者衆也金  
有辛善以止之故訓為治或變止

止之譌猶奔字本从三止孟後變而从三中克鼎及石鼓文矣  
辭从辛得誼兼以為聲故辭聲之字如辭繫繫辭聲聲等皆讀如臬與裔同音與言彖等字為雙聲此又辛辭同讀之證也辭讀如臬故古亦借入為之說文分部雖誤然就諸字音誼求之尚可得其脈絡世有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或不以此說為誕也

勞箋大命

勞鼎文作𦥑象兩手奉爵形單伯鐘勞箋大命彖伯敦蓋有勞於周邦字皆如此作古之有勞者奉爵以勞之故从兩手奉爵齊子仲姜鑄肇叔有成勞于齊邦齊侯

鑄鐘董勞其政事字又作黎則與小篆勞字為近矣篆

古以為勤字

肆皇天从哭臨保我有周

肆古肆字諸家讀為肆案聘禮記問大夫之幣俟于郊為肆注古文肆為肆則古肆肆二字通哭諸家讀為斂案無斂古通作無射哭从目从矢矢著目上意亦為射殷虛卜辭有此字殷虛書契前編卷五弟九及弟三十九葉此云肆皇天从射臨保我有周興詩大雅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語意正同臨猶保也大雅云上帝臨文又云上帝不臨不巩先王配命

不羣孫比部讀為丕鞞詩大雅云藐藐昊天無不克鞞  
又云永言配命

取天疾畏

取天疾畏吳中丞讀為孚天疾威虔古文醫字說見上  
疑疾之本字象人亦下箸矢形古多戰事人箸矢則疾  
矣

司余小子弗祓邦畜害吉禡二四方大從不靜鳥虞趯余  
小子家湛于饗永羣先王曰父曆余肇巫先王命二女辭  
我邦我家内外奉于小大政  
奉讀為蠢蠢作也出也見下

寧朕立

寧未詳立古丈以為位字番生敦云寧王立  
號許上下

易震雷號號鄭注號號恐懼貌許許猶號號也

若否

若順也書盤庚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詩大雅邦  
國若否

寧四方妃母臺

寧古粵字小篆作粵猶霸之譌為國說文古文矣妣古文以爲屍字屍主也孟鼎云迺紹夾妣嗣戎追敦云追

虞風夕卽厥妣事母靈諸家讀為母動

余一人在位弘惟乃智

弘詞也書大誥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多方洪惟  
首天之命

余非章又曷

章古文墉字此字殷虛卜辭作𠂔此鼎作𠂔齊國差覩作  
龜召伯虎敦作龜拍尊蓋作龜小篆之𡇗字龜字皆由此  
此變說文𡇗部𡇗度也民所度居也从回象城郭之重  
兩亭相對也或但从口又土部𡇗古文墉又高部𡇗用  
也从高从自古鼻自知臭香段注以香為高之譌是也所食讀若庸  
字高之譌是也所食讀若庸

同是許君謂章字有二者二讀篆文為墉又分章書為  
二字其實本是一字會為禽之譌變猶禽為禽之譌變  
其迹甚明而由說文畜字之讀又可知章本古文墉字  
小篆以為城郭字失之矣以是言之召伯虎敦之僕禽  
土田即詩魯頌之土田附庸古文為僕友氏傳之上田陪敦也古文為僕  
附陪三字同音附作僕者之誤也國差甕之西章寶甕即  
西墉寶甕也然則章本墉字此假為庸魏三字石經庸  
作臺敦煌本未改字尚書釋文云登庸古作壘籀文鼎文  
作聾諸家釋為聞是也

女母敢妾竈

吳寧孫比部吳中丞讀為荒寧是也書無逸不敢荒寧  
文侯之命毋荒寧

虔夙夕惠我一人雖我邦小大猷

書文侯之命越小大謀猷

毋折絨告余先王若德

折絨未詳若順也書康誥弘于天若德詩大雅其維哲

人告之語言順德之行

用印邵皇天

邵昭也紹也詩大雅於昭于天書召誥王來紹上帝

繩國大命

繙國未詳繙字金文中屢見其字从匱从畐从畨畨疑古疋  
字古从土之字亦或从田作如封邦一字而或从土作  
疋或从田作畧此二字上从畧則疋亦可作疋繙从匱从  
畧殆即說文縕字陳侯因資數邵練高且即祖已从系  
作蓋由繙變練由練變縕說大系部縕增益也增益之  
誼正與諸彝器繙字誼合

康能四國俗

齊侯鑄鐘文康能乃九事

我弗作先王廟

傳徐明經吳中丞釋為顛吳閻學孫比部釋為惠余疑

即古羞字象以手掩面之形殆羞恥之本字也書康王之誥云母遺鞠子羞春秋左氏傳云母作神羞又云無作三祖羞與此文倒正同

王曰父昏寧之庶出入事于外

事孫比部讀為使

隻命更政

詩大雅賦政于外商頌敷政優優

魏小大楚賦

書多方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政爾周不克臬尚書大傳作越惟有胥賦小大多正因學紀聞卷二引楚與胥皆尺聲楚

賦 即 脊 賦 矣 銳 泉 聲 相 近

無 唯 正 夏 弘 其 唯 王 智 適 唯 時 衷 我 國 庚 自 今 出 入 夏 命  
于 外 庚 非 先 告 父 庚 舍 命 母 又 敢 春 夏 命 于 外

詩 鄭 風 舍 命 不 愉 舍 讀 為 舍 矢 舍 算 之 舍 舍 之 言 釋 也 克  
鼎 王 使 善 夫 克 舍 命 于 成 周 是 也 春 讀 為 蠡 考 工 記 則  
春 以 功 注 春 讀 為 蠡 蠡 作 也 出 也 尚 書 大 傳 廣 雅 釋 詁  
皆 云 春 出 也 母 又 有 春 夏 命 于 外 即 母 有 敢 出 夏 命 于  
外 也

王 曰 父 庚 今 余 唯 謹 先 王 命 文 王 一 才 因 我 邦 我 家

國 古 紂 字 宜 之 作 國 猶 家 之 作 國 奥

此鼎家譜于  
篆 家 作 ④

母雞于政

說文貞部顛出額也此假為他字

勿離建光口審

建鼎文作𡇗諸家皆釋建然說文建字與廷字俱在又部而古金文廷字與石鼓文驥字所从之建字均从乚不从乚則此从乚者非建字疑律之或作也光鼎文作𠂔上庶字从此說文于庶字黃字下皆云从古文光審未詳

母敢糞橐二廻攷繆寡

攷吳中丞釋為矜詩小雅爰及矜人哀此繆寡

善效乃友正

母敢嘆于酒  
教也友

矣古丈以

以為賜家

形失其央

道隆行字

易或从貝

賦若循理

賜據此斯改

毛公鼎

傳教庾之歲有時而賜誼皆為盡詩大雅王赫斯怒箋  
斯盡也釋文斯鄭音賜玉篇澌又音儻水盡也廣韻澌  
亦作儻是古語謂盡為賜不賜猶言不盡矣

女母弗帥用先王作明刑俗女弗以乃辟𡇗于畿

𡇗象倒矢在函中小篆畱字其譌變也此假為陷字見余見  
鑑不娶敦  
鉛考釋

王曰父曆己曰及丝卿事察大史察于父即尹  
已詞也書君奭曰嗚呼君己曰時我句法與此同尹治  
也

命女歸嗣公族雩參有嗣

錄字彝器屢見未詳參有綱即三有事詩小雅云擇三  
有事又云三事大夫書康誥云陳時臬事又云陳時臬  
司知事綱二字古通用矣三有綱謂司徒司馬司空牧  
誓云司徒司馬司空酒誥云矧惟若疇折父薄違農父  
若保宏父皆以此三司並言蓋古之六卿冢宰總百官  
宗伯治禮司寇治刑惟司徒司馬司空為治民之官故  
雖天子之官亦云參有綱也

小子師氏虎臣零朕纂事

小子司馬屬官師氏虎臣亦掌兵之官周禮師氏職使  
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肆朝在

野外則守內列毛詩雲漢傳師氏弛其兵戎自云歟淮夷敢伐內國女其以成周師氏戍于口自是師氏主兵也虎臣虎賁氏也繫事王近臣書顧命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凡書言御事多與邦君並稱顧命御事獨在末者蓋即此鼎槃事槃御聲相近

以乃族干吾王身

干吾吳中丞讀為敦敍

取魯世侯錫女鑿鬯一卣鄭圭爾寶

齊未詳鄭鄂侯駁才鼎作僕小孟鼎作彝作彝方案說文鼎部鼎升高也从鼎臼聲饗鼎或从匚匚字古文皆从匚

人又人部儻从人从舉舉亦聲察舉形與爵近其或體  
舉字从舉从人疑即勦讐二字至人部之儻既从人又  
从人字尤繁贅寶亦酈字也酈圭疑即圭瓚古秬鬯圭  
瓚二者相將詩大雅釐爾圭瓚秬鬯一卣王制諸侯天  
子賜圭瓚然後為鬯酒寶未詳

朱市少黃

少黃吳中丞釋為蕙珩詩小雅朱芾斯皇有蕕蕙珩五  
藻三命赤芾蕙衡

玉環玉鉢金車樂辟轂

樂吳中丞釋為華辟詩大雅作幬周禮巾車作幬既夕

禮古文作冕今文作帢五藻少儀亦作帢此从系作綯或从中或从系其誼一也毛傳幘覆軾也鄭於二禮禊幣注皆云覆斧也較詩與考工記皆作較說文作較鄭云車輶上出軾者是也綈為覆軾此較亦當為覆較之物續漢書輿服志乘輿金薄繆龍為輿倚較文虎伏軾又公列侯安車倚鹿較伏熊軾又云乘輿倚龍伏虎皇太子諸侯王倚虎伏鹿公列侯倚鹿伏熊所謂軾較均指覆軾覆較之物此云綈綈較亦謂軾與較皆以綈飾之師免敦金車華較不云綈其證也否則較為車之兩輶既言車不當別言之矣

## 朱鞶圖襲

朱鞶師兑敦吳尊益均作朱鞶孫比部吳中丞讀為鞶  
國讀為鞬襲未詳

## 虎宮熏裏

宮吳中丞从阮太傅舊說釋為鞍案此上下皆車上物  
不得有輶疑即泰風之文茵毛傳文茵虎皮也釋名大  
輶車中所坐者也用虎皮有文采

## 右瓦畫轉畫輶

馬吳閣學吳中丞釋為厄字上象衡下象厄毛詩大雅  
傳厄鳥喙也釋名鳥喙向下久焉頸既夕禮楔狀如輶

上兩末是厄有兩末以火馬頭冂字正象之後譌作厄失其形而存其音小篆又漆車作輶遂為形聲字矣轉厄裏也轔車伏兔下革也

### 金角繙衡金壇

角徐明經讀為鈞壇吳中丞釋為踵踵轔後丞軫者也  
金義

義徐明經讀為杌易繫于金杌疏引馬云杌者在車之下所以止輪令不動者也釋名轉杌猶祕齒也在車軸上正輪之祕齒前却也義杌杌皆聲相近

### 刺櫻金簾彌魚葡

刺繻未詳詩小雅葦弟魚服彌者第之本字說文彌彊也从二弓又彌輔也重也从弓丙聲案說文此二字說解皆誤彌乃柵之本字既夕禮有柵注柵弓檠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傷以竹為之詩云竹柵绲縢今文柵作柵案今毛詩又作閉柵所以輔弓形略如弓故从二弓其音當讀如彌或作柵作柵作柵作閉作榜皆同音假借也彌之本誼為弓檠引申之則為輔為重又引申之則為彊許君以彌之第三誼繫於彌下又以其第二誼繫於彌下胥失之矣彌為弟之本字當如此鼎作彌从因彌聲因古文席字說文席之古文作廡豐姑敦宿作廡从

人在山下席上其誼為宿是席亦作因廣雅釋器丙席也說文丙一曰竹上皮蓋席以竹皮為之因謂竹上皮為固然則因本席字由因廄而譌丙又譌為丙宿弼二字同也弼與席皆以簾為之故字从因詩衛風齊風小雅作茀周禮巾車既夕禮記作蔽亦同音假借字也荀鼎文作𦥑古籀字殷虛卜辭作𦥑丙申角作𦥑象矢在器此作𦥑下亦矢之變形其形似荀字故易傳服牛乘馬說文引作𦥑牛左傳伯服史記引作伯𦥑矣自華辭輶至此皆車上物古者矢𦥑亦在車上既夕禮記大服注云答間兵服說文輶車答聞皮𦥑也古者使奉玉所

以盛之从車玆讀與服同東京賦及續漢志皆有璫駕  
蓋古者矢箙在車轡間後或以盛五或以盛弩雖易其

字而猶存其音然則箙璫一字寶車上物也

馬四匹倣勒金鳴金雉

鳴从止从馬孫比部讀為鬚余案即邇字假借為鬚  
馬鬚飾倣胸飾也倣勒鬚雉皆馬上物

朱旂二鈴

爾雅釋天有鈴曰旂鈴旂上物

錫用絃軒用歲用政

軒孫比部釋為旂

毛公鼎對跋天子皇休用作尊鼎子孫永寶用  
毛公鼎銘考釋

蜀石經殘拓本跋

孟蜀石經存周禮卷九前關存三葉後關存三葉  
羊傳卷二前後關存春秋左氏傳卷十五全共五卷二十  
葉存中間二葉又二葉現均在廬江劉氏其中周禮卷九卷十左氏傳卷十五穀梁傳卷六半葉僅存首卷八葉半葉存首三卷十二周禮卷十二公羊傳卷二則陳頌南舊藏左氏傳卷二十一則陳芳林舊藏穀梁傳卷六卷八及卷九後二葉則新自內閣大庫出者也孟氏刻經宋晁子止郡齋讀書志曾宏父石刻鋪叙著錄最詳然元明以來罕見紀錄蓋碑石毀於蒙古寇蜀之役故拓本傳世甚希惟明內閣藏有全拓文淵閣書目卷十長字號第一厨有石刻周易三冊尚書

三冊毛詩八冊周禮八冊儀禮八冊禮記十四冊左氏傳三十冊公羊傳七冊穀梁傳七冊論語三冊孝經一冊孟子三冊爾雅三冊石刻異考據內閣圖書目錄一冊共百有一冊下皆注完全字別有石刻春秋經傳二十九冊完全蓋即左氏傳之副本凡此諸經每經上但冠以石刻字不明著其為蜀刻然有孟子及石經考異而無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其為蜀刻而非唐刻明矣至萬曆三十三年張萱等撰內閣圖書目錄始注明成都石刻所錄諸經冊數並與文淵閣同惟闕重出之春秋經傳二十九冊萱所撰疑耀一亦云余承乏西省校閱祕閣藏書及見蜀本石經周易三冊尚書三冊毛詩八冊左氏春秋三十冊公羊七冊穀梁七冊禮記十四冊周禮八冊儀禮十冊孝經一冊

論語三冊孟子三冊爾雅三冊完好如故其紙墨之精拓法之妙真希世寶也把翫一月不忍釋手云：是萬曆時閣書雖多殘缺而此拓獨完而光緒中所編內閣大庫存書檔冊則已無一冊嗣後長白某君於內閣廢紙中檢得穀梁傳卷八卷九殘葉上虞羅叔言參事亦於所購內閣廢紙中檢得穀梁傳卷六首半葉卷首並有篆書東宮書府方印而楊幼雲舊藏左氏傳卷十五首葉亦有此印知左傳亦早自內閣流出者其餘殘卷並闕首葉惟周禮卷十首葉尚存却無此印但此卷本與卷九合為一冊原裝如此蓋此印當在卷九之首蓋與黃松石黃冕園所藏之毛詩殘卷陳頌南所藏之周禮左傳殘卷並出內閣此外別無他拓也即明末徐惟和謝在杭所遞藏之左氏傳亦疑係內

閣副本故文淵閣書目左氏傳有二十九冊三十冊二部而萬歷內閣書目止存三十冊一部疑徐謝所藏即二十九冊者是蜀石經一絃之傳皆出於明內閣也東宮書府一印於古經籍書畫中俱未經見惟宋人所編南唐二主詞其阮郎歸一闋下注呈鄭王十二弟後有隸書東宮府書印案隸書當是篆書東宮府書當是東宮書府之譌考南唐二主詞一書係宋人從總集及真迹輯錄於應天長下注云後主云先皇御製歌詞墨迹在晁公留家陳振孫長云江迷溪錄解在沙州二主所作重光嘗書之於卷首四闋應天長望遠行各直齋書一卷上作攬鏡書墨淡書於采桑子下注云已後二詞墨迹在王季宮判院家於玉樓春下注云已後二詞傳自曹功顯節度家於謝新恩下注云已下六首真迹

在孟郡王家案王季宮未詳其名曹功顯即曹勛孟郡王即孟忠厚宋史曹勛傳勛以紹興二十九年拜昭信軍節度使孝宗朝加太尉提舉皇城司開府儀同三司湧熙元年卒贈少保又外戚傳孟忠厚以紹興七年封信安郡王二十七年卒以此推之則編輯者當在紹興之季曹功顯已拜節度之後未加太尉之前也而其所見後主真迹已有東宮書府印則此印必是東都之物而蜀石經公穀二傳成於仁宗皇祐二年孟子成於宣和六年則東宮書府一印當是欽宗青宮之物然內閣所藏又有孝宗乾道二年所刻之石經考異此一冊在經文一百冊外或係後來增入今考異一冊已亡無由徵其有此印與否矣果爾則內閣蜀十三經均係北宋末舊拓或於靖康之亂已為金

人輦至燕山後復以石經考異足之今南宋拓本皆亡而此拓獨存殘卷則祕府保存古物之功誠不可沒矣丙寅仲冬朔月海甯王國維記

海甯王國維

釋樂次

凡樂以金奏始以金奏終金奏者所以迎送賓亦以優天子諸侯及賓客以為行禮及步趨之節也  
燕禮記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注肆夏樂章也今亡以金鑄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

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

仲尼燕居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又入門而金作示情也

左氏成十二年傳晉郤至如楚聘且泣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

左氏襄四年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

案以上五事金奏皆作於賓入門或及庭之時所以迎賓也

鄉飲酒禮賓出奏陔注陔陔夏也陔之言戒也終日燕飲酒以陔為節明無失禮也

鄉射禮賓與樂正命奏陔賓降及階陔作賓出衆賓皆出注陔陔夏其詩亡周禮賓醉而出奏陔夏

燕禮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

大射儀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

郊特牲大饗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注出謂諸侯之賓也禮畢而出作樂以節之肆夏當為陔夏

案以上五事皆於賓出時奏之所以送賓也  
周禮大司樂大祭祀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  
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大饗不入牲其他皆  
如祭祀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  
案此兼言送迎

周禮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車亦如之凡  
環拜以鍾鼓為節

燕禮記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  
答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  
爵以下而樂闋

大射儀擯者納賓賓及庭公降一等揖賓賓辟公升  
即席奏肆夏賓升自西階主人從之賓右北面至再

拜賓答再拜主人降洗洗西北面賓降階西東面  
主人辭降賓對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  
主人坐奠觚于籩興對賓反位主人卒洗賓揖升主  
人升賓拜洗主人賓右奠觚答拜降盥賓降主人辭  
降賓對卒盥賓揖升主人升坐取觚執幕者舉幕主  
人酌膳執幕者蓋幕酌者加勺又反之筵前獻賓賓  
西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宰胥  
薦脯醢賓升筵庶子設折俎賓坐左執觚右祭脯醢  
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疇之興加于俎坐挽手  
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  
爵興主人答拜樂闋

又主人盥洗象觚升酌膳東北面獻于公公拜受爵

乃奏肆夏主人降自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宰胥薦脯醢由左房庶子設折俎升自西階公祭如賓禮庶子贊授肺不拜酒立執爵坐奠爵拜卒爵主人答拜樂闋升受爵降奠于篚

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

案此三事肆夏之奏非徒以納賓兼以為行禮及步趨之節惟為賓與公奏之所以優尊者也

凡金奏之詩以九夏

周禮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械夏鼙夏

大夫士有送賓之樂而無迎賓之樂其送賓也以陔夏

鄉飲酒禮賓出奏陔

鄉射禮賓興樂正命奏陔賓降及階陔作  
諸侯迎以肆夏送以陔夏

燕禮記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

大射儀擣者納賓賓及庭公降一等揖賓賓辟公升

即席奏肆夏

又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

天子迎以肆夏送以肆夏

周禮大司樂大祭祀戶出入則令奏肆夏大饗如祭

祀

郊特牲大饗其出也肆夏而送之  
左傳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

而天子諸侯出入又自有樂其樂天子以王夏諸侯以驚夏諸侯大射惟入用樂

周禮大司樂大祭祀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大饗如祭祀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

大射儀公入驚

案鍾師注引杜子春曰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祔夏公出入奏驚夏案此前三事本大司樂職文末二事亦有禮經可據中間說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用處不過望文為說別無他據然皆謂出入同樂也而據燕禮記及大射儀納賓用肆夏賓出奏

陔則諸侯於賓迎送異樂又尚書大傳天子將出  
則撞黃鍾右五鍾皆應入則撞蕤賓左五鍾皆應  
則似天子出入樂亦不同均與大司樂職文異或  
大司樂言王出入宗廟射官之樂大傳言王出入  
路寢之樂故不同歟抑大傳所言出撞黃鍾入撞  
蕤賓雖異律而仍同樂歟不可考矣

金奏既關獻酬之禮畢則工升歌升歌者所以樂賓樂賓祀祭  
則亦賓類也升歌之詩以雅頌大夫士用小雅  
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諸侯燕其臣及他國之臣亦用小雅

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大射儀乃歌鹿鳴三終

左氏襄四年傳又歌鹿鳴之三三拜

又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云云兩君相見則用大雅

左氏襄四年傳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

又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

或用頌

仲尼燕居兩君相見升歌清廟

案左氏傳叔孫豹謂文王兩君相見之樂而仲尼燕居則云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一雅一頌用樂不同疑叔孫所說乃諸侯相見之通禮惟魯大廟用天子禮樂升歌清廟遂推而用之於賓客仲尼燕

居云云乃就魯現制言之觀禮經諸侯燕其臣及四方之賓皆升歌鹿鳴之三則兩君相見自當升歌文王之三不得越大雅而用頌也仲尼燕居自是七十子後學所記未必為孔子之言

天子則用頌焉

祭統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

明堂位成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升歌清廟

文王世子天子視學登歌清廟

尚書大傳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

升歌既畢則笙入笙之詩南陔白華華黍也

酒禮燕禮注亦云小雅為諸侯之樂大雅頌為天子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也燕合鄉樂禮輕者可以逮下也春秋傳曰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絲兩君相見之樂也然則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其笙箏之篇未聞此二說略同原鄭所以為此說者據鄉飲酒禮燕禮凡合樂所用之詩皆下升歌一等遂推之天子享元侯與諸侯相見以為皆如是因以左氏内外傳之金奏肆夏為升歌工歌文王為合樂不知金奏自金奏升歌自升歌合樂自合樂内外傳明云金奏肆夏之三工歌

文王之三則所云天子合大雅者無據矣至謂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則據內傳工歌文王之三又歌鹿鳴之三魯語作歌文王大明絲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伶簫並言或為合樂之證然古天子諸侯禮之重者皆但有升歌下管舞而無間歌合樂然則鄭由鄉飲酒禮燕禮以推天子諸侯之合樂其根據未免薄弱矣

諸侯以上禮之盛者以管易笙笙與歌異工故有間歌有合樂管與歌同工故升而歌下而管而無間歌合樂下管之詩諸侯新官天子象也

燕禮記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若舞則勺

大射儀乃席工于西階上少東小臣納工工六人四  
瑟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  
相者皆左何瑟後首內弦掩越右手相後者徒相入  
小樂正從之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授瑟乃降小樂  
正立于西階東乃歌鹿鳴三終主人洗升賓爵獻工  
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北面拜送爵  
薦脯醢使人相祭卒爵不拜主人受虛爵衆工不拜  
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主人受虛爵降奠于  
篚大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陪于後乃  
管新宮三終卒管大師少師上工皆東坫之東南西  
西北上坐

文王世子天子視學登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

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五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褐而舞大夏

祭統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五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

仲尼燕居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管象武夏籥序興又下而管象示事也

案此上六事凡有管者皆無笙亦無間歌合樂而皆有舞惟燕禮記則有管有笙有合樂有舞記舉禮之變故備言之實則有管則當無笙而以舞代合樂有笙則當無管而以合樂代舞以他經例之當然記言之未嘗耳禮經中記之作自遠在經後

據大射儀經文則下管乃升歌之  
管與歌同工既管又笙於事為贅  
笙入三成下云管之入三終以管卽  
燕禮記或可如此解然以此解大射  
文牴牾鄭於大射儀乃管新宮三成  
而入既管不獻略下樂也是亦以述  
管異工然經於獻工後云大師少師  
于鼓北羣工陪于後乃管新宮三成  
少師上工皆東站之東南西面北上  
師六人皆降之後又繫大師等東立  
經謂管者卽大師少師上工羣工至  
則未管之前何以不書管入卒管之



記若誤東者如認縣之就謠也其地在兩階之間非西縣之北亦  
樂所云升歌管異故工卒故管後云大師等皆東尊之失全在非  
樂之一種所云笙入三成遂合鄉樂者則歌管同工此用  
工此用樂之又一種二種任用其一不能兼用所  
云若舞則勺者則與弟一種為類不與第二種為  
類以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仲尼燕居四事證之  
有餘矣記文備記禮變往往如此特語欠明辨當  
以大射儀經文為正矣歌管同工元教繼公儀禮  
或申鄭難集說已有此說國朝諸儒

凡升歌用雅者管與笙皆用雅升歌用頌者管亦用頌  
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樂南陔白

華華黍

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奏南陔白華華

黍

燕禮記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注新宮小雅逸篇也

大射儀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

文王世子登歌清廟下管象

明堂位升歌清廟下管象

祭統升歌清廟下而管象

仲尼燕居升歌清廟下管象武夏籥序興

案毛詩周頌序維清奏象舞也下管象當謂管維  
清之詩升歌清廟下管維清皆頌也仲尼燕居云  
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鄭讀下管象武為句然下云

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則當讀下管  
象為句武夏籥序興為句武大武夏籥大夏也呂  
氏春秋古樂篇禹命皋陶作為夏籥九成以昭其  
功是夏籥即大夏夏者夏翟鄭氏周禮天官詩序官夏采注  
卽風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謂此舞也明堂位升歌  
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楊  
而舞大夏祭統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  
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文王世子登歌清廟下管  
象舞大武皆歌清廟者管象舞大武大夏之證則  
仲尼燕居之武不當屬上讀明矣

凡有管則有舞舞之詩諸侯勺天子大武大夏也  
燕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仲尼燕居均見上

案禮經傳上言下管者下必言舞而不言間歌合樂其言間歌合樂者皆不言舞是二者可以相代又案天子諸侯祭祀賓客之禮皆有舞則以用舞者為重用間歌合樂者為輕矣

凡金奏之樂用鍾鼓

周禮鍾師掌金奏以金鼓奏九夏

天子諸侯全用之大夫士鼓而已

鄉飲酒禮注周禮鍾師以金鼓奏九夏是奏陔夏則有鍾鼓矣鍾鼓者天子諸侯備用之大夫士鼓而已

蓋建于阼階之西南鼓

鄉射禮注陔夏者天子諸侯以鍾鼓大夫士鼓而已  
歌用瑟及博拊  
歌用瑟及博拊

書益稷搏拊琴瑟以詠

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工四人二瑟

大射儀工六人四瑟

樂記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濟矣

荀子禮論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也懸一磬五搏朱弦而通越一也

尚書大傳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云大瑟朱弦達越以韋為鼓謂之搏拊

案禮經記升歌有瑟無琴亦無搏拊大傳所異代禮

笙與管皆如其名舞則大武用干戚大夏用羽籥

明堂位祭統仲尼燕居

均見上

案公羊昭二十四年傳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  
以舞大武以明堂位祭統證之夏武二字互誤

此其大略也

附天子諸侯大夫士用樂表

禮鄉飲酒	大夫士		
	無	金奏	
者華	壯皇皇	鹿鳴四	升歌
		無	管
		南陔白華華黍黍	笙
臺	南山有	魚麗南由庚崇有嘉魚	歌間
		邱由儀	笙歌
蘋采繁采	南鵲巢耳召	周南關雎葛覃	合樂
			舞
		陔夏	金奏

禮經 (據燕)	諸侯燕 禮之甲	鄉射禮 大夫士
	無	無
者華	鹿鳴四 杜皇皇	無
	無	無
	南陔白 華華黍	無
臺	魚麗南 有嘉魚	無
	由庚崇 邱由儀	無
蕡	周南關 蕡蕡采	召南關 南鵠巢
采繁采	召耳召 南鵠巢	召耳召 南鵠巢
	無	陔夏
	陔夏	陔夏

魯禘	見兩君相	射儀	諸侯大	禮記	諸侯燕禮之乙
		夏	肆夏肆	夏	肆夏肆
清廟	清廟	三文王之	終鹿鳴三		旄鳴
家	象		終新宮三		(新宮)
					三成(筮入)
		三	鹿鳴之		(鄉樂)
夏	大武大	武夏籥			勺
			陔夏驚夏		陔夏

表內加「」者不必備有加□

祭祀	天子大 學養老	天子視	饗	射	天子大
	夏昭夏	肆夏	肆夏	肆夏	王夏
	清廟	清朝	清朝	清廟	清廟
	象	象	象	象	象
	夏	大武	大武		弓矢舞
	肆夏王夏		肆夏王夏	肆夏王夏	肆夏王夏



小孟鼎釋文

佳八月既望辰在口口昧爽  
三左三右多君入服酉明王

各周廟

賓從

其旅服東鄉孟以多

祐佩或孚

王門告曰王孟以

伐惑方

二人佳惑孚

人萬三千八十一人孚

車十兩牛百牛羊

世八羊孟

我執魯一人

百世七歲

季

世四匹孚車百王

孟拜稽首魯

大廷王艾

畧厥

惑

虞以新官從

折惑

魯人惑入門西旅入

諸侯

人惑入門西旅

入

告劑

助劑

三門中廷北鄉孟

于明白白告

孟以孟征咸賓即

孟征咸賓即

賓王呼鬲于

賓大三入

服西王各廟祝

邦賓不

壯王成王

王成王

邦賓王

凡以零若翌乙酉

事王各

廟禹王邦賓社王命寶  
孟畫一貝胄一金一  
用白寶  
尊彝佳王廿有五祀

兮甲盤釋文

隹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王初各伐厥翫于蜀廬兮甲從  
王折首執口休亡取王錫兮甲馬四匹駒車王命政騎成  
周賚至于南淮夷舊我貢晦人毋敢不出其貢其賚  
其進人其貲毋敢不即餗即兮敢不用命則即井屢伐其  
佳我諸侯百生厥貲毋不即兮毋敢或入繼安貲則亦井  
兮白吉父作般其睂壽萬年無疆子孫永寶用

號季子白盤釋文

隹十有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號季子白作寶盤不顯子白  
胄武于戎工經纔四方博伐厥斃于洛之陽折首五百執  
口五十是以先行趙子子白獻戒于王孔嘉子白義王  
各周廟宣榭爰鄉王曰白父孔覲有老王賜乘馬是用左  
王賜用弓形矢其央賜用戎用政繼方子孫萬年無疆

不娶敦釋文

佳九月初吉戊申白氏曰不娶驪方厥允廣伐西餘王命  
我羞追于西余來歸獻禽今余御追于畧女以我車弓伐  
竅允于高陵女多折首執口戎大同永追女及戎大臺  
戰女休弗以我車箙于饗女多禽折首執口白氏曰不娶  
女小子女肇誨于戎工錫女弓一矢東臣五家田十田用  
永乃事不娶拜稽首休用作朕皇祖公白孟姬尊敵用尚  
多福眉壽無疆永屯露終子孫其永寶用尚

師寰敷釋文

王若曰師寰威淮夷繇我貢晦臣今敢博厥衆遐反厥工  
事弗速我東賦今余肇命女達亟市異賡禁屏左右虎臣  
正淮夷即質厥邦畧曰□曰葬曰鈴曰達師寰虔不墮夙  
夜卽厥牆事休旣有工折首執□無謀徒御敵孚士女羊  
牛孚吉金今余弗遐組余用作朕後男翌尊敷其萬年子  
孫永寶用高

宗周鐘釋文

王肇邇相文武奠禋土南國服子敢名虔我土王肇伐其至戮伐厥都服子迺遣間來逆卽王南夷東夷具見廿有六邦佳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朕猷有成無競我往司配皇天對作宗周寶鍾倉一息一雄一雖一用卽各不顯祖考先王其嚴在上熊一數一降余多福一余以孫參壽往璿宮其萬年屹保三國

靈侯駿方鼎釋文

王南征伐角御唯還自征在社靈侯駿方內于王乃鄴之駿方督王一休宴乃射駿御王射駿方休闌王官咸酒王窺錫駿口口五鉞馬四匹矢五口口駿方拜手啞首敢口口天子不顯休贊口作尊鼎其萬年子孫永寶用

白辱父卣釋文

佳白辱父以成官即東命伐南夷正月既生霸辛丑在懿白辱  
父皇羅各于宣彝歲曆商羅章對揚白休用作父乙寶尊彝子  
孫永寶

彖卣釋文

王命威曰厥淮夷敢伐內國女其以成周師氏戍于幽官  
白雞父蔑彖曆錫貝十朋彖拜稽首對揚白休用作文考  
乙公寶尊彝

## 齊鑄釋文

佳玉五月初吉丁亥齊時譖叔之孫遼中之子幼作子中  
姜寶鑄用斬庚氏永命萬季綿儻其身用高用孝于皇祖  
聖叔皇祀聖姜于皇祖又有成惠叔皇祀又成惠姜皇  
考達中皇母用斬壽考母死僕盧吾兄弟用求考命彊生  
簡義政僕盧吾子性譖叔又有成勞于齊邦庚氏易錫  
之邑百又九十又九邑興觀之民人都蜀庚氏從往之曰  
葉萬至於辭台孫子勿或介改譖子口曰余彊心畏誌余  
三事是台余為大攻丙大事大遺大舉是辭可使子孫永  
保用高

王孫遣諸鐘釋文

佳正月初吉丁亥王孫遣者置其吉金自作龢鐘中譙獻  
觴元鳴孔皇用高以孝于我皇祖文考用斬眉壽余齒龍  
捨辟魃畏颺忌趨二謂慈聖武惠于政德慈于威義誨歎  
不飲闌二龢鐘用匱以喜用樂嘉賓父兄及我朋友余惟  
台心延口余德龢泓民人余專易于國皇二趨二萬年無  
謹葉萬子孫永保鼓之

沈兒鐘釋文

佳正月初吉丁亥郊王庚之怒子沈兒署其吉金自作  
鐘中旛<sup>良</sup>廬<sup>元</sup>鳴孔皇孔嘉元成用盤飲酒<sup>吾</sup>逾百生怒  
于魅<sup>義</sup>惠于盟祀<sup>吾</sup>以履以喜以樂嘉賓及我父兄  
庶士皇<sup>二</sup>趣<sup>三</sup>眉壽無期<sup>子</sup>孫<sup>永</sup>保鼓之

邾公铿鐘釋文

佳王正月初吉辰在乙亥邾公铿<sup>鑄</sup>厥吉金玄鏐腊呂自  
作<sup>作</sup>鍾曰余畢<sup>翼</sup>威忌<sup>鑄</sup>辭<sup>合</sup>鍾二鍇以樂其身以安  
晏大夫以喜者諸士至于萬年分器是寺

邾公劖鐘釋文  
陸贊之孫邾公劖作厥禾鐘用散卽盟祀旣祈年眉壽用  
樂我嘉賓及我正卿楊君靈君以萬年

虢叔旅鐘釋文

虢叔旅曰不顯皇考惠叔穆：秉元明德御于厥辟孚屯  
凶口旅啟啓帥井皇考威義飲御于天子凶天子多易錫錫  
旅休旅對天子魯休揚用作皇考惠升大釐鑄龢鐘皇考  
嚴在上異翼翼在下數二熊二降旅多福旅其萬年子孫永  
保用高

克鐘釋文

隹十又六年九月初吉庚寅王在周康刺宮王平呼士昌召克王親命克遹涇東至于京師易錫匄車馬乘

右一

乘克不敢彞專奠王命克敢對揚天子休用作朕皇祖孝

伯寶徽鐘用勾屯魯永令命克其萬年子孫永寶

右二

說文今敍篆文合以古籀說

許君說文敍云今敍篆文合以古籀段君玉裁注之曰  
小篆因古籀而不變者多其有小篆已改古籀古籀異  
於小篆者則以古籀附小篆之後曰古文作某籀文作  
某此全書之通例也其變例則先古籀後小篆又於皆  
取史籀文篆或頗省改下注曰許所列小篆固皆古文  
大篆其不云古文作某籀文作某者古籀同於小篆也  
其既出小篆又云古文作某籀文作某者則所謂或頗  
省改者也此數語可謂千古卓識二千年來治說文者  
未有能言之明白曉暢如是者也雖然段君所舉二例  
猶未足以盡說文何則如段君之說必古籀所有之字  
篆文皆有而後可然籀文者秦并天下後所制定之文

字秦之政治文  
易籀為篆不獨  
度名物其字備  
書時必所不而  
及體例者猶有  
正字其體例先  
盡有且倉頡二字  
而六蓀中字加  
說文正字多至  
且尚有復字如  
何自得之乎曰  
例如段君說

與篆同或篆文有而古籀無者則不復識別若夫古籀所有而篆文所無則既不能附之於篆文後又不能置而不錄且說文又無於每字下各注此古文此籀文此篆文之例則此種文字必為本書中之正字審矣故敘所云今敍篆文合以古籀者當以正字言而非以重文言重文中之古籀乃古籀之異於篆文及其自相異者正字中之古籀則有古籀篆文俱有此字者亦有篆文所無而古籀獨有者全書中引經以說之字大半當屬此第二類矣然則說文解字實合古文籀文篆文為一書凡正字中其引詩書禮春秋以說解者可知其為古文其引史篇者可知其為籀文引杜林司馬相如揚雄說者當出倉頡凡將訓纂諸篇可知其為篆文雖說文

諸字中有此標識者十不逮一然可得其大略昔人或以說文正字皆篆文而古文籀文惟見於重文中者殆不然矣

## 史籀篇疏證序

敘曰史籀十五篇古之遺書戰國以前未見稱述爰逮秦世李趙胡母本之以作倉頡諸篇劉向校書始著於錄建武之世亡其六篇章帝時王育為作解說許慎纂說文復據所存九篇存其異文所謂籀文者是也其書亦謂之史篇即史籀篇之略稱說文於皕傴文三部三引史篇蓋存其字謂之籀文舉其書謂之史篇其實一史篇為字書之祖故倉頡以下亦蒙其名漢書平帝徵天下通知小學史篇者王莽傳徵天下史篇文字揚雄傳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揚子法言或欲學倉頡史篇皆以史篇為字書之通名猶漢時間里書師呼爰歷博學二篇為倉頡魏晉以後并呼揚雄班固實射

之書為三蒼六朝以後呼字林為說文也然其名固自  
史籀篇出唐元度謂此篇廢於晉世而自許君以後馬  
鄭諸儒即不復徵引蓋自三蒼盛行此書之微久矣今  
就說文所存遺字疏通證明之而論其最要於篇首覽  
者詳之一史籀為人名之疑問也自班志許序以史籀  
為周宣王太史其說蓋出劉向父子而班許从之二千  
年來世無異論顧余竊有疑者說文云籀讀也方言抽  
又云讀籀書也毛詩鄧風傳古籀讀二字同音同義又  
古者讀書皆史事周禮春官大史職大祭祀戒及宿之  
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大喪遣之日讀誄小史職  
大祭祀讀禮灋史以書敘昭穆之祖簋卿大夫之喪賜  
謚讀誄內史職凡命諸侯及公卿大夫則冊命之謂讀冊書

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聘禮夕幣史讀書展幣士喪  
禮主人之史讀賈公史讀遺是古之書皆史讀之逸周  
書世傳解乃俾史佚繙書于天號嘗麥解作筭許諾乃  
北向繙書于兩楹之間作筭即書洛語之作繙乃內史之異名也繙即籀字  
冊  
春秋左氏傳之卜繙說文解字引作卜籀知左氏古文  
繙本作籀逸周書之繙書亦當即籀書矣籀書為史之  
專職昔人作字書者其首句蓋云大史籀書以目下文  
後人因取首句史籀二字以名其篇詩書及周秦諸子子  
繙籀篇卷二首句籀筆十八字籀筆亦然蒼籀抵以首首句字亦然  
名之通例字書亦然蒼籀抵以首首句字亦然  
大史籀書猶言大史讀書學書者書句字雖二字子  
大史今將全蒼考篇爲流沙暨篇卷二首句籀筆是可證也  
公自序言紹石室金匱之書猶用此語劉班諸氏

不審乃以史籀為著此書之人其官為大史其生當宣  
王之世是亦不足怪李斯作倉頡其時去漢甚近學士  
大夫類能言之然俗儒猶以為古帝之所作以倉頡篇  
為倉頡所作毋惑乎以史籀篇為史籀所作矣不知大  
史籀書乃周世之成語以首句名篇又古書之通例而  
猥云有大史名籀者作此書此可疑者一也一史籀篇  
時代之疑問也史籀之為人各可疑則其時代亦愈可  
疑史篇文字就其見於許書者觀之固有與殷周間古  
文同者然其作法大抵左右均一稍涉繁複象形象事  
之意少而規旋矩折之意多推其體勢實上承石鼓文  
下啓秦刻石與篆文極近至其文字出於說文者纏二  
百二十餘然班固謂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文字多取諸

史籀篇許慎亦謂其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或之者  
疑之頗之者少之也史籀十五篇文成數千而說文僅  
出二百二十餘字其不出者必與篆文同者也考戰國  
時秦之文字如傳世秦大良造鞅銅量乃孝公十六年  
作其文字全同篆文大良造鞅戟亦然新郪虎符作於  
秦并天下以前其符凡四十字而同於篆文者三十六  
字詛楚文摹本文字亦多同篆文而秦設奪劓五字  
則同籀文篆文固多出於籀文則李斯以前秦之文字  
謂之用篆文可也謂之用籀文亦可也則史籀篇文字  
秦之文字即周秦間西土之文字也至許書所出古文  
即孔子壁中書其體與籀文篆文頗不相近六國遺器  
亦然壁中古文者周秦間東土之文字也然則史籀一

書始出宗周文勝之後春秋戰國之間秦人作之以教學童而不行於東方諸國故齊魯間文字作法體勢與之殊異諸儒著書口說亦未有及之者惟秦人作字書乃獨取其文字用其體例是史篇獨行於秦之一證若謂其字頗或同於殷周古文當為古書則篆文之同於殷周古文者亦甚多矣且秦處宗周故地其文字自當多仍周舊未可因此遽定為宗周之書此可疑者二也其可得而斷定者又有三事一籀文非書體之名世莫不以古籀篆為三體謂籀文變古文篆文又變籀文不知自其變者觀之則文字殆無往而不變故有一卷之書而前後異文一人之作而器蓋殊字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文字之形與勢皆以漸變凡既有文字之國未

有能以一人之力創造一體者許君謂史籀大篆與古文或異則固有不異者且所謂異者亦由後人觀之在作書時亦祇用當世通行之字有所取舍而無所謂創作及增省也羅叔言參事殷商貞卜文字考謂史籀一篇亦猶倉頡爰歷凡將急就等篇取當世用字編纂章句以便誦習其識卓矣此可斷定者一也一史篇字數張懷瓘謂籀文凡九千字說文字數與此適合先民謂即取此而釋之近世孫氏星衍序所刊說文解字猶用其說此蓋誤讀說文敍也說文敍引漢尉律諷籀書九千字諷籀即諷讀漢書藝文志所引無籀字可證且倉頡三篇僅三千五百字加以楊雄訓纂亦僅五千三百四十字不應史籀篇反有九千字此可斷定者二也至

史篇文體段氏玉裁據說所引三事名史篇下云此蓋召公下云史篇讀典缶同姚易也以為亦有說解又疑即王育解得由其文義知之苟篇中有周旦召醜語便可知醜為召公之名苟假匱為缶便可知匱字之讀苟姚易二字連言便可知其以姚為姚易字不為女性矣若以此三事為王育說史篇語則說文引倉頡訓纂倉頡故等書但稱揚雄說杜林說不稱倉頡則其引史篇解說語亦當如為秃无諸字下徑稱王育說不得云史篇故史篇據文體決非如爾雅說文而當如秦之倉頡篇倉頡篇據許氏說文序郭氏爾雅注所引皆四字為句又據近日敦煌所出殘簡又知四字為句二句一韻倉頡文字既

取諸史篇文體亦當仿之又觀於其牆二文知篇中之  
有複字零姚諸字知用字之多假借皆與倉頡篇同此  
可斷定者三也此二疑三斷關於全書之宏旨故書以  
弁其首世有達者董而教之若文字之變化正誤則散  
見於各條下茲不贅云丙辰二月



海寧王國維

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

余前作史籀篇疏證序疑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並以秦時古器遺文證之後反覆漢人書益知此說之不可易也班孟堅言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文字多取諸史籀篇而字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許叔重言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文字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秦之小篆本出大篆而倉頡三篇未出大篆未省改以前所謂秦文即籀文也司馬子長曰秦撥去古文揚子雲曰秦剝滅古文許叔重曰古文由秦絕案秦

滅古文史無明文有之惟有一文字與焚詩書二事六  
蓺之書行於齊魯爰及趙魏而罕流布於秦猶史籍篇不之行諸國其書皆以東方文字書之漢人以其用以書六蓺謂之古文而秦人所罷之文與所焚之書皆此種文字是六國文字即古文也觀秦書八體中有大篆無古文而孔子壁中書與春秋左氏傳凡東土之書用古文不用大篆是可識矣故古文籀文者乃戰國時東西二土文字之異名其源皆出於殷周古文而秦居宗周故地其文字猶有豐鎬之遺故籀文與自籀文出之篆文其去殷周古文反較東方文字即漢世所謂古文為近自秦滅六國席百戰之威行嚴峻之法以同一文字凡六國文字之存於古籍者已焚燒剝滅而民間日用文字又非秦

文不得行用觀傳世秦權量等始皇廿六年詔後多刻  
二世元年詔雖亡國一二年中而秦法之行如此則當  
日同文字之效可知矣故自秦滅六國以至楚漢之際  
十餘年間六國文字遂遏而不行漢人以六蓺之書皆  
用此種文字又其文字為當日所已廢故謂之古文此  
語承用既久遂若六國之古文即殷周古文而籀篆皆  
在其後如許叔重說文序所云者蓋循名而失其實矣



## 西吳徐氏印譜序

自許叔重序說文以刻符摹印署書及書與大小篆蟲書隸書並為秦之八體於是後世頗疑秦時刻符摹印等各自為體並大小篆蟲書隸書而八然大篆小篆蟲書隸書者以言乎其體也刻符摹印署書及書者以言乎其用也秦之署書不可攷而新郪陽陵二虎符字在大小篆之間相邦呂不韋戈與秦公私諸璽文字皆同小篆知刻符摹印及書皆以其用言而不以其體言猶周官太師之六詩比賦興興風雅頌相錯綜保氏之六書指事象形諸字皆足以供轉注假借之用者也秦書如是秦以前書亦何獨不然三代文字殷商有甲骨及彝器宗周及春秋諸國並有彝器傳世獨戰國以後彝

器傳世者唯有田齊二敦一簋及大梁上官諸鼎寥々不遇數器幸而任器之流傳乃比殷周為富近世所出如六國兵器數幾踰百其餘若貨幣若璽印若陶器其數乃以千計而魏石經及說文解字所出之壁中古文亦為當時齊魯間書此數種文字皆自相似然並譌別簡率上不合殷周古文下不合小篆下能以六書求之而同時秦之文字則頗與之異傳世秦器作於此時者若大良造鞅銅量秦孝公十若大良造鞅戟若新鄭虎符秦昭王五十若相邦呂不韋戈秦始皇五年石刻若詛楚文宋惠王後十二年作若九鼎篆文同其什一與籀文同其去殷周古文較之六國文字為近余曩作史籀篇疏證序謂戰國時秦

用籀文六國用古文即以此也世人見六國文字上與殷周古文中與秦文下與小篆不合遂疑近世所出兵器陶器璽印貨幣諸文字並自為一體與六國通行文字不同又疑魏石經說文所出之壁中古文為漢人偽作此則惑之甚者也夫兵器陶器璽印貨幣當時通行之器也壁中書者當時儒家通行之書也通行之器與通行之書固當以通行文字書之且同時所作大梁上官諸鼎文體亦復如是而此外更不見有他體舍是數者而別求六國之通行文字多見其紛々也況秦之刻符摹印及書並用通行文字則何獨於六國而疑之其上不合殷周古文下不合秦篆者時不同也中不合秦文者地不同也其訛別草率亦如北朝文字上與魏晉

下與隨唐中興江左不同其中璽印陶器可比北朝碑碣兵器貨幣則幾於魏齊小銅造象之鑿歟若是者謂其書體之訛別也可謂其非當時通行文字則不可若謂之為偽則尤不可也余謂欲治壁中古文不當繩以殷周古文而當於同時之兵器陶器璽印貨幣求之惜此數種文字世尚未有專攻之者以余之不敏又所見寶物譜錄至為狹陋然就所見者言之已足知此四種文字自為一系又與昔人所傳之壁中書為一系姑以壁中古文之同於四者言之如石經古文弗作弗今上雲羅氏所藏斷劍有錢鏹字正从弗朝作𠀤而陳侯因資敦齊威王作之朝觀字子朝命鏹之朝字正並作𠀤游作𠀤古錄有畢游錄正作𠀤迷作𠀤亾麋錄正作𠀤上

作上而上明上敬上信諸鉞正作上下作下而下官矛  
正作下信作𠁧而辟夫夫信節作𠁧古鉞亦作𠁧𠁧部  
諸體又左司徒信鉞作𦥑王城信鉞作𦥑則與說文信  
之古文𠁧字相近信字本从言人聲故亦得从干聲又率作𠁧與  
十三年上官鼎同陳作墮與田𠩺諸器及楚陳爰餅金  
同公作兮與古鉞及陶器同秦作𠁧與秦匱鉞及夢秦  
鉞同宰作𦥑與宰公鉞同丁作丁與丁盾鉞同又說文  
正之古文作正剛之古文作𠩔豆之古文作且續之古  
文作贊五之古文作乂並與陶文同又如事之作𡇗𠩔  
之作𠩔封之作𩫓禹之作𩫓醬之作𠁧並與鉞文同而自作  
𠁧𠁧作𠁧則陶文與鉞文並同又量作𠁧見於大梁鼎

戶作𠂔見於吳縣潘氏所藏六國不知名銅器其小異  
大同者如說文古文中作步而鈸文作屯君作局而鈸  
文作局局後作𦗨而陶文作𦗨共作𦗨而鈸文作𦗨𦗨  
革作革而鈸文作革丹作甘而鈸文及幣文並有丹字  
倉作全而陶文有巠字期作巠而陶文有巠字鈸文有  
字屋作𦗨握作𦗨而鈸文有𦗨字履作𦗨而鈸文有𦗨  
字州作𠂔而鈸文有𠂔字又如碣之古文為𦗨其文至  
為奇詭然孫渴鈸之渴作𦗨牛闔鈸之闔作闔知曷之  
為曷當時自有此作法也以上所舉諸例類不合於殷  
周古文及小篆而與六國遺器文字則血脉相通漢人傳  
寫之文與今日出土之器對若剖符之復合謂非當日  
之通行文字其誰信之雖陶器鈸印貨幣文字止紀人

地名兵器文字亦有一定之文例故不能以盡證壁中之書而壁中簡策當時亦不無摩滅斷折今之所存亦不無漢人肥造之字故不能盡合然其合者固已如斯矣然則兵器陶器鉢印貨幣四者正今日研究六國文字惟一之材料其為重要寶與甲骨彝器同而鉢印一類其文字制度尤為精整其數亦較富然當世譜錄不過上虞羅氏晚江黃氏錢唐陳氏數家羅氏所藏屢聚屢散黃氏物亾于胠篋而陳氏之藏則歸於烏程徐君鉢齋之復汰而益之丙寅秋日出其所為新譜索序並出此譜鉢齋之於古器物古文字之學可謂知所先務矣余近於六國文字及鉢印之學頗有所論述因書

以弁其首。世之治文字學者以覽觀焉。海寧王國維。

## 附录

### 王靜安先生古史新證講授記

吳其昌

禹

商祖宗名氏，全可由卜辭中證出，而堯舜則金石甲骨文字中，絲毫無見，但不能即謂並無其人；因金文本爲私人所鑄，故各紀一人之事，並非紀史，吾人今日目爲史料爾。至于禹則金文中曾一見于周時秦公敦，其字作中九。此器近十年中出于甘肅秦州，其文云：「鬻在禹寶」，寶字，卽蹠。商頌云：「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又大雅云：「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大雅之績，尙可作功解。商頌之績，必當作跡解。然則禹蹠，當卽禹蹟也。

又有一器，見宣和博古圖，名齊侯鈎鐘。其文有云：「赫赫成唐，有嚴（敢）在帝所，專受天命。……或有九州，處禹之堵。」（此韻文所堵皆協韻）赫赫，即赫赫之轉音，成唐，卽成湯。（此說甲骨文字都有又見太平御覽）禹之堵。註與禹之蹟近，此器

在春秋初。（春秋末齊器文字多不守成法而此器則否）上器略與之同時，去夏尚未遠也。

王亥

王亥，甲骨文字中屢見之，自王亥以下，商之世次，完全可以卜辭考證。在史記作振，在世本作核，湯之七征祖也。

壬午

般契文中，有：（一）「貞癸于」。（二）「癸于」，「丁牢」。（三）「癸于」，「六牛」。（四）「癸于」，「癸牛六」。（五）「貞于」，「壬午」，「九牛」。（六）「癸巳，貞于高祖」。（七）「癸于」。（四五六拓片在羅先生家，未印。）此皆祭高祖之辭也，卜辭中祭高祖者，皆高祖名；如高祖乙，高祖王亥，高祖亥等，則亥字，亦必高祖之名，余（先生自余）初疑爲亥字；後見毛公鼎有「我弗作先王」。壬午，又克鼎有「壬午，遠能邇」。（此柔字）番生羞字）又克鼎有「壬午，遠能邇」。（此柔字）宋時所見之舊

姜敷及唐和鑑，亦復有一用康頤而綏懷遠延」，

及「 燥百邦」等柔字。然後知其本爲一字，

華乳而化，此即說文饗字。（說文：饗，貪獸也）。

說文云：「從頁；止，已，夊，其手足。」則

字實即饗字，象其手足頭之形，古代柔饗同韻；如

詩「無教猱升木」。猱，今讀爲納告反，而乃從柔

饗，此即其證。與饗聲相近者，即爲饗字，古讀作

告辟，然則饗必爲商之祖宗，而讀爲告辟者。

今從古書牛求卦近似者，其惟饗乎。

又史記引逸書云：「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毫

，從先王居，作帝誥。」索隱云：「一本作堯。」

堯，與近讀帝饗聲相近。帝饗爲商湯先王，則吾人

不能不疑即爲帝饗。

又皇甫謐帝皇世紀謂：「帝饗名委。」又山海經說

帝俊事甚多。郭璞注，或以爲舜，或以爲饗。恐委

與饗即爲一人，而誤饗爲委，與余異日同也。

又禮記祭法云：「商人禘饗而郊冥，祖饗而宗湯，

」而國語魯語作：「商人禘舜。」夫商人非舜之子

孫，則禘舜之語必誤，舜古讀作信，與委聲近，恐

卽委字之誤，而委字卽饗之誤，饗字卽饗字也，則

祭法所云，又其一證。

相士

卜辭中又有：（一）「貞委於土，三小牢，卯一牛，沉十牛。」（二）「貞<sup>卜</sup>於土，九牛。」（三）「

貞<sup>卜</sup>委於土。」（四）「貞於土<sup>卜</sup>，」（五）

「癸亥，又土委，羊一，小牢<sup>从牛</sup>，」（六）「其

委於土。」今試言土字義：

契之後有昭明，昭明之後卽相土，相土之後爲昌若

，昌若之後爲鬯圉，鬯圉之後有冥，冥之後有振，振

卽王亥，契與昭明，卜辭中無見。相土字，卜辭

中惟見一土字，土字是否卽爲相土，不可確考。因

古文社字亦作土，然荀子解蔽篇云：「乘杜作乘馬

。」呂覽勿躬篇云：「乘雅作駕。」高誘注：「雅

一作持。」是也。持卽杜字，而世本云：「相土作

乘馬。」可知乘杜之乘字，並非人名。故吾人疑杜

，持，社，皆卽土字，而土卽相土也。

古代祭法「委」「卯」「沉」

古代祭法甚異，如卜辭云：「委九牛。」「卯一牛。<sup>卜</sup>沈十牛。」委卽燎字，燎者，燔柴於庭，而驅祭獸

焚之也。卯者，說文卯字作<sup>卯</sup>，酉字作<sup>酉</sup>

；故古文機，𦥑，與不見說文之剗字，皆從酉𦥑。然卽柳字言之，本從𦥑聲，而石鼓及戴氏盤皆從𦥑，可見卯酉古時無甚分別。卯，當卽是剗。剗，殺也。沈字卜辭文字作𦥑，从牛倒沈水中；卽沈祭獻於水也，又有靈祭獻於土者。

其昌按此後王先生編發講義故不復記。然以上各章，雖有講稿補發，而先生講時，往往較講義爲詳；然則此文不特可以公諸社會，卽諸同學已聽先生講授者，亦未始不可供參攷之一助也。

載于《清華周刊》第三百七十四期

一九二六年四月九日

王靜安先生古金文字講授記

吳其昌

(1) 銀叔旅鐘

(2) 克鐘

(3) 倍侯鈸鐘

(4) 王孫遺諸鐘

(5) 沈兒鐘

(6) 鄭公援鐘

(7) 鄭公効鐘

(8) 部鐘

(9) 分用盤

(10) 不要敦蓋

(11) 師害敦

(12) 宗周鐘

(13) 鄭侯叔方鼎

(14) 采卣

(15) 小孟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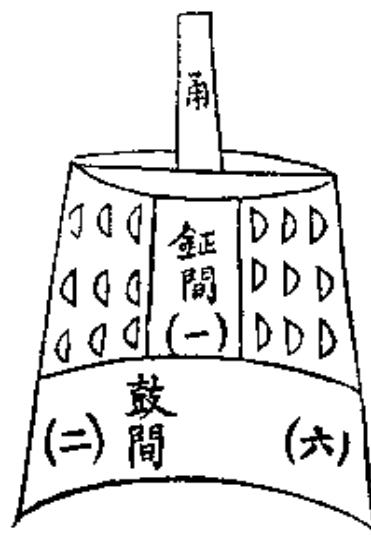
(16) 虢叔旅鐘

克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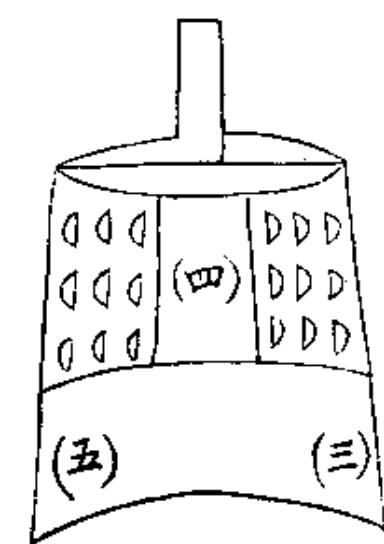
虢叔旅鐘

林南先儒釋作繁，非也，此鍾字也，何以証之？  
公伐鄭鐘云：「世爲周甫輔」甫字與此字下文同。  
嚴在上，翼在下。此卽詩所云：「有嚴有翼」。

此古代通用之成語，又番生數云：「嚴在上，光啓厥孫子於下」。又博古圖有齊侯鑄鐘云：「有嚴在帝所」。皆爲古代成語之釋。六經中有可以全文解者，如詩云：「天命降靈，下民有嚴」。鄭箋謂：「下民嚴敷天命」，其說未諦，蓋卽天命有嚴之倒文，所以就韻耳。



面 正



面 反

編鐘刻文，皆每鐘以次遞下；克鐘蓋亦每鐘遞下者，而其文短，故僅二鐘而止耳，然二鐘首尾相接處，多一乘字，疑此二鐘，其次序，非一二或三四相配，乃一四或三六相配也。  
附古鐘刻文次序位置圖

克鐘

全文中言周康宮，有不同之名六：曰「周康宮」，曰「周康邵昭宮」，曰「周康穆宮」，「周康刺宮」，曰「周康烈公」，曰「周康宮新宮」蓋周康宮者，周康王之廟也；昭宮穆宮云者，古明堂太室之制，分宮爲五也。

左氏傳云：「良夫宋中甸，兩焉」。說文：「佃，中也」，引春秋傳「良夫乘中佃，佃，一轍車」。然古代之車，皆一轍車，無二轍車，想說文因衷通中，因中而推想佃爲一轍車也。故孔疏已不用此說。蓋句車猶言乘車。

此卽段字，借以通遐也。

齊侯鉤鐘

此齊器也，而出土於山西汾陽，卽漢時汾陰后土祠附近，其故不可知。又古代鑄器，必在丁亥，其故不可知。或丁亥爲吉日，猶漢人鑄器必曰五月丙午，唐人造鏡，必云五月五日也。

侯氏 指齊侯，儀禮已有侯氏連文。

廩 古典籍中無此字，惟周禮有廩人，廩，卽斂；斂，卽漁也。古文從彑之字，與不從彑者，完全無異。從彑不過爲美觀耳。如廩，如虛，可證。古時吾字衛字，其音皆同魚，今江浙間土音尙然；漢書

武帝紀云：「功無已時今吾山乎」。吾山，卽曹子建集中之魚山也；可證。故咸卽魚，魚卽吾字也。吳清卿釋作魯，未是。

簡 吳清卿說：「卽簡字也」。詩商頌有：「奏鼓簡簡」之文，而商頌有：「伐鼓淵淵」之文；淵淵，卽簡也。但或從水或從竹耳。

裝 說文有裝字，云：「鬼衣也」。說不可詰，非也，此卽勞字博古圖有齊侯鑄鐘有「釐幾其政事，有功於王所」之文，又采伯敦有：「有裝于周邦」之文；禁皆作裝，則此示勞字無疑。

集萬 亦古之成語，金文中屢有「世萬」或「集萬」等字，集萬，即棄萬也。至秦時詛楚文尚有「棄萬至于子孫」之文，蓋猶云萬此子孫也。

台 古金文中台作「」，「

「

王孫遺譜錄

此當是徐器；此器與兒鐘字體全同，而兒鐘有徐王庚之文，則此是器當亦爲徐器矣。徐在春秋時

，本爲一極大之國，恐其後吳地，皆包括在其疆內；光緒間江西高安縣出徐器甚多，有徐王義楚之祭耑，——耑即𡇗，古音同。——恐當時大江南北，

皆徐地也，又此器出于湖北，亦一奇事，或徐地跨有湖北一部分，否則徐人之爲楚所俘虜者也。

有鑄器名始侯，吳清卿釋作舒。

怎亦勤勞之意，國語：「亦既勤矣努力」。可證

○  
況兒鐘

盤子況兒 全文中多盤字，盤通淑，此假淑爲叔。宋儒盡爲弔，不知古弔淑一字，詩：「昊天不淑」，亦作「昊天不弔」。

○  
邾公經鐘

邾公經，見於春秋，云邾子經，大約成襄之間人也。

分器見寺 寺，穢當同持，

邾，原文作邾，象蜘蛛之形，此卽說文之𧈧字，蓋已譌而爲從朱從𠂔，此字莊述祖說如此，是也，

○  
邾公効鐘

邾，此字從𠂔，𠂔卽虫字，此字從𧈧從𧈧，當即𧈧字。陸益，當卽陸終也。

用敬郵盟祀 鄭字義亦同敬，猶云謹慎，書：「惟形之恤哉」。

邵鐘

邵鐘之器，昔人皆以爲卽邾莒之莒，非也，此呂字，晉之魏氏也。其地在漢時汾陰后土祠一帶，今山西蒲州附近，故此器出於山西平陽，魏氏卽呂氏，故魏續左傳作呂鑄此即其證。

○  
芍甲盤

此盤在宋張旼紹興內府古器物評中已著錄之，名「荀伯吉父盤」，內述文字，及字數，完全相同，元後入吳中隱氏，今在離縣陳氏，

惟五年三月 五年，當是宣王五年，三月乙丑朔，

庚寅爲二十七日，旣死霸，下弦至晦日之通稱，古代每月分爲四分，自朔至上弦爲初吉，上弦至望爲旣生霸，望至下弦爲生霸，下弦至晦爲旣死霸也，王初各格伐𤞻𤞻，大約厲王末年，𤞻𤞻已極猖獗，詩記宣王伐𤞻𤞻，在宣王初年，可知，厲王出奔彘，彘今在山西平陽府，疑出奔彘者，亦以避𤞻𤞻之鋒也。

𠀤𠀤，不知爲何字？以亦審之例推之，從囧𦥑聲者，𦥑𦥑之地，不知在今何處？以音韻求之，左

尹者官名，甲者其名也。

載于《清華周刊》第三百八十三期

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一日

傳有「彭衙」之名；猶，古時皆讀爲語，彭衙與廬，聲極近。史記周本紀有「伐彭衙氏」之文，戲，廬，古更不分，可知彭衙，彭戲，當即譌攝一音之轉。以今推之，其他當在涇洛之間，故號季子白盤有「博伐獮狁，於洛之陽」之文也。又詩云：「博伐獮狁，至於太原。」太原之地，聚訟已久。朱子以爲在山西太原府，其後顧亭林非之，以爲在陝西涇原府；其實太原，恐不在今之太原，亦不在今之陝西涇原府也，以意度之，當在今山西汾陽府一帶。以禹貢文意推之可見，又左傳云：「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水經注云：「洮水，卽涑水，涑水，在今之汾陽府也，

賚 即商禮之委積，委積，猶糧芻也。  
貞 歸峯敦作貞。

餗， 羅叔言先生疑爲左傳「師次於某」之次。

今白吉父，疑卽尹吉甫，今本竹書紀年有一條，謂：尹吉父伐獮狁，在宣王五年，今本竹書紀年歲月固紛亂，然此條或舊本之遺也。詩記尹吉甫伐獮狁在六月，而此云「三月王初格伐獮狁」，則是第一次用兵在三月，第二次用兵在六月，亦甚符合也。

# 王觀堂先生尙書講授記

吳其昌

## 書之意義

古代一切文書皆可統稱爲書。召誥云：「周公乃朝用書」，蓋皆泛稱一切書也。尙書古時亦簡稱書，故傳記中但引作「書曰」，此正如逸周書一類耳。其後經孔子刪存百篇，於是儒家遂尊之爲經。

## 書之流傳

尙書之流別，及今古文之源委，諸君當皆已瞭然。今略言尙書文字之流傳：尙書至於今日，則真古文與今文，皆已不傳，已無可考。惟漢石經則全用今文，而漢石經拓片，今亦僅存宋洪适《隸釋》所著錄。漢石經尙書，尚有多方立改等細，稍可窺見一二。漢石經之例，經用一家，而以諸家合校之。如詩用魯詩而下註「齊言」「韓言」以明之。漢石經近傳拓本後有零落不成文字一段，其文如破卵狀，如表非表據此段知漢石經詩用魯詩，而兼存齊異文；公羊用嚴氏，而兼存顏氏異文。至於尙書，如用小夏侯本，自漢石經後，有魏正始三體石經，始以古文爲主。最初三體石經，如今傳臯陶謨斷片，作下圖狀：

素  
帝

以古文居中，而以篆隸注於其下，或品字式，如釋文然。可作魏石經以古文爲主之證。所以用古文者，推其意，如因漢用今文，故補刊內書春秋兩古文以補之。今以未列本尙書石經觀之，若爽篇目下不注第幾，故真古文尙書篇目，今遂不可考矣。

## 文字之流變

孔壁古文既出，孔安國以隸釋古文，所謂以「隸古定也」。漢之隸書，在當時即爲楷書。今可考者，惟敦煌石室所存唐寫本隸古

吳其昌《王觀堂先生尙書講授記》

定尚書，尙可彷彿一二。此外則日本尙有唐寫本禹貢，聞法國尙有堯典一篇，英國亦尙有數篇。此外尙有北宋宋次道（其昌按敏求）王仲至（其昌按欽臣）家藏本，呂大臨爲之刊板。（其昌按先生言呂大臨其實呂大防也。此本大防取其古周易同刊於成都。）晁公武（其昌按德昭）爲之刊石於蜀中，今呂本見刊，皆已不傳。惟南宋薛季宣書古文訓所用，蓋即此本，而古文奇字更多。殆陸德明所謂「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之本也。

### 書之傳註

尚書今古文皆已絕，惟因漢舊之說，略存一二而已。自晉梅頤爲孔傳盛行之後，歷六朝隋唐不改。唐且爲之疏，而僞孔傳遂定爲功令矣。宋時功令猶存，僞孔舊傳，惟當時士大夫已多不信。如蘇軾東坡舊傳，王安石王雱尚書新義，多去注解經。其後林之奇尚書全解亦然。至朱子始決然疑之爲僞。弟子蔡沈作書集傳，多仍所說，其堯典全篇洪範洛誥大半，則全錄朱子未成注藁，又宋人說之可採者，蔡氏已皆收之。近代如王引之經義述聞之比類經文，專解助辭，於是章句訓詁，稍稍明白。然其不可通者，終不可通也。

### 堯典

典說文云：「大冊也。象冊在竹上。」大冊云者，古代典冊，本有長短；上古不可考。漢制六經尚書長二尺六寸，孝經長一尺二寸，論語長八寸。此云大冊，別於冊之小者。

### 粵若稽古帝堯

漢儒以粵若稽古爲句。馬融云：「順考古道。」鄭君云：「稽古同天。」其實當作「粵若稽古帝堯。」朱子卽作如此句讀，是也。朱子以粵若爲語助辭，引召誥「粵若來三月」爲證，說是然證據猶不止此。孟鼎：「粵若翌乙亥」，漢書歷律志引佚武成：「粵若來二月」，漢書王莽傳：「粵若翌辛丑」，皆可爲證。

### 典

克明俊德

僞孔傳所言尤非，大學所引云：「康誥曰：克明俊德，帝典曰：克明俊德」，則俊德當指一己之俊德也。

辨章百姓

此句極可疑，後人之疑堯與者亦多因此句。因古書中無「姓」字，而「姓氏」之制，至周始成，且皆女人用之，惟金文中多生字，此「百姓」亦當作「百生」。「百生」者，百官也。此與下「黎民於變時雍」「百生」「黎民」對文。

宅南交

後儒以謂宅嵎夷曰陽谷，宅西曰昧谷，宅朔方曰幽都，而此獨曰宅南交，遂疑有脫文。故孔傳蘇傳皆以謂當增「日明都」三字，未是。王伯申經義述聞據金仁山通鑑前編引尚書大傳：「夏祀大交，秋祀柳毅，冬祀幽都。」之文，以謂當作「宅□□日南交」，於義略近。

曰昧谷

今文尙書作柳毅，以意度之，古文尙書當作卯谷；鄭康成改作昧谷，昧卯雙聲相近也。此有明證：三國志虞翻傳譏鄭康成冥昧不分，可以考見。其實柳亦從夊，不盡從卯。石鼓文作𦨇，散氏盤作𠂔，皆其明證。

寅錢日入

錢，古文本當作淺，馬融作踐解於義稍近。僞孔傳改錢以偶賓，義失之巧。

庶穀咸熙

熙，光與廣同，故此熙當訓廣。但史記引鄭玄注：「熙，興也。」熙興聲相近，興在蒸韻，熙在之韻，此爲蒸之對轉韻。

晦諸若時登庸

此或是倒文，當作「咨疇若時登庸」。「疇若」二字當連綿而不可分。下文云：「咨疇若予采」，舜典云：「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疇若予工」，皆疇若不可分之證。

詮證可乎？

堯典文中「乎」「哉」等語助辭，此亦疑問？古書中不見此等字，此等字至四書始多用之。詩經則以韻文須協韻，故或間用。其他散文，此等虛字極少。後儒於此約有二說：一說古有此等字，後因書於竹帛不便，故省去之。一說古無此等字，後人所加，今亦未能遽加判斷。雖然「乎」「哉」問辭或嘆辭，古書中尚亦有之；惟「也」「矣」等首尾辭，古書中直未嘗見。

靜言庸回象共滔天

此事不能深考，以天問考之：「康回憑怒，地何以故東南傾？」似指工共觸不周之山事；康回或卽康回之誤，然詛楚文云：「今楚王燕相康回無道」，似康回又未嘗誤，且不似人名，此事不能深考。

試可乃已

試不可乃已也。古書中此等文法甚多。

瞽子

史記五帝紀以謂盲叟子，汪容甫考瞽爲古時官名，其說是。國語「虞幕能聽協風」（其昌按鄭語）恐虞舜之祖先世爲樂官也。

王蓮常按呂覽謂：「堯時瞽叟忤五弦之琴，作以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此亦瞽叟爲樂官之證。

帝曰我其試哉

馬融、鄭玄、王肅等古文本，皆無「帝曰」二字，惟論衡史記所引今文本有「堯曰」「帝曰」等字。爲孔傳大約依今文本添入，依古文本，則「吾其試哉」爲四岳語。

媽

今在山西。先儒傳說：「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此甚可疑；堯舜以前之君，如神農、黃帝、太皞、帝嚳，皆在東方。堯舜以後之君，如夏桀時之太甲，卽今定陶，亦在山東。又如堯葬於成陽，成陽近今之濟南。又如孟子云：「舜東夷之人也。」又昔人所言虞邑，約在今河南歸德府一帶；是堯舜亦居於東方。恐平陽、蒲坂等處，因一時遭洪水，遷徙高地耳，未必即都於是也。

盤庚上

卜稽曰

稽，本作乩，龜甲文中屢見「王田日」之文，卽占之奇文，亦卽乩之初字也。

其如台

如台，猶今言奈何，史記引書皆改作奈何，卽其證也。古如台聲與奈何近，今覺其遠耳。

格謹天命

此當作「勞勤大命」、「勞勤大命」，古之成語，金文中屢見不窮：凡一見於單伯鐘，再見於毛公鐘，三見於神祀祭義所引衛孔悝鼎銘云：「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於蒸鼎鼎」，皆可為證。蓋古文勤，見於金文者作堇——如毛公鼎——故訛作謹耳。

汝猷黜乃心

乃，余汝同訓。後世「乃」通「迺」，古金文中則語助辭作迺，乃汝作乃，割然分明，不相混淆。至於婚友

孔傳云：「僚友」是也。古者同僚爲友。金文中又有「太史友」「內史友」等可證。相時憲民

吳其昌《王觀堂先生尚書講授記》

說文懲字下引舊云「相時懲民」，此古文尚書也。今文尚書漢石經作「相汝散民」。懲，今人讀爲愴，非也；蓋懲從心，從刪省聲，與散音相近。懲，說文「疾利口也」。墩煌石室古寫本尚書尚作「懲民」。其猶可撲滅。

此疑問辭，言不可撲滅也。若言鵠通尚不可，其猶可撲滅乎？

動用非德

與上文「動用非罰」語相應對。罰，刑罰；德，德澤。蓋即刑賞。

汝無悔老成人

古文尚書作「汝無老侮成人」，是也。今文尚書漢石經作「女毋翕侮成人」。「侮成人」三字，今古文皆連。蓋古之成語然也。淺人習見老成人字，此遂臆改之耳。「老侮」與下「弱撫」語相對應。

各恭爾事

凡尚書例：恭敬字，皆作恭；供奉字，皆作共。雖然不素段，燃堂古文尚書撰異言之義詳。此恭字當作共，或作𦥑。作恭者，唐衛包所改也。燉煌石室本皆作共，可證。

盤庚中

誕告有寢

孔傳作「誕告有寢，其有衆」爲句，非也。蔡傳至寢斷句，是。

保后省惑

今文尚書漢石經作「晉高」。按三體石經作「保后告惑」。考三體石經京字作彙，則彙字爲高字無疑，究竟作惑，是抑作高，是今

不可考。

不其或精，自怒曷瘳。

漢石經作「不其或迪，自怨曷瘳。」所以作迪者今不可知，作自怨是也。

予逐續乃命

迓，當作御；今作迓，亦唐人所改也。御之館，本同訶。詩所云「百兩御之」，其諱即迓也。古書中無作迓者，惟儀禮公羊曾假作訶，而亦無迓字。迓，俗字也。

汝有戕則在乃心

則，當作賊。蓋古賊字作賊，文相似而誤也。然此文疑有脫落；今按散氏盤有語與此文極相似。其文云「予有散氏心賊，則爰千剗千。」

具乃貝玉

說文云：「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蓋古者以貝爲錢幣，今地中尚有發見者，又古代泉幣類皆用小貝，其大如今人貫於兒童手腕上者，古時貝幣以繩貫之，十貝爲一貫，卽所謂「一朋」是也。鄭康成注「錫我百朋」云：「五貝爲朋。」漢書食貨志云：「二貝爲朋。」其實二說皆未確，十貝爲朋也。朋字古文作𢵤，像十只相貫也，此與厔字古文作𢵤同義。然古者貝幣亦不易得，故有以骨琢成貝形以代之者，更後有以銅鑄以代之者。

轉遇姦宄

暫卽「民興胥漸」之漸，欺詐也。遇，邪也。經義述聞引莊子胠篋篇知詐漸毒，四字並列，可以爲證。又荀子不苟篇：「小人知則攘盜而漸。」又議兵篇：「招近募選，降勢詐而尙功利，是漸之也。」又正論篇：「出幽陰而下漸詐矣。」是皆以漸爲詐之證。遇字之訓，淮南子原道訓「偶瞞智故」，又本經「衣無偶差之制」，隅差，卽偶瞞，皆不正也。故遇字當訓邪，因偶瞞爲古今字也。又詩云：「寇翦

姦宄」四字並列，與此云「暫遇姦宄」文法正同。

無遺育

育，卽育字。堯典云：「教育子。」史記五帝紀引作：「教育子。」卽詩所云：「鬻子之閔斯。」卽康誥所云：「無遺鬻子羞。」義皆同也。育，聲近，故通用。堯典育字，皆作育字解，此育字當作育字解，無遺育猶言無遺類也。」

盤庚下

今予其敷心優質揚歷，告爾百姓於朕志。

古文尚書作：「今予其敷布心腹臂腸，歷告爾於百姓於朕志。」是也。蓋優質揚三字，卽腹臂腸三字之誤也。

震動萬民

今文尚書作：「祇動。」祇與震聲相近，此爲之蒸陰陽對轉字。

沖人

卽童人，意謂童子，沖，童聲相近。

嘉績於朕邦

漢石經連上句作：「因德綏續」，綏與嘉聲相近，古韻同在十七部。

尙皆隱哉

說文序：「隱括有條理。」然此隱字不必作隱括解，當訓爲痛，痛之爲言，憂愁苦痛之謂。

高宗彤日

此篇書序以謂「高宗祭成湯」，其說全非。若爲高宗祭成湯，律以尚書文法，不當如此。今以逸書證之，漢書歷律志引伊訓云：「伊

「伊祀於先王」史記周本紀引秦晉云：「太子發上祭於畢」以此例推，則文內亦當有「高宗形日」字矣。今更以龜甲文「王賓——形日」考之，王賓形日，即爲祭王賓之日，則高宗形日亦爲高宗之子祭高宗之日也。故此篇先儒皆以爲武丁時文，獨金仁山（履祥）尚書表注云：「祖庚時文」其說是也。

祖己曰

祖己一人，先儒聚說紛紜，疑卽孝己也。孝己爲人，一見於荀子，再見於莊子，三見於漢書人表，四見於孔子家語。然雖屢見不一，而皆但言其爲善人，而不言其爲高宗何如人。惟世說新語言語篇引漢陳元方言：「高宗放孝子孝己。」云高宗因後妻之言，殺孝己，其言必有所本；是孝己爲高宗之子明甚。殺非必殺之，如云：「殺三苗於三危」，蓋放之也。龜甲文中，有祖丁下連父己父庚一條，可見己與庚皆爲武丁之子，蓋無可疑。武乙稱之，則爲父己父庚，武乙之子稱之，則云祖己祖庚也。無豈於昵。

昵同尼，其讀爲近。郭璞注爾雅引尸子云：「悅尼而來遠」，卽論語近悅遠來之意，也可以爲證。

微子

父師少師

父師少師，今文尚書家以父師爲箕子，少師爲比干。但古文家則以謂父師名疵，少師名彊，以爲另有其人。論語「太師摯適齊，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古文家不以爲魯之樂官，而以爲殷末之樂官，磬卽磬陽卽強聲相近也。

我舊云刻子

此語實不能解，王充論衡引今文尚書作「孩子」，更不易知。

泰誓

吳其昌《王觀堂先生尚書譜授記》

其昌問王引之經義述聞列二十四證以證明伏生所傳有泰誓其說何如先生云伏生所傳恐未必有泰誓但西漢今文尚書家所傳則多有泰誓耳。

牧督

牧孔壁古文作「𠂔」見說文所引。

逃矣

郭氏爾疋注引作「退矣」義皆同。

嗟我友邦冢君御事

此當連作一句讀下文如大誥書屢有「冢君御事」連舉之文可證冢君邦國之君御事邦國之大臣。

師氏

師氏掌掌軍旅之官詩雲漢毛傳「師氏弛其兵」可以爲證又彝器中有衆卣者有云「王命之以成周師氏成於○阜」亦可證師氏掌掌軍旅之官也彝器中所云宗周成周割然不同宗周指歸京西周成周指洛邑東周是東西周師氏之官皆掌兵也故顧命有云「師氏虎賁」師氏與虎賁連舉可以見矣周禮以師氏爲掌教化之官非是。

微，虞，彌，牒

微字向無確解亦不知其地在何處今始知在陝西鳳翔府大散關一帶何以知之散盤有雙字蓋卽籀字因襲敷箋有字卽爲籀字故散盤之籀亦必爲籀字可知古者眉微聲同故每通用如春秋左氏傳「作郿」公穀傳「作微」又眉籀字古亦有稱微籀儀禮釋文「眉古文作微」又爾疋注一本作微皆可以通用之證故散盤之眉卽微也散盤出於陝西鳳翔府間則古時之微亦當在此間矣其昌問散盤亦有微字何以一文而微眉同出先生云散盤之微係指人名。

不適

適史記引作用，適本同出，不知因何由又變而爲用也。

卿士

彝器中每作「卿事」義同，蓋士本訓事也。其位在大夫司徒上。

易哉夫子

易當讀冒，蓋易字本作勑，從力冒聲。詩云：「懋建大命。」盤庚「懋簡相爾」之懋，皆當讀若冒，不知因何變讀若泐。漢時尚讀爲冒。燉煌石室近發現一玉符詔書，中有云：「可不冒哉。」可證。

如虎如貔

今文尚書作「如虎如貔」，一考班固典引，在後漢書所載者云：「遂自北面虎貔其師，革滅天邑。」文選所載者作「虎螭其師」，其實皆當作離。說文：「离，猛獸也。歐陽喬說。」歐陽喬卽傳今文尚書之歐陽高也。

弗御免奔

御，常作迎，衛包所改。

洪範

惟十有三祀

古時紀年之文，亦不一致。此云：「惟十有三祀。」金縢云：「既克商二年。」其實武王於十一年克商。洪範、金縢同在一年也。又古人云：「夏曰歲，殷曰祀，周曰年。」說亦不確。不獨商稱祀，周初亦稱祀。彝器中亦屢見之，與此文皆可爲證。十有三祀，從文王受命之年起也。

惟天陰臨下民

臨猶陟字，馬融注：「降也。」陟字之訓爲升。

我聞在昔

「在昔」連文，古之成語。

鰥則殛死

殛，古書皆作極，誅也。誅不必殺，凡放伐等皆可言誅。

農用八政

廣雅：「農勉。」洛誥：「茲予其明農哉！」呂刑：「穡降播種，農植嘉穀。」明農，猶言龜勉；農植爲言勉植；皆農當訓勉之證也。

思曰容

今文尚書作「思心曰容。」

無虐焚獨而畏高明

高明，猶言顯赫。老子云：「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意亦指顯達之家也。

五口來備

今文尚書「五是來備」，漢人亦有作「五氏來備」者。

金縢

是有丕子之責于天

此古文也，今文作「負子之責」，史記引書同負子，公羊作「負茲」，其實此當作不慈，春秋時有宋公名丕慈，即不慈也。

于仁若考

仁古通僉考通巧余仁若考猶昔余僉且巧。

敷佑四方

敷佑其義實同敷有孟鼎：「匍有四方」與此正同。

王翼曰乃寧

翼嘗作寧本字作呈此唐人所改。

康誥

乃洪大誥治

爾疋：「鴻大也。」鴻通洪，洪亦大也。

天畏棐忱

天畏匪忱，猶言天威不可常也。棐，同匪忱，信也。棐忱，言不可信也。與下文「難保」意正一致。

汝陳時臬司

孔傳作「汝陳時臬」斷句非也。臬司二字連文，猶下文言臬事。

要囚

要囚，即幽囚，要，幽音同相通。詩「四月秀穠」夏小正作「四月秀幽」又多方云：「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勦」又云：「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若可爲證。

勿庶以次汝封

荀子引以作卽。

惟厥正人

正人與上言政人同；古時以長官爲正，庶官爲事。

乃由裕民

方言：「饑裕，道也。」

大誥

寧王遺我大寶龜

寧王，卽文王也。君奭：「昔在上帝剗申勸寧王之德。」禮記緇衣引作：「周田觀文王之德。」可證。蓋寧字古文作𡇁（如毛公鼎）而文字古文作𡇁（金文中屢見）字形極近，故易誤也。

民獻有十夫

獻，今文尚書作儀，陰陽對轉字也。

嗚呼肆哉爾庶邦君

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引日本唐寫本尚書作：「嗚呼肆告我爾邦君。」

酒誥

乃穆考文王

先儒說：「王季爲昭，文王爲穆；其後武王爲昭，成王爲穆，故云穆考。」其實非也。周初恐無昭穆之制；穆考，恐當爲美稱也。

惟元祀

指文王受命改元事，非指祀事。

自洗膜

洗膜，疊韻，亦古之連綿字也。

我西士棐徂

棐徂，通匪且。詩「匪且有且」毛傳：「且，此也。」且，亦有往意。孫仲容說：「匪且，猶言非自今始。」是也。又費晉：「徂茲淮夷」金文中有象齒云：「駕淮夷敢伐內國。」徂，皆當訓往。

越百姓里居

史頌敦：「里君百生，帥彝整於成周，休有成事。」「里君百生」恐爲古之成語，或卽用尚書之語，亦未可知。則此「里居」或當作「里君？」

厥命罔顯於祇

多方：「誠淫厥逸，罔顯於天顯民祇。」與此一段，皆疑有脫文譌字，不可強通。孔傳強爲之說，非也。

汝勤毖殷獻臣

劼毖，孔傳云：「劼，慎也。」未諳。上文云：「厥毖毖庶邦庶土。」則劼字蓋與毖同義。又下文云：「汝典聽朕毖。」上文云：「其爾典聽朕教。」則毖字之義，蓋近於教。劼毖，當爲誥教之意。

矧惟若疇

疇，通蹕。蹕，匹也。故引伸之，疇爲類。「若疇」猶言爾輩。

勿斬乃司民酒於酒

辯，右通平。故「辯章百姓」亦作「平章百姓」——其昌按王引之經義述聞言之甚詳。——平，萃，俾，輒，轉互通。故辯，古書皆作使解。

梓材

厥亂爲民

王充論衡引作「厥率化民。」

至于敬寡

敬，古通矜，敬寡，即矜寡，呂刑：「哀矜折獄」，亦當作「哀矜折獄」解也。矜寡，又通鳏寡。

庶邦享

享，本義爲獻，引申爲朝享。

作兄弟方來。

方，國也。易：「不寧方來。」言不寧之國亦來也。金文中「不庭方」，言不庭之國也。此云「兄弟方」，猶言兄弟之國。

洛誥

王如弗敢及

弗敢及，猶言弗敢弗及也。與下「不敢不敬天之休」語正相對。

于惟乙卯

以召誥考之，當是三月乙卯。

澗水東，瀍水西。

周時東京本有二城，蓋洛水東西行，入於河。瀍水南北行，入於洛。瀍水以東之城，所謂成周也。瀍水以西之城，所謂王城也。王城以爲

新都成周以遷殷民成周爲後世之河南府王城即今之洛陽城也。

我二人共貞

貞古通鼎鼎古通營共貞猶言共當共當共當之也。

肇稱殷禮

殷周之際有一費解之事卽文王卽位改元而武王卽位不改元也。武王卽位不改元故凡尚書所記武王時事「惟王十有三祀」「惟十有一年」等皆指文王以來之元非指武王以來之元也。成王卽位有否改元不可考而殷禮則每一新王卽位卽舉行一大祀典是卽所謂「元祀」自是每年祭祀卽以「二祀」「三祀」……紀之大約文王卽位舉行元祀而武王卽位並未舉行元祀故並不改元成王卽位以後至是年新邑成始舉行元祀元祀殷禮也。武王以來已廢至是又復舉行故「肇稱殷禮」也。洛誥後云「惟七年」此七年當是成王新邑成元祀後之七祀也。

尊宗將禮

宗阮文達謂卽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宗是否雖不可確考而宗爲祭之一種則無可疑。

亦未克究公功

敕先儒皆訓爲輔贊不可通敕與彌音同而通彌終也。敕之贊亦當爲終。又大誥「敬文武圖功」又立政「亦越武王率惟敷功」亦皆當訓終。

亂爲四方新辟

亂嗣之誤凡書中語助詞之亂皆嗣字也。

王命作冊逸祝册

作冊官名也。先儒以「王命作冊」爲句，「逸祝冊」爲句，以謂：「王命作爲祝冊，而史逸讀之」非也。當作「作冊逸祝冊」爲句，作冊其爵，逸其名，命作冊之名逸者讀冊也。書序有「作冊畢」之語，文法與此正同；又金文中作冊字屢見，不可勝記，而吳尊有「作冊尹」之文，蓋作冊之官即內史之一，而內史之長則稱內史尹氏也。

惟七年

古人記時法：日在前，月次之年在後，書洛誥及彝器中之戊辰，丁未角，文法皆同。又徐尊有云：「惟王來正人方，唯王廿有五祀，」此蓋以事紀年也。左傳中猶間有此法。

多士

保乂有殷

爾疋艾，養也。艾通乂，保乂亦保養也。

罔非有辭于罰

言無不可數之罪也。呂刑云：「苗民無辭于罰」與此文正相反；此言罰人者，有辭可聲討；彼言罰者，無辭可辭罪也。

猷告爾多士

蔡博以「猷」爲句，非也。「猷告」古成語。

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爾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

三體石經作：「朕不敢後，王曰：繇（告爾多士，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典有冊，）殷革夏命。」與此差甚遠。

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

肆，赦也。猶春秋言「肆大眚」。天邑商，當爲「大邑商」之誤，但傳誤已久，班固典引云：「遂自北面，虎噬其師，革滅天邑，」可

見東漢初已誤。

### 予大降爾四國民命

孔傳以降命爲殺四國之君，非也。酒誥以「天降命」、「天降威」並言，則「天降命」乃天降福也。則此所云予大降爾四國民命者，乃猶言予降福於爾四國之民也。

無逸

則知小人之依

依隱也隱痛也。

否則

否則，卽不則，不則，書中屢見，亦語助辭也。

其在高宗時

高宗，武丁也。中宗，太戊也。今古文家皆如此說；但以龜甲文字考之，則中宗爲祖乙。

其在祖甲

祖甲有二說。鄭康成說：「高宗之子帝甲」，孔傳與王肅皆說爲太甲。又此二節次序，今古文大相逕庭。今文家說，可據朱熹所見之漢石經考之。今按洪适隸釋所引漢石經云：「肆高宗之享國百年，自是厥後，立王……」無祖甲一節，又漢書中引殷之三宗爲太宗，高宗，漢人舊說皆有太宗。實證治安策：「使賴成之廟稱爲太宗」，太宗爲太甲，中宗爲太戊，高宗爲武丁，其次序以高宗爲最後；是今文尚書當無祖甲而有太宗矣。古文尚書則如今本三體石經有下文「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一段，則可以反證此段次序亦當無太宗而有祖甲。鄭康成所見亦爲古文，故以祖甲爲武丁之子帝甲而不以爲太甲也。今古文不同如此。

用咸和萬民

咸和，當作誠和。召誥：「其不能誠於小民。」誠亦和也。

以庶邦惟正之供

正，當訓政。

繼自今嗣王

三體石經作：「繼自今後嗣王。」多一後字，是也。酒誥多士，皆有「後嗣王」之文，是「後嗣王」三字，本是連文也。

無皇曰

皇，當訓況。下文：「則皇自敬德。」今文尚書作：「則況自敬德。」即其證也。

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

「攸訓」「攸若」二攸字，三體石經皆作所字，是也。爾疋雖有「攸所也」之訓，然尚書攸字，皆當訓用，而惟此二句，則當訓所，蓋禹孔傳見所字不古，故改爲攸，而不知書中攸字，當訓用也。

乃變亂先王之正刑

正刑，即政形也。

否則厥心速怨，否則厥口詛祝。

此否則，亦當作不則。此二句，三體石經作：「不則用厥心章篋，不則用厥口詛祝。」不則，亦即不則，又多二用字。

茲四人迪哲

迪，古同適，故迪哲亦當作由哲；如君奭所云：「爽邦由哲」是也。迪，適，皆當訓用也。

則皇自敬德

漢石經作「則兄自敬德。」兄，況字也，況，益也，言益自敬德也。

允若是

三體石經作「兄若時」，兄亦況也，漢石經作允，允與兄形近而易誤。

君突

其終出於不祥

其終出於不祥，三體石經「終」作「崇」，馬融本亦作「崇」，馬氏云「崇充也」，非也，詩「崇朝其雨」「曾不崇朝」毛傳皆云「崇終也」，蓋此本作崇，崇本當訓終，爲孔傳以訓詁易經文也，今文尚書則文大異於是，漢石經作「道出於不祥」。

不知命不易天應栗謹

漢書王莽傳引作「命不易，天難忱」，此今文尚書也，三體石經亦作「命不易，天難忱」，此今古尚書文相同處：

我造惟寧王德延

三體石經及馬融本，道皆作迪。

天不庸釋於文王受命

多方云「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與此「天不庸釋於文王受命」文法正同，庸釋二字，蓋連文，意言舍去也。又梓材云「用憚先生受命」，用憚與庸釋，疑不無有相通關涉，但以梓材上文「肆王惟德，用和憚先後述民」之文觀之，如用憚之憚，承和憚字而誤也。

格於皇天

格，古文尚書皆作格，而今文尚書皆作假。又方言「格，至也」說文無格字，而有假字，亦訓爲「至」。蓋格，假，假，四字同一義也。

則商實

蔡傳至實字斷句，孔傳作「商實百姓」爲句，蔡傳爲長。但此等處終覺有脫文。

故一人有事于四方

故一人有事于四方，三體石經無有字，又王褒四子講德論引作「迪一人使四方」。王褒所引蓋亦今文尚書使卽事也，亦無有字。厥亂明我新造邦

古今文中「亂」與「率」皆無別，此厥亂亦厥率也。又梓材「王啓監厥亂爲民」之厥亂，亦厥率也。三體石經亂，古文作「卽」，而隸古定尚書率一字或作鹽，文極相似而誤也。

在昔上帝創申勸寧王之德

禮記繙衣引作「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又鄭康成注尚書云：「今博士讀厥亂勸寧王之德。」此三本各不同。惟寧王卽爲文王，則無可疑。——其昌按說已詳上。——勸與觀似從觀爲長。

嘗聞於上帝

冒，當作勗。勗勉也，後衍爲勗。

咸劉厥敵

逸周書「則咸劉商王紂」——其昌按克殷解——咸劉皆殺也。左傳云「克滅侯宣多」——其昌按文十七年——滅亦當訓殺。

小子同未在位

小子，先儒謂指成王，然上文稱「余小子旦」，則此小子，或亦周公自稱。

前人數乃心

此等處乃字或係𠙴字之誤，乃與𠙴字形極相近——其昌按金文中乃作𠙴，作不，故先生云極相近——「前人數乃心」乃作汝解，不可通也。

襄我二人

此二人當然指周召二人，孔傳乃謂指文王武王非也。

篤棐時二人

洛誥：「汝受命篤弼，」篤棐，篤弼，義本同，音亦近。

丕冒

丕冒，大勉也。

多方

王來自奄

奄，即史記所云「魯淹中」之奄，亦即左傳所云「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之奄。

猷告爾四國多方

古時稱一國皆云方，如佚周書克殷解所云之某方某方是也。

惟爾殷侯尹民

尹民，或是尹氏之誤，尚書及金文中多見尹氏，未有稱尹民者。

不克終日勤於帝之迪

迪，馬融本作敘。敘，古文作迺，古迺迺一字，從由從辶，古皆互通也。

以至於帝乙

以孔傳所言推之，帝乙下應有「成王畏相」四字，酒誥云：「自成湯咸，至於帝乙，成王畏相。」與此正同，然三體石經亦無此四字。

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多士云：「大淫佚有辭。」此云：「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屑，卽佚也。多士之佚，釋文云：「馬本佚作屑。」可證。凡書經佚，逸，字日本隸古定唐寫本，尚書未經天寶改字者，皆作俗，卽屑也。說文無俗字，俗，屑，本一字也。從人從戶一也。——其昌接金文中，戶作彳，從人作彳，文本同也。——此圖天之命四字，疑衍文也。

須暇之子孫

須暇下，當有湯字。推考孔傳可見。須暇，亦古之連文也。

爾不忱裕之于爾多方

沈裕，恐仍當作由裕，方言：「由裕，道也。」道之義，二道德稱道，勸導亦稱道。酒誥云：「乃由裕民。」亦言勸導民也。「由裕」轉為「忱裕」，猶「猶豫」之轉為「完豫」，轉為「淫豫」也。其後「忱裕」又轉為「從臾」，今又轉為「慈惠」矣。又下文云：「爾不克勸忱我命。」勸忱二字相連，則此忱裕二字，亦必為勸導之義無疑矣。

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

秉德，亦古之成語。

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洛誥成王命周公云：「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監，當指周公也。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因不克臬

胥伯尚書大傳作胥賦，毛公鼎云：「萬小大楚賦。」楚古同胥。又多正之正，當作征解。又臬，恐卽爲藝。射矢之一作臬，而詩毛傳亦作藝，可證。

顧命

哉生魄

先儒以哉生魄爲月之三日，然疑哉生魄乃爲三日以後之通名，故不係干支。因旣爲通稱，故不能係干支也。下云甲子爲哉生魄之第一日。

王乃洗頰水

洮卽澑。周禮洮故書作澑，可證。

王崩

馬融本作：「成王崩。」又酒誥：「王若曰。」馬融本作：「成王若曰。」故先儒謂成王生時已稱成王，其說亦是。蓋是時謚法尙未成立。彝器中有通敦記穆王事，而文中稱穆王，與此正同。

延入翼室

翼室，孔傳云：「明堂。」此翼字恐當作翌字。疑亦爲衛包所改，闕正：「翌，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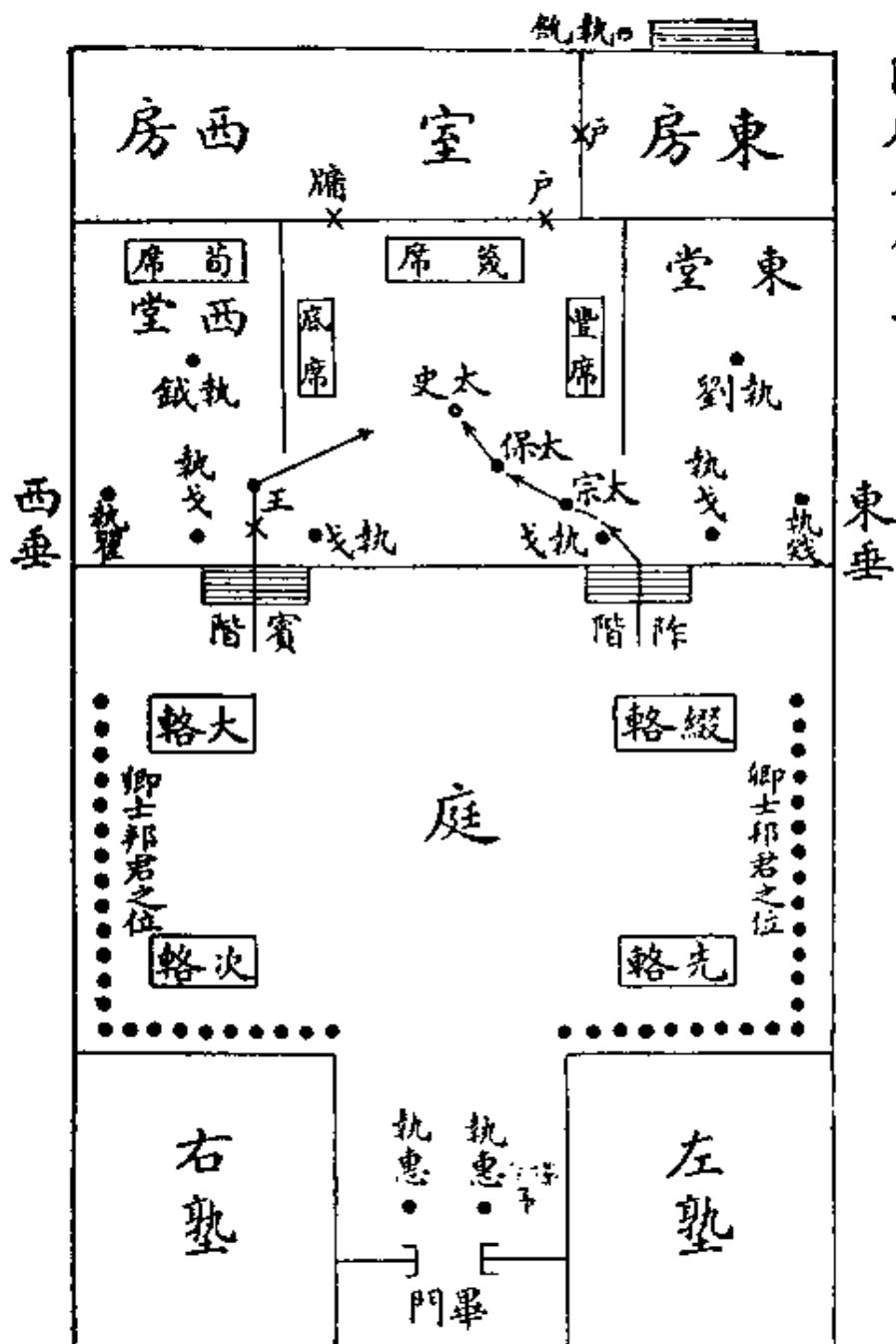
命作冊（句）度（句）

作冊，官名。度事先預度。命作冊度，猶言命作冊預備一切也。後人以冊度連文，非也。

鄭君此文所注之位置，幾於全誤。其根本誤點，蓋由以謂成王卽殯於是堂，此其所以無一不誤也。此蓋純爲康王卽位之吉禮，成王

之殯，自在別宮也。

附顧命位置圖



陳寶

陳寶，先儒以陳設寶器解之，非也。若陳寶爲陳寶器，則當在越玉五重之上矣；今在下，是陳寶亦爲寶器名可知。史記封禪書亦言陳寶云：「獲若石于陳倉北」，如陳寶亦玉器也。

赤刀

赤刀，玉刀也。端午橋藏有赤刀數柄，蓋玉刀而上涂以赤者。內府亦藏有赤刀，高宗純皇帝詩集屢言之。

太保奉介圭上宗奉同珥

白虎通義所引今文尚書作：「大保介圭，上宗奉銅……王再拜對，乃受銅。」但云上宗奉銅而不見增字，不知銅爲何物？虞翻傳云：「天子副璽」，然周時尚無副璽之制。蓋銅如漢時之副璽云爾。介圭卽周禮考工記之鎮圭，同卽冒也。故虞翻以爲同字爲冒字之誤。蓋圭之形作「丂」，而冒之形作「冂」，可以冒於圭上。古文作同。馬融傳云：「大同天下」，蓋諸侯來朝，以天子賜圭爲信；而冒適皆可以配之也。則馬融同冒亦爲一物，此同冒兩字並列，或鄭康成所兼存也。

乃受同珥

受，當訓授，古者授受通用，此上宗授王同珥也。

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

王三宿三祭三咤。孔傳及鄭康成注皆云：「康王祭神。」其實非也。此蓋太保進酒於康王也。古者王者分封諸侯，必饗之以酒，此時太保代表成王以君位授康王，故亦用王者授爵位於臣下之禮，故下文云：「上宗曰饗」，謂上宗命康王饗也。通典九十三引白虎通云：「王再拜興，祭嘗乃授宗人同」，嘗即咤，今文尚書咤作饗——可知祭與咤皆康王自祭後自咤，——咤飲酒至齒也。——非以祭神也。此今文尚書家之說也。故鄭康成尚有一說，亦同今文家言通典奪情議引鄭玄曰：「卽位必醴之者，以醴譬成之也；以醴

嘗成之者，醕濁飲至齒，不入口曰：「嘗既重喪，但行其禮，而不取味。」此即可爲通典所引白虎通之說之疏證也。後世校白虎通者，未嘗引及通典，此說遂無人知。更有一疏證，可以證明此說者，即下文：「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乘輦以酢。」是也。古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此特敵體之主賓然耳；至若臣獻於君，則君不答酢，而臣引爵自酢。此時太保已授王圭同，則已不能代表成王，故退而自守臣禮，既獻於王，復引爵自酢也。

王出在應門之內

天子有三門，路寢之門曰畢門，其外曰應門，再外曰臯門；後鄭康成以爲有五門，又益之以雉門、庫門，不知雉門、庫門，乃魯國之門。故禮記明堂位云：「雉門天子應門，庫門天子臯門。」實一門而異名，則天子仍僅有三門也。

王若曰

今文尚書顧命與康王之誥不分，合爲一篇；古文則析而爲二。馬融本康王之誥自「王若曰」起，梅隨本康王之誥自「王出應門之內」起。

載于《國學論叢》第一卷第三號

一九二八年四月

# 觀堂學書記

王靜安先生講授  
劉盼遂 記

## 通義

師云。古今文之真僞。不獨由事實可以分辨。卽由文義亦可。真尚書二十八篇。皆能寫出真正意思。且極有力。僞古文則語明暢而真意不顯。直如格言集。

師云。真古文前五篇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湯誓。文字皆簡單平易。殷庚以後則繁重。蓋前五篇或由後世重編。不可因是而疑爲僞作。至少亦必爲周初人所作。至商書中之殷高宗肅日西伯戡黎微子。周書中之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康王之誥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諸篇。則皆當時所作。

師云。尚書至於今日。真今文本真古文本皆已不傳。無由而考。惟漢袁平一字石經。則用今文小夏侯本。魏正始三字石經。則用古文孔安國本。尚可由此考見今古文之大概。宋洪适隸釋載有漢石經尚書多方立政等篇。魏石經初刻以古文爲主。而以篆隸分列於下。如今所出皋陶謨斷片是。嗣後以費石太多。改爲直行。如隸續所錄及今出土無逸君奭等石是以表明之。

## 一字石經

## 隸 漢書法

劉盼遂《觀堂學書記》

古

篆

魏書法今所稱爲品字石經在阜

隸

古

篆

魏書法在後

師云。孔安國以隸體寫壁中古文爲隸古定。今可得見者。爲敦煌石室出之唐人寫本隸古定尚書。如海作棄。會作治。然亦不能一致。日本復有唐寫本禹貢。法國有唐寫本堯典。聞英國亦藏有數篇。可見唐初年尚書尚行古文。自元宗命衛包改爲今隸。而古文本遂絕。然陸氏釋文尚存古字。今敦煌出唐寫本尚書釋文。字體多爲隸古。至宋開寶。陳鄂復改釋文以合衛包。於是釋文之古體亦泯。別有宋宋次道王仲至家藏之本。呂大臨取以刻木。晁公武又以之刻石於蜀。今呂晁二刻皆不見。南宋薛季宣著書古文訓。卽用是本。而古文奇字更多。殆卽陸德明所謂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之本矣。

師云。南宋初始有注疏合刊本。

師云。疑僞孔尚書爲僞者。自朱文公已不作注。屬弟子蔡沈爲之。近人如王引之經義述聞。比類經文條理語詞。於章句訓詁皆有裨益。然其不可通者。終不必强通之也。

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 師云。漢人以曰若稽古四字爲句。馬融注爲順考古道。鄭康成注爲稽古問天。其實當以曰若稽古帝堯六字爲句。曰若爲語助詞。如小孟鼎云。雩若翌乙亥。召誥云。越若來三月。漢書引佚武成。粵若來二月。王莽傳云。越若翌辛丑。皆其例也。雩粵越曰古通用。

平章百姓 師云。此句極可疑。因古書中無姓字。而姓氏之制。成於周室。且皆女人所稱。惟金文中百生字常見。此處亦當作百生。與下文黎民於變時雍爲類。盼遠蓋棄今甲盤諸侯百生叔氏教用宅南交 師云。王伯申據尚書大傳。夏祀大交。秋祀柳穀。冬祀幽都之語。謂此經當是宅某某曰南交。其說甚是。

宅西曰昧谷 師云。伏生尚書作柳穀。古文尚書當是卯谷。鄭康成改作昧谷。以與陽谷對文。昧與卯亦聲近也。虞翻譏康成卯卯不分。當謂此事。其實卯卯於古不分。柳石鼓文作榦从卯。散氏散作𠂔。不从𠂔。又龜板有卯幾牛之文。卽劉字。漢人亦以劉爲卯。金刀而非从𠂔。知𠂔與卯古一字而誤岐耳。

汝羲暨和 師云。暨真古文作眾。近出古文石經作衆。

庶績咸熙 師云。古光廣同字。故熙有光廣二義。史記引鄭注云。熙興也。則爲之蒸對轉。

疇咨若時登庸 師云。此文疑誤倒。當作咨疇若時登庸。下文咨疇若予采。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疇若予工等句。皆疇若連而不分之證。

鬻訟可乎 師云。堯典中有乎哉等助辭。古書中所不見。四書中始多用之。後儒謂古本有此等字。以不

便於竹帛逕行去之。或謂古無此等字。乃後人所加。今亦未能確知。以乎哉等詞寘句尾。古書偶或有之。至也矣等詞。則直未見。

靜言庸違象共冶天。師云。天問。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似指共工怒觸不周事。康回或卽庸回之訛。然詛楚文云。今楚王熊相康回無道。似康回亦未嘗誤。此事待考。盼遂謹案孫仲容尙書駢枝云。滔悞爲詭疑也。詭天言不信天命也。

試可乃已。師云。試不可乃已也。盼遂謹案說文新附𠂔字本即可字。古者美惡不嫌同辭。後世則多作分別。因反可爲之耳。

瞽子。師云。汪容甫考瞽爲古樂官名。其說是也。國語。虞幕能聽協風。意虞舜之先祖世掌樂官者也。帝曰我其試哉。師云。古文本無帝曰二字。以我其試哉爲四岳語。史記引今文本有堯曰字。僞孔傳因之誤沾。

釐降二女於媯汭。師云。媯汭今在山西境。古昔稱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此不足信。堯舜之前如神農黃帝太昊帝鑿皆居東方。堯舜之後如桀之太京卽在今山東定陶。又如堯葬成陽。近今之濟南。孟子亦云舜東夷之人也。夏時虞國約在今河南歸德府一帶。足證堯舜建都東方。其平陽蒲坂等處。或時遭洪水。暫徙高丘。非必恒居也。

卜稽曰。師云。稽本作𠂇。龜甲文中屢見王田日之文。因卽占之奇文。亦卽𠂇之初字也。

其如台。師云。猶今言奈何。史記引書皆改作奈何。卽其證也。古如台聲與奈何近。今覺其遠耳。恪謹天命。師云。此當作勞勤大命。勞勤大命古之成語。金文中屢見不尠。凡一見於單伯鐘再鼎。公鼎三見於禮記祭義所引衛孔悝鼎錄云。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於烝彝鼎。皆可爲證。蓋古文於金文者皆作董。如毛公鼎。故易訛作勤耳。

汝猷黜乃心。師云。乃余汝同訓。後世乃通迺。古金文中則語助辭作迺。乃汝作乃。割然分明。不相至於婚友。師云。孔傳云僚友是也。古者同僚爲友。金文中有太史友內史可證。

相時儉民。師云。說文懃字下引書云。相時懃民。此古文尙書也。今文尙書漢石經。作相時散民。然讀爲儉非也。蓋懃从心从刪省聲。與散音相近。懃說文疾利口也。敦煌石室古寫本尙書當作懃。盼遂謹案孫仲容引春秋繁露服制篇。散民不得服雜采。卽用此經中語也。

各恭爾事。師云。尙書字例凡恭敬字皆作恭。供奉字皆作共。段茂堂古文尙書撰異言之纂詳。此字本作共。衛包改也。漢石經殘字及敦煌本皆作共。

### 盤庚中

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襄在玉庭。師云。孔傳以誕告用亶。其有衆爲句。非是。蓋誕告用亶爲句。當從之。盼遂謹案孫仲容云。誕語辭亶依馬訓告也言也。讀爲乃話民之弗率。

如用亶其有衆。句咸造。句勿穀在王庭。句

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戚。師云。今文石經爲保后胥高。古文石經作保后胥鑑。石經京字作棄。知鑑爲高字。然經文本作高柳作戚。今不可定。盼遂謹案孫仲容云。保字上屬爲句。

汝有戕則在乃心。師云。則當爲賊。古賊字作贼文相似而誤也。散氏盤文。予有散氏心賊。則爰干罰干。句法與此頗近。

具乃貝玉。師云。古者以貝爲貨。今所見出土之貝。率大如蠶豆。中有孔可以穿。故古朋字作拜。略象十貝之數。珏字古文作釋。亦同此意。及貝殼日稀。則以骨爲之。

迪高后不乃崇降弗祥。師云。迪乃語詞。孔釋爲開道。非也。今文石經作興降不永。盼遂謹案。永祥古疊韻通用。段氏以永古讀羊。祥亦讀羊證之。非也。崇與興古正齒雙聲。

汝分猷念以相從。師云。不解。

各設中於乃心。師云。設中不解。

暫遇姦宄。師云。王伯申引莊子荀子淮南諸書證暫遇與姦宄爲平列字。極往本經民興胥漸亦一證也。

無遺育。師云。育卽胄字。堯典教胄子。今文尙書作教育子。育子亦幼子也。毛詩蓋子之閔斯康詰無遺粥子羞。皆幼子之意。無遺育猶言無遺類也。

盤庚下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麌告爾百姓于朕志。師云。今文作今于其敷心。句優賢揚歴。句告爾百姓於朕志。  
于訓以優賢揚卽古文腹腎腸二字形近之誤。下文云告爾于朕志。于亦以也。

曷震動萬民以遷。師云。今文石經作祇動萬民。祇震爲脂諱陰陽對轉字。盼遂譯按氏聲辰聲古有  
相通。如解之或體作脰亦作祇。可知師謂對轉似偶誤記。祇在支部非脂部。

肆上帝。師云。爾雅肆故今也。史記引尙書凡肆皆改作達。

肆余冲人。師云。冲童同韻相借孔穎軒分東冬爲一非也。

弔山靈。師云。三字不解。盼遂譯案孫仲容云。弔訓作弔靈讀爲用令。

懲簡相爾。師云。勉大相爾也。

敢恭生生。師云。生生疑卽生意。

鞠人謀人之保居。師云。此語不解。

師云。般庚二篇上篇較可讀。中篇明白易讀。下篇多脫落難讀。

高宗肅目

師云。序謂高宗祭成湯。其說全非。以尙書文法例之。漢書引伊訓曰。伊尹祀於先王。史記引泰誓云。太子  
發上祭於畢。則此經當有肅目于成湯之文。今不然者。知序說非也。又龜板中屢見王賓某肅目之

語。卽謂彫日於王賓某。然則高宗彫日者彫日于高宗也。盼遂謹案師有高宗彫日說一篇。補載觀堂集林中。

祖己曰。師云。祖己疑卽孝己。高宗武丁之子也。龜板中有一條云。癸酉卜行貞王賓父丁<sub>壬</sub>牛。衆兄己一牛。兄庚一牛。亾丈。此辭當帝祖甲所卜。故父武丁而兄祖庚也。迨庚丁則稱父己。迨武丁則稱祖己矣。盼遂謹案據師說。則此篇當作于武丁以後。

惟先格王正厥事。師云。先格王先大王也。西伯戡黎。格人元龜。格人大人也。作動字解者非。典厥義。師云。不解。

### 西伯戡黎

師云。殷周諸侯多稱王。是同時稱侯伯亦兼王號也。

不虞天性。師云。性字初見於此。召誥二見。詩經俾爾彌爾性。卽彌爾生。金文有此例。與上二性字不同。盼遂謹案。毛姑敷云。用蘄眉壽綰綽永命彌厥生。齊子仲姜鑄云。用求考命彌生。皆有永年延壽之意。

師蓋舉此例。

乃罪多參在上。師云。馬注參字累在上。文字有誤。當是參字疊在上。

### 微子

師云。殷末制度漸異於前時。行父死子繼之制。且有嫡庶之分。盼遂謹案師著殷周制度論言之詳矣。

若之何其。師云。其與台同聲。若何言如台。若之何亦言若之何其。

殷邦方興沈酗於酒。師云。興語辭。言殷邦方沈酗於酒也。上文小民方興相爲仇斂。與此同例。我舊云刻子。師云。此語不解。王充引今文尚書作孩子。更奇離。盼遂謹案孫仲容引焦循說爲筭子。筭刻古聲通。較可解。

### 泰誓

師云。西漢今文家所傳。多有此篇。但伏生二十八篇中未必有之。王伯申謂伏書有泰誓。恐不可信。盼遂按段氏古文尚書撰異無泰誓。王師亦不講後儒采輯本。

### 牧誓

牧野。師云。說文引作毋。乃真古文。

時甲子昧爽。師云。無月者月在泰誓中也。

我友邦冢君御事。師云。御事絕句。御事者諸侯國之卿也。

司徒司馬司空。師云。此三公也。周誥之折父農父弘父亦然。

師氏。師云。雲漢傳。師氏弛其兵。彖占文。女其以成周師氏戍於口阜。可知師氏爲掌兵之官。顧命有云。

師氏虎賁。師氏與虎賁同稱。亦其徵也。作周禮者以師氏爲以道教人之官。失之矣。

師云。泰誓中司徒下有諸節二字。解者謂爲符節有司。非也。此蓋爲諸夷之誤字。節古作乃。夷古作九。二一

形甚近也。

**羌羣** 師云。王師敗績於茅。左傳有茅戎。疑卽牧誓之羣。

**微盧彭濮** 師云。微地今墍知在今陝西鳳翔。於周屬散國也。散氏盤作<sup>後古</sup>眉字。眉與微古通用。春秋左氏經築郿。公穀二家經作築微。儀禮少牢饋食禮。眉壽万年。古文眉爲微。爾雅釋水謂釋文一本作激。以上三事皆眉微古通之證。散氏之眉當卽微也。今陝西郿縣略居散氏之眉之東。其得名本於此。卿士 師云。金文中每有卿事。卽卿士也。說文士事也。故通用。位在大夫司徒上。

**恭行天之罰** 師云。恭宜爲共。共奉也。此衛包所妄改。

**勗哉夫子** 師云。勗字从力冒聲。不知何故變爲幽部音。詩以勗寡人禮記引作畜。按詩義勗本當爲冒字。後人以禮記畜音讀之。遂改作今勗爾。

**如虎如貔** 師云。後漢書班固傳。遂自北面虎離其師。革滅天邑。文選載孟堅典引作虎螭。實則正爲說文之离字。說文离猛獸也。歐陽喬說。喬實傳今文尙書之歐陽高也。

### 洪範

**惟十有三祀** 師云。十有三祀自文王受命之年算起。周初稱年亦曰祀。銅器中屢見。又云遇不通處輒加年數足之。三統歷多此弊。文王受命七年。今文尙書皆然。劉歆獨謂爲九年非也。

**洪範九疇** 師云。以今語通之。大法九章也。

我聞在昔

農用八政

殖嘉穀。

五皇極

爲帝之

惟皇作極

而畏高明

時人斯其

凡厥正人

汝弗能使

曰皇極之

惟辟玉食

作內吉作

五者來備

曰謹  
韻賦  
王曲

四

作五時。附述本末作五是乃真今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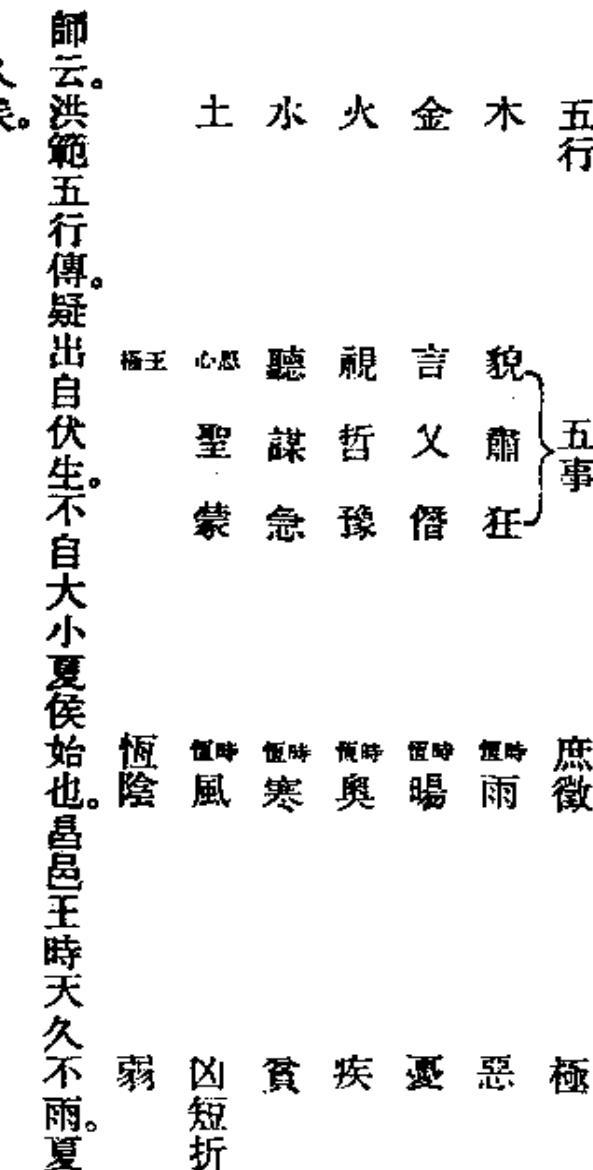
曰肅 師云。貌曰恭。恭作肅。故肅居第一也。餘四徵同此。

曰豫 師云。豫之爲言猶荼也。舒也。與急爲對文。

曰蒙 師云。蒙當作零。衛包所改。

師尹惟日 師云。尹謂內史。如詩之所謂尹氏太師。繼又云。前說非。此師尹乃小官之稱。

六極 師畫表明之如下。



師云。洪範五行傳。疑出自伏生。不自大小夏侯始也。昌邑王時天久不雨。夏侯勝引傳曰。云云足徵其來久矣。

金縢

旣克商二年 師云當卽十有三祀訪於箕子之年。

惟爾元孫某 師云當時冊上必作元孫發。迨編纂時爲成王諱而改作某也。

是有丕子之責於天 師云此古文史記用今文作負子。公羊傳之負茲春秋時之宋公不慈同一語源。

公羊氏釋諸侯有疾曰負茲茲席也。

數佑四方 師云數佑音義皆同撫有孟鼎鉩有四方。

啓籥見書 師云籥疑亦簡之類。

體王其罔害 師云記玉藻注體兆也。

惟永終是圖 師云言歸而待死也。論語天祿永終。

王翼日乃瘳 師云翼本作翌。乃昱之假借。今翼字乃衛包所改。又云周公之事後世亦有行之者。元太

宗之弟突雷告天請代兄死。

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師云孺子蓋猶成王之字。周公稱成王爲孺子王。

盼遂舊案漢人多以少  
兒少子爲字漢人多以少

我之弗辟 師云辟讀爲暨。孔傳是。

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 師云鴟鴞詩既取我子。我子指管叔蔡叔言也。

秋大熟 師云秋乃武王崩後二年秋也。鄭康成謂爲周公出二年之後明年秋非也。

盼遂舊案詳先生  
第四周紀年表

惟予沖人弗及知。師云。沖爲童之借。足見古韻東冬不分。

大誥

猷大誥爾多方。師云。馬本作大誥猷。是也。

弗弔天降割於我家小少延。師云。弔善也。弗弔猶弗漱弗弔矣。

盼遠堂集序弗弔古同字詳永豐縣人印文  
中人論詩書古成語詳先生集中與友輩

中人論詩書

嗣無疆大歷服。師云。大歷服猶大統也。

弗造哲迪民康。師云。造漢書作遺。康誥爽惟民迪吉康。本篇又曰爽邦由哲。又曰茲四人迪哲。此三句

法與此句應有相關之道。

敷賁敷前人受命。師云。王伯申訓賁爲美。

寧王遣我大寶龜。師云。寧王卽文王也。君奭篇昔在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禮記緇衣引作周田觀文王之德可證。鄭注禮記云。今博士本作厥亂。勸寧王之德實則古文今文皆誤。禮記是也。三體石經古文寧作忿。古銅器文字多作爻。二形相近故而致誤。盼遠堂集序王卽文王之說實自吳清廟啓之詳審察集古錄毛公鼎某仲春亦用此說

予翼以于。師云。于借作如往也。

敉寧武圖功。師云。圖功二字成語。下寧人圖功同。敉爲彌之假。終也。

艱大<sub>至</sub>王害不違卜。師云。數語皆庶邦君等相反之辭。而成王復述之也。

越予小子考翼。師云。考翼孫仲容釋爲父兄是也。此蓋據管蔡二叔而言。先生筆未及見。蓋本於舊說。

迷林釋

天棐忱辭。師云。王伯申孫仲容說最佳。棐讀爲匪。辭斯古通用。天棐忱辭者。卽天非諱斯也。康誥天畏棐忱。與小民難保爲對文。

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師云。攸受休畢四字不解。

民養其勸。弗教。師云。養讀斯養卒之養。後漢書竈下養中郎將。亦民養之養也。從來皆訓爲長非。

嗚呼肆哉。師云。肆哉二字不解。

爽邦由哲。師云。此語不解。

惟大艱人誕隣胥伐於厥室。師云。大艱人誕隣五字不能解釋。

天亦惟休於前寧人。師云。休有保佑之意。

義爾邦君。師云。義讀爲宜。以貫下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忘於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爲一句。

天明畏。師云。漢書作天明威。古文真本也。金器威止作畏。此二古爲一字。天明畏卽斥上文天降威言也。

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師云。寧人卽文人也。用以言先王先公。不專指文王。文侯之命。追孝于

前文人。

乃弗肯堂矧肯構。師云。矧亦也。矧下省弗字。言亦不肯構也。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師云。兄考亦父兄也。類上文之考翼矣。

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師云。二句倒裝。卜辭所陳爲天命不僭四字也。僭差也。

康誥

惟三月哉生魄五。乃洪大誥治。師云。此一段疑不能明。蘇東坡移於上篇之首。亦非也。又云。哉生魄爲月之初二三日。劉歆三統曆謂生魄望。死魄朔。非是。又云。洪亦大也。二字並舉。

紹聞衣德言。師云。未解。

若德裕乃身。師云。未解。

侯甸男邦采衛。師云。五服中加以邦者。所以儼句。

越厥邦厥民惟時敍。師云。時之言持也。訓爲承。

乃寘兄勸。師云。吳清卿謂大誥康誥皆武王作。非。大誥有寧武圖功句。知非武王時作。若康叔之封。各書皆謂在成王時也。

宅心知訓。師云。宅今文作度。尙書通例如此。

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師云。乃服。服訓事。言汝之職事也。以冒下文三事。弘

王應保殷民一事也。助王宅天命一事也。助王作新民三事也。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師云。司字句絕。下文時臬事同。古事司通用字。詩三有事毛公

鼎三有司亦一實也。

又曰要囚 師云。要囚當讀爲幽囚。詩四月秀蕘。韓詩作秀幽。此要幽古通之證。考要囚爲古之成語。多方要囚殄戮多罪。又云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要囚與殄戮與戰相偶爲文。其義蓋可略知。

元惡大憝 師云。此仍接上文寇攘姦宄言。

不率大戛 師云。大戛不解孔傳訓戛爲常。不知何以然。

乃別播敷 師云。不解。

矧惟不孝不友<sup>至</sup>刑茲無赦 師云。知不孝不友之有罰。自文王始。盼遂謹案先生此意曾於殷周制度論發之。

乃由裕民 師云。方言猷裕道也。君奭告君乃猷裕。

用康乂民作求 師云。求讀若詩君子好逑之逑。詩世德作求。皆訓爲匹配矣。

爽惟天其罰殛我 師云。爽語詞。

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 師云。蔽時忱二字未詳。

不則敏德 師云。不則二字語詞。

不汝暇殄 師云。孫仲容引詩不殄不暇及左傳不汝瑕疵也。解此文極墮。

乃以殷民世享 師云。享謂享國也。由此足證康叔得國於殷矣。全其作司寇在得國前後不可考。

酒誥

乃穆考文王 師云。穆昭文武皆美名。由廟制言之則遞相穆昭。然此處恐亦非廟號。

惟天降命 師云。降命謂降福也。盼遂謹案降命乃古成語。禮運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亦一證也。先生與友人書論詩書中成語云。酒誥云。惟天降命肇我民。天降命正與下文天降威相對爲文。多方云天大降顯休命于成湯是也。傳以爲天下教令者失之。天降命于君。謂付以天下。君降命于民。則謂全其生命。多士云。昔朕來自奄予天降爾四國民命。多方云。予惟大降爾命。爾固不知。又云。我惟天降爾四國民命。又云。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蓋四國之民與武庚爲亂。成王不殺而遷之。是重予以性命也。傳以民命爲四國君。以降爲殺。大失經旨矣。

惟元祀 師云。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因而不改。

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師云。不解。

自洗腆致用酒 師云。洗腆古連綿字。真義不知。

爾大克羞耆惟君 師云。未解。

在今後嗣王酌身 師云。酌身未詳。

厥命罔顯于祇保越怨不易 師云未解。

我西土棐徂 師云孫仲容云。棐徂猶言非自今始是也。詩周頌。匪且有且匪今斯今。傳且此也。匪且與  
柔徂通。且亦有往義。費誓徂茲淮夷銅器有金。南云。惄淮夷敢伐內國。徂茲二字連用。有前此少前之  
意。

不腆於酒 師云。腆疑爲酒之譌。

迪畏天顯小民 師云。天顯二字成語。多方罔顧於天顯民祇。天顯與民祇連言。與此處亦相類。  
經德秉哲 師云。四字爲對文。

惟御事厥棐有恭 師云。恭本爲共字。衛包所妄改。

越百姓里居 師云。居疑爲君之誤。史頌敦里君百生。師譽盤於成周。休於成事。里君百生。恐卽本諸書  
之百姓里君也。里君者一里之長。此亦古之成語。

自成王咸至於帝乙成王畏相 師云。詩成王不敢康。傳誥爲成德之王。國語叔向引則釋以爲周之成  
王。故疑成王爲成語。盼遂謹案酒誥之成王與畏相對文。

厥命罔顯于民祇保厥怨 師云。此語未解。然與多方罔顧于天顯民祇句極相類。

汝勤毖殷獻臣 師云。傳訓勤毖爲固慎非也。此與上文厥誥毖庶邦庶士文法正同。疑訛爲誥之誤。又  
下文汝典聽朕毖。亦與上文其爾典聽朕教同例。知毖與誥教同義。是誥毖爲古成語也。

矧惟爾事 師云。事字同史同吏。言爾之屬官。  
服休服采 師云。不解。

矧惟若疇折父薄違農父若保弘父定辟 師云。疇同讐。簪匹也。謂康叔之儻匹也。折父薄違一句。農父  
若保一句。弘父定辟一句。當從蔡沈集傳讀。

矧汝剛制于酒 師云。剛制于酒四字總結上文。

有斯明享 師云。四字不解。

勿辯乃可民涵于酒 師云。八字爲一句。辯俾也使也。

梓材

師云。梓材篇爲尙書中最難讀之篇。

至于敬寘 師云。敬爲矜之借。呂刑哀敬折獄。敬亦借作矜。矜寡者鰥寡也。  
庶邦享 師云。享謂朝享。

作兄弟方來 師云。兄弟方猶言兄弟之國也。易不寧方來。詩幹不庭方。皆以方爲國。孔傳以方爲萬方。  
大失經旨。

自古王若茲監 已若茲監 師云。若茲監皆上無所承。爲上方有脫文之證。盼遂謹案上文有王啟監  
厥亂爲民之語。似此二監字所本。師意不謂然也。

汝若惄越曰 師云。未解。

曰予固厲殺人至戕敗人宥 師云。全不可解。

合由以容 師云。不解。

厥命曷以引養引恬 師云。不解。

### 召誥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 師云。越猶及也。書凡言越某日者皆言逮及某日也。又云召誥洛誥古當是一篇。召誥首記日月。洛誥末云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此記年也。殷周間記事之體乃先書日次月次年。如殷人卜文及庚申父丁角及戊辰彝皆然。周初銅器或先月後日。然年則皆在文末。故定此篇召誥與下洛誥爲一篇文字矣。

越若來三月 師云。來猶來年來世之來。來三月者謂下三月也。

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 師云。休本美意。然尙書中休字多作盡用。此處休字與恤對文。

夫知怀抱攜持厥婦子 師云。夫猶言人人也。

徂厥亡出執 師云。不解。

面稽天若 師云。面讀爲勔。勉也。天若古成語。

拜手稽首旅王若公 師云。旅陳也。陳幣於王及公之前也。

王來紹上帝 師云。紹上帝嗣上帝。尙書中昭詔字多作紹用。

我不敢知日有夏服天命惟有曆年 師云。我不敢知日五字乃當時語法。羌無實義。

洛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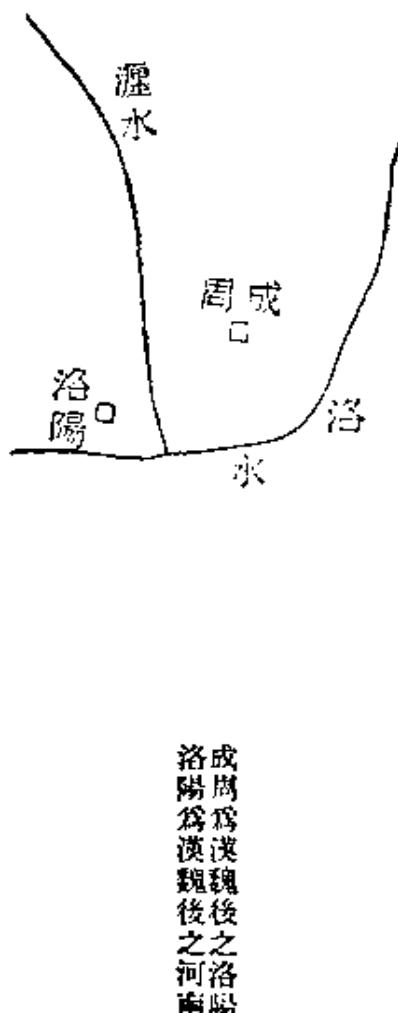
朕復子明辟 師云。宋人釋復爲白。可從。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 師云。弗敢及猶云弗敢弗及也。下文成王云公不敢不敬天之休。與此語爲對。

佇從王於周 師云。周宗周謂鎬京也。

以功作元祀 師云。三統曆云。周公七年後爲周成王元年。卽此所謂元祀是也。

我卜澣水東瀍水西惟洛食 師於觚上作圖明之如左。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師云。王命周公留監成周也。士也師也工也皆官也。多士奔走臣我監。卽此也。監亦謂之宗。多士云比事臣我宗多遜。

王雖稱殷禮。以功作元祀。師云。殷周之交。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卽位不改元。此至不可解之事。書中凡記武王時事。所云惟十有三祀。惟十有一年春等。皆數由文王以來之元。非數由武王以來之元也。成王之改元是否在卽位之初。亦不可知。據殷禮則每一新王卽位。卽舉行一重大祀典。卽所謂元祀。是後每年大祭亦因以二祀三祀四祀等文紀之。大約文王卽位舉行元祀。而武王卽位。以文王圖功未終。不肯舉行元祀之禮。故並不改元。成王卽位之後。又恰逢新邑之成。故舉行元祀。元祀本殷之禮制。自武王以來已廢。至是又復舉行。故云肇稱殷禮也。洛誥末云惟七年。實卽此以元祀改元後之七年也。

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惇宗將禮稱秩元祀。盼遂謹案宗祭名。與元祀之祀蓋卽一事。記功宗者蓋王記周公之功而舉宗祭。故因以作元祀也。惇宗將禮之文雖難知。然其意爲舉行宗禮可見。故亦因以稱秩元祀。此二文比類而觀。則宗爲元祀之祭。固可略摹而得也。師引阮文達之說。謂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證此宗爲祭。然究不如推覈本文之爲安也。

孺子莫朋其往。師云。其往二字不可解。  
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敍弗其絕。師云。不解。

彼裕我民無遠用戾。師云。不解。

逐衡不迷。師云。逐衡二字不解。盼遂謹案此語疑與堯典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之語同意。逐古作御。衡謂衡鹿也。

亦未克敉公功。師云。敉同彌。終也。大誥敉文武圖功。立政亦越武王率惟敉功。

亂爲四輔。師云。尙書中亂字多爲率之誤。隸古本率與箇相似。

公功肅將祇歎。師云。全句不解。

我惟無斁其康事。師云。康事二字不解。

其大惇典殷亂民。師作一句讀。云惇典二字不解。

亂爲四方新辟。師云。亂爲嗣之誤。凡書中語詞之亂類皆嗣之形誤。

考朕昭子形乃單文祖德。師云。一句全不解。

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師云。寧安也。詩云歸寧父母。孟爵云。惟王初盼遂謹案年于成周。王命孟寧鄧伯。是上下相存問通稱寧也。王以秬鬯寧周公。周公尊也。

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師云。明禋以下八字乃周公述成王命併告周公之辭。

戊辰王在新邑蒸祭歲。師云。周禮注。夏曰歲。周曰年。盼遂謹案鄭注此處不可以周禮解書。

王命作冊逸祝冊。師云。前人讀王命作冊句絕。逸祝冊句絕非也。此七字原作一句讀。作冊官名。盼遂謹案

金文亦言作冊內史某。或但云內史某。其長曰作冊尹。亦曰內史尹。亦單稱尹氏。皆掌冊命臣工之事者。此云作冊逸。猶他書言史佚尹佚矣。祝冊猶金縢之言冊祝。

王賓殺禋咸格。師云。王賓謂文王武王死而以賓禮事之。故稱賓。殷墟卜辭屢云卜貞王賓某某。王賓以下皆殷先王先公名。知此王賓卽謂文王武王矣。

王入太室裸。師云。先燔燎而後裸者。亦周初禮。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肆獻在裸前。知旣灌迎牲爲後起之禮矣。今以禮義言之。則裸者古非專用於神。其用於神也。亦非專爲降神之用。周禮小宰職。凡賓客贊裸。大宗伯職大賓客則攝而載果。小宗伯職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瓊果。肆師職大賓客贊果將。鬱人職掌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大行人職上公之禮王禮再裸而酢。諸侯諸伯一裸而酢。諸子諸男壹裸不酢。郊特牲諸侯爲賓灌用鬱鬯。是古於賓客亦以鬯爲獻酢。其於神也亦當用以歆之。而不徒用以降之也。殷虛卜辭紀祭祀所用之鬯自六卣以至於百。其多如此。又此諸條中。別無酒醴之文。則裸之事所以歆神而不徒以降神明矣。知裸之爲歆神而不徒以降神。則無惑乎其在殺禋之後矣。古求神之道。亦多端矣。或以氣。或以聲。或以臭。其次雖有不同。而其用則無或異。周人先求諸陰。故先灌。殷人先求陽。郊特牲以樂當之。然燔燎之事亦求諸陽之一道。魂氣歸天。其說蓋古殷周之間此意尤盛。書召誥曰。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詩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又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神旣在天。於

是有燔燎之禮以格之。煙炎之徹於上。較聲音之號之詔告於天地之間者。尤爲有象矣。觀殷虛卜辭所紀祀先王禮。大抵先袞次卯次薙沈。或先袞後沈。或先袞後卯。周禮之取肆營燔燎與炳燭合類焉。亦商袞禮之具體而微者。其次雖異。其用則同。知禋祀之用以降神。而不徒以歆神。則無惑乎其在裸之先矣。論述中洛諸家及宋林清廟博士論洛誥於先國後釋之文尤屬特有闡解發先正所未發今故錄取集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師云。餘尊末云。惟王來正人方。惟王二十有五祀。與此句皆以事紀年者也。左傳中屢有惟寡人某事之歲。亦其遺法。

多士

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師云。帝斥殷紂。前人皆釋上帝非也。

惟天不畀允固固亂。師云。全句不解。

上帝引逸。師云。此語不解。

誕罔顯於天。師云。此語不解。

誕淫厥沃。師云。此語不解。

王曰。猷告爾多方。師云。猷告當爲告猷之誤。多方王若曰。猷告爾四方。與此同誤。

亦惟天不建保又有殷。師云。爾正艾養也。艾又古通。

朕不敢有後。師云。隸續所載三體石經作朕不敢後。下有王曰。繇。則與今本大有歧牙。

肆余敢求爾于天邑商。師云。肆猶赦也。左氏傳肆大眚。天邑商當爲大邑商。龜板中多有大邑字。然此誤相沿已久。班孟堅典引云。遂自北面虎螭其師。革滅天邑。是大邑在漢時已誤爲天邑。

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師云。酒誥以天降命與天降威對言。是天降命爲天降福。則此經之降民命亦降民以福矣。

予惟四方罔攸賓。師云。此句不解。

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師云。全句不解。

無逸

君子所其無逸。師云。所其二字不解。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師云。乃逸二字不解。

否則侮厥父母。師云。否則與不則同爲語詞。不則經中屢見。

其在高宗時。師云。今古文家皆以中宗爲太戊。高宗爲武丁。然考之龜板文字則中宗當爲祖乙。

其在祖甲。師云。此經自昔在殷王中宗至此。今古文家經本多異可分三種。今分述之。

一今文家說。洪氏隸釋載漢熹平石經尚書無逸云。肆高宗之享國百年。自是厥後立王云云。下無其在祖甲一段。又漢書韋玄成傳引殷之三宗。以太宗中宗高宗爲次。漢儒舊說多稱殷太宗。賈生治安策亦言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若殷之三宗則應以太宗屬太甲。中宗爲太戊。高宗爲武

了漢石經之列次。以高宗爲最後。可知今文家應當無祖甲而有太宗。

二古文家說 洛陽新出三體石經尙書無逸有云。仲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下據此語知其上文亦應有祖甲而無太宗。是古文經於此文以中宗高宗祖甲爲次。如今通行本也。

三僞孔傳及王肅說 二家皆以祖甲爲太甲。此乃調和之論。使祖甲爲太甲。不應居武丁之後且接之龜板亦無其徵。知此說爲妄。鄭康成釋祖甲曰武丁子帝甲也。亦據古文經言。

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 師云。康功二字不解。

用咸和萬民 師云。咸和猶言誠和。召誥其不能誠於小民。

繼自今嗣王 師云。魏三體石經。繼自今後嗣王。酒誥多士皆有後嗣王之文。是後嗣王爲古成語。無皇曰今日耽樂 師云。皇語詞。釋文又作兄。兄亦語詞。下文則皇自敬德。熹平石經作則兄自敬德。與此同意。

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 師云。二攸字三體石經皆作所。是也。爾雅雖有攸所也之文。然尙書攸字皆用爲用。惟此二語訓用則不通。蓋僞孔傳見所字不古。誤改之爲攸也。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 師云。此語不解。

乃變亂先王之正刑 師云。正刑當讀爲政形。

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師云。否則與不則同。皆語詞也。新出二字石經作不則用厥心章怨。不

則用厥口詛祝。不則亦不則也。上文否則侮厥父母。漢一字石經作不則侮厥。

茲四人迪哲。師云。迪古作適用也。此迪哲當作由哲。君奭云。爽邦由哲與此同例。

允若時。師云。魏三字石經允作兄。漢一字石經作允。

君奭

其終出於不祥。師云。三體石經終作崇。馬融本亦作崇。是也。詩鄘風崇朝其雨。衛風曾不崇朝。毛傳皆釋崇爲終。書之本文原亦爲崇而訓爲終。僞孔傳以訓詁代經文也。馬融注崇充也。非矣。漢石經隸釋所載者作道出於不祥。則大異矣。

不知天命不易天應匪諒。師云。漢書王莽傳作命不易天難忱。魏三字石經亦作命不易天難忱。此今古文經之相同者。

格於皇天。師云。古文尙書皆作格。今文則皆作假。

則商實。師云。蔡沈集傳至實字斷句。是也。較孔傳以商實百姓爲句差長。然此處終疑有脫文。

故一人有事於四方。師云。三字石經無有字。王褒四子講德論引作迪。一人使四方。王蓋據今文尙書。厥亂明我新造邦。師云。亂亦率之誤字。梓材王啓監厥亂爲民。亂亦率也。

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師云。禮記緇衣引作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鄭康成禮記注云。今博士讀厥亂勸寧王之德。此三本各不同。惟勸字緇衣作觀較長。

咸劉厥敵。師云。逸周書克殷解。則咸劉殷王紂。咸劉同訓爲殺。左傳文十七年克滅侯宣多。滅亦咸也。小子同未在位。師云。小子先儒皆謂指成王言。然上文稱余小子旦。則此小子或亦周公自稱。盼遂謹案。同字當屬上文小子連言。同者惄也。童也。沖也。同爲小子之疏狀字。言同然小子也。經文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二語。乃君奭一篇之主。亦君奭篇之所爲作也。緣殷商繼嗣之制多爲兄終弟及。周之初泰伯仲雍南奔而季歷卽位。承殷舊也。至周公乃創爲父子相及大居正之制。故武王崩而成王繼焉。實則國人皆屬目周公。以國賴長君。亦承舊貫也。召公蓋亦渴望之殷者。不說周公此舉。故悻悻然有責難之言。而周公復反覆申譬以諭之也。本此意以觀本篇。則無往不通。否則蔽於攝政之說。則扞格者多矣。

前人數乃心。師云。乃字或係厥字之誤。古文乃作<sup>3</sup>。厥作<sup>4</sup>。形極相近故也。書經中乃字多作汝解。襄我二人。師云。二人當然周召自謂。孔傳謂指文武而言非也。襄字不解。

篤棐時二人。師云。洛誥女受命篤弼。篤棐與篤弼義同音近。

我感成文王功於不怠不冒。師云。不冒大勉也。

天不庸釋於文王受命。師云。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與此文法正同。庸釋二字古成語。蓋舍去之意。又梓材云。用擇先王受命。用擇蓋亦卽庸釋。疑梓材本亦爲庸釋。因涉上文用和擇先後迷民之語。而誤从心作耳。

天壽平格 師云。未解。

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師云。蔑德未詳。

收罔勸不及 師云。不解。

畜造德不降 師云。不解。

曰汝明勸偶王在亶 師云。不解。

不承無疆之恤 師云。未解。

肆念我天威 師云。未解。

在讓後人于不時 師云。不時亦不時也。詩大雅帝命不時。皆古成語。全句之意不解。  
多方

王來自奄 師云。史記傳之魯淹中。左傳昭公九年云蒲姑商奄吾東土也。皆謂此奄。

猷告爾四國多方 師云。方亦古之言國。詩之不庭方。不寧方。書之下土方。佚周書克殷解之某方某方

皆其例。

惟爾殷侯尹民 師云。尹民或是尹氏之誤。詩書及銅器中多見尹氏。未見稱尹民者。

弗永寅念于祀 師云。全句不解。

不肯惑言于民 師云。此句不解。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 師云此句不解。

亦惟有夏之民叨儻日欽 師云叨儻日欽四字不解。盼遂謹案叨儻爲舌音雙聲連語。說文作饕餮。食部饕貪也。叨俗饕字。饕貪也。引春秋傳日謂之饕餮。質聲殄聲同在段氏十二部。又屬古紐舌頭雙聲。說文心部無儻字。或卽爲儻之俗作矣。經言叨儻日欽。亦言夏后惟於貪婪之輩。是崇是長是信是使爾。有夏之民指夏王也。古亦稱君爲民。

我惟大降爾命 師云大降爾命言赦也。釋爲誅紂釋爲教令者皆非也。盼遂按多士所云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卽指此事而言。

惟天不畀純 師云此句不解。

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 師云義民不解。

盼遂謹案此義民謂夏之頌民也立政篤三宅無義民也亦當讀

惟夏之恭多士 師云恭字不解。

至於百爲大不克開 師云全句不解。

以至于帝乙 師云以孔傳推之此句下應有成王畏相四字。酒誥云自成湯咸至於帝乙成王畏相可  
以相證然三字石經亦無此四字。

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肩有辭 師云此圖天之命四字疑衍。多士云大淫泆有辭。釋文云佚馬本作  
肩。是此經應與彼處同矣。凡尙書泆佚逸肩字石室唐寫本隸古定尙書未經天寶改字者皆作尙。說

文無僕字有肩字。蓋二字以形譌爲二耳。

不蠲蒸 師云此句不解。

須暇之子孫 師云須暇二字成語據孔傳暇字下本有湯字今脫宜據補。

爾曷不忧裕之於爾多方 師云忧裕恐仍當作由裕方言由裕道也謂勸導也由裕轉爲忧裕猶猶豫之轉爲冗豫轉爲淫豫也忧裕又轉爲從臾今又轉爲愆愚矣又下文云爾不克勸忧我命勸忧二字相連則此忧裕二字亦必爲勸導之義無疑矣。

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 師云夾介不解。

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 師云秉德二字不解蓋亦成語。

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師云監謂周公洛誥記成王命周公曰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卽命周公爲成周之監督矣五祀云者疑此篇在周公城洛邑五年後。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師云胥伯尙書大傳引作胥賦毛公鼎云藝小大楚賦胥楚伯賦古同聲通用多正之正讀征調之征臬與毛公鼎之藝亦同如射之準的爲臬而左傳及相如賦作藝是其證。

立政

用咸戒於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 師云左右乃官名儀禮有左右正見燕禮按詩膳夫

左右□□□□。銅器屢見官嗣左右之文。皆以左右爲官名。又云。此經所記官名多不見於周禮。蓋周時官宰亦多用別名。如太師亦稱龢父。累見於金文。太史亦名作冊。層出於尚書及逸出者也。

嗚呼休茲知恤鮮哉。師云。休字上屬爲句。茲字下屬爲句。

乃有室大競籩俊尊上帝。師云。二語不解。

謀面用不訓德。師云。此句不解。

茲乃三宅無義民。師云。義當讀爲俄。俄行頃麥也。呂刑鴟義姦宄大戴記千乘篇作于賄財六畜五穀

日盜誘居家室有君子曰義。管子明義篇集有大義。

其在四方用不式見德。師云。用不式見德五字不解。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師云。立政二字總目下事。任人說準夫讀牧讀作三事。句

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師云。藝人謂選臣也。尹伯謂內史也。說達謹案尹伯之說爲格語解中作勑考微所未及

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師云。是訓用違四字不解。

我其克灼知厥若。師云。厥若二字不解。疑亦成語。克由繹之。師云。由繹猶抽釋也。

惟有司之牧夫。師云。牧夫下有脫文。

以觀文王之耿光。師云。觀讀爲勤。毛公鼎勞勤大命。又云。亡不閔於文武耿光。

式敬爾由獄。師云。由獄二字未詳。

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師云。先儒皆釋哉生魄爲月之初三日。然考之古器哉生魄乃初三以後數日之通稱。故此處不繫支干。下文所云甲子爲哉生魄中之一日也。

越翼日乙丑王崩。師云。馬融本作成王崩。又酒誥之王若曰。馬融本作成王若曰。故先儒謂成王生時已稱成王。其說亦是。想彼時謚法尙未確定故也。銅器中適敦爲周穆王時器。其銘辭已稱穆穆王。知文武成穆在爾時同爲時王之美稱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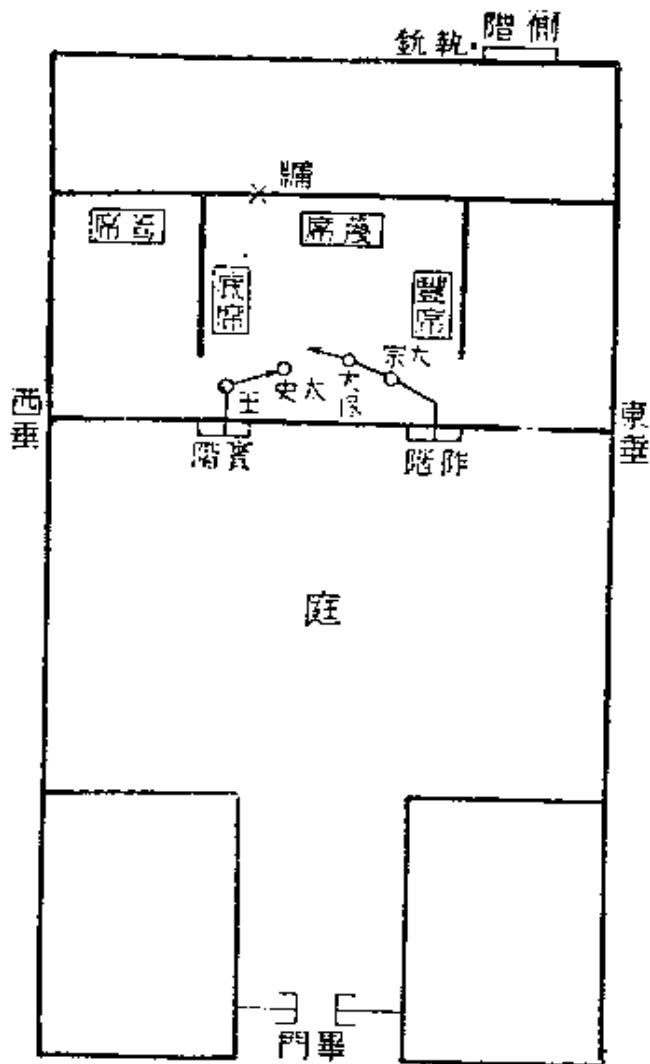
延入翼室。師云。孔傳釋翼室爲明堂。則翼字當本爲翌。爾雅釋吉翌明也。衛包不知。妄改爲翼。丁卯命作册度。師云。作册官名。度謂處理事務。非作册之名也。先賢所釋皆非。

陳寶。師云。先儒皆云。陳寶器以華國。非也。如先儒之說。則此二字宜在越玉五重之前。今不者。知陳等亦爲寶器名矣。史記封禪書云。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阪城。命曰陳寶。旣云若石。則爲玉類必矣。徐陵  
譜案先生集 中  
有陳寶解一篇

赤刀。師云。赤刀玉刀也。曾見端午橋所藏赤刀數柄。蓋玉質而上敷以赤漆。大內中亦有之。高宗純皇帝御製集屢有吟赤刀題目。鄭康成說爲誅紂所用之刀。非也。

王麻兒補裳由賓階隣。師云。鄭君注此篇。其於位置全行迷亂。蓋顧命一篇。主記康王卽位之吉禮。其

成王之柩自在殯宮。而鄭君以爲冊命之禮行於殯所。祭咤之事謂爲對神。其失措固宜。今繪圖明之。



盼遂謹案此圖乃廟制。蓋康王傳天子之位受天子之重。自當于廟行之也。下經云諸侯出廟門俟。更可證。

上宗奉同瑁。師云。白虎通義引今文尚書作大保介圭。上宗奉銅。王再拜對。乃受銅。無瑁字。至銅果爲何物。虞翻傳注所云。銅天子副璽。然周無副璽之說。虞蓋引漢制以明之耳。介圭即考工記之鎮圭。同

卽冒也。故虞翻以同字爲曰字之誤。蓋古圭形作口。曰形作匚。以之冒於圭上。古文本作同。馬融注云。同者大同天下。是馬意亦謂同卽冒字。今本以同冒竝出者。或由鄭康成所兼存也。盼遂謹案先生又有顧命同瓊說一文。今最其大義如次。

同瓊一物。卽古圭瓊之制。可合可分。天子之瓊與諸侯之命圭相爲牝牡。諸侯朝天子。天子受其命圭。賈之以瓊。因以行祼將之禮。味經文異同。秉璋以醉一語。古秉柄爲一字。太保自醉。以璋爲同柄。其獻王時。自必以介圭爲同柄。

由阼階墜 師云。王由賓階墜者。未受冊不敢當主位也。大保由阼階者攝至。故由主階。何以知大保攝主也。曰。大保受顧命於成王。而傳之於康王。有主道焉。成王不親命康王。而命大保者。何也。曰。康王之爲元子久矣。顧命也者。命之爲王也。成王未崩。天下不得有二王。旣崩則不得親命。故大保攝王以命之。冊命之有攝主。猶祭之有尸矣。

大史秉書 師云。書冊書。古者命必有辭。辭書於冊。謂之命書。覲禮諸公奉鹹服加命書於其上。頌鼎寰盤皆云尹氏受王命書。冗敦王受授爲作冊尹書。俾冊命冗。是命書本王。或攝王所持。此大史秉書者。大保丞介圭。介圭重器。不能復持命書。以授大史。故大史秉之。

御王冊命 師云。鄭云御猶嚮也。王此時正立賓階上少東。大史東面與殯西南而讀冊書。案鄭說非也。此冊命之地。決非殯所。蓋成王之殯。若尙用殷禮。當在兩楹之間。若用周禮。當在西序。今據上文。則牖

問南嚮西序東嚮皆布几筵。而赤刀大訓宏璧琬琰亦在西序。若成王之殯在。則几筵宗器何所容之。故知冊命之地非殯所也。鄭不知大保攝主。嫌非殯所。則無所受命。故爲此說。其言王與大史之位亦不確。以禮言之。有大保當在阼階上西面。大宗居左。大史居右。王在賓階上東面。大史迎而命之。御之言迓也。迎也。古彝器紀王命諸臣事。皆王卽位。受命者立中廷北鄉。祭統亦云所命北面。此冊命王用賓主禮者。大保雖攝先王。身本是臣。故於堂上以賓主之禮行之。攝主者禮不全於君。受冊者禮不全於臣。全於子。此實禮之至精極微。而無可擬議者矣。

大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師云案此大保旣獻王乃自酢也。古敵者之禮。皆主人獻賓。賓酢主人。惟獻尊者乃酌以自酢。燕禮主人獻公畢。更爵洗升酌膳酒。以降。酢於阼階下北面坐奠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主人坐祭。遂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主人奠爵於篚。大射義同此大保自酢節目略同。所異者惟酢於堂上。又不奠爵不卒爵耳。大保自酢用臣禮者。冊命時攝主以行先王之命。故以鬼神之尊自處。旣命之後。嗣王亦卽王位。故退而以臣自處也。以異同秉璋以酢。此異同謂璋瓊。江氏以異同自酢者。不敢襲尊者之爵也。王祭而奠之。大保祭而疇之者。王兼居君父之喪。大保但居君喪。哀有閒也。

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師云王三宿三祭三咤。孔傳及鄭康成注皆云。康王祭神。其實非也。此蓋太保獻酒於康王也。古者王者分封諸侯。必饗之以酒。此時太保代表成王以君位授康王。故亦用王

者受爵位之禮。故下文云。上宗曰饗。謂上宗侑康王饗也。通典九十三引白虎通云。王再拜興祭疇。乃授宗人同疇。既咤今文尙書咤作詫。可知祭與咤皆康王自祭後自咤。咤飲酒至齒也。非以祭神也。此今文尙書家之說也。故鄭康成尙有一說亦同今文家言。通典奪情議引鄭玄曰。卽位必醴之者。以醴疇成之也。以醴疇成之者。醴濁飲至齒不入口曰疇。卽重喪但行其禮而不取味。此即可爲通典引白虎之說之疏證也。更有一確證。可以證明此說者。卽下文太保受同盟。以異同秉璋以醉。是也。古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此特敵體之主賓然耳。至若臣獻於君。則君不答酢。而臣引爵自醉。此時太保亦授王圭同。則已不能代表成王。故退而自守臣禮。旣獻于王。復引爵自醉也。

惟周文武誕受羑若 師云。受羑若三字不解。

無壞我高祖寡命 師云。寡命二字不解。

### 康王之誥

王若曰。師云。馬融本康王之誥。自王若曰起。梅頤本則自王出應門之內起也。

昔君文武不平富不務咎底至齊 師云。昔君文武以下十二字不得其解。盼遂謹案孫仲容云。不語詞。平富安富也。務讀爲侮。咎貧病也。不平富與不務咎對文。

用奉恤厥若 師云。不解。

### 費誓

師云。費藝今文作𦵯。又作𦵯。又作猶。古文作𦵯。見於曾子問疏史記集解及說文米部。今作費者。天寶間衛包所改耳。

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師云。徂卽詩匪且有且匪今之且。徂亦茲也。蓋累字矣。

臣妾逋逃勿敢越逐。師云。越讀殺。越人于貨之越。

我商賈汝。師云。商爲賞之借字。

呂刑

苗民弗用靈。師云。古亦稱君爲民。上古九皇六十四民。皆謂君王則然。

制以刑。師云。制古通折。

爰始淫爲劓刑椓黥。師云。劓刑爲劓刖之誤。

民興胥漸。師云。漸亦歎也。上經康誥云。暫遇姦宄。漸暫古通。

罔有馨香德發聞惟腥。師云。聞字句絕。

罔有降格。師云。降格二字同義。

鑠寡無蓋。師云。蓋猶害也。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師云。二語不解。

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麤。師云。監字句絕。迪字句絕。懲字

句絕。

天齊於民俾我一日。師云。二語不解。

無僭亂辭。師云。不解。

秦誓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師云。忌當从說文作惎。廣雅惎志也。未就予惎。言未能成予之志也。

我尙有之。師云。有讀爲友。聲之借也。下文我皇多有之之有與此同。

俾君子易辭。師云。辭古作諧。从台。以同聲假爲息。易憇二字古成語。多連用。

載于《國學論叢》第二卷第三號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

## 王靜安先生儀禮講授記

梁其昌

士冠禮

側尊一簋醴。

古代飲酒，約有數種：一用秬鬯，此天子諸侯之所用也。一用醴，一用酒。儀禮記飲酒，無用秬鬯者；因儀禮所記者，爲士以下之禮也。用醴，大約較用酒爲早。醴者，帶糟粕之酒也。用酒則貯之於尊，故在儀禮時有「尊於兩……之間」之文。至於酒，又有二種：一玄酒，質水也。一爲酒。用醴則不用玄酒，因中不純爲酒也。簋，瓦器也。

實勺酳，

勺，所以勺醴。周勺今不可見；漢勺之可見者，則作



形，古代盛酒之器，用金製者：有尊，罍，卣，壺，等。用瓦製者：有甌，缶，等。飲酒之器：則有爵，觚，觯，角，散，——即今所稱之斝——觶，等。據韓詩外傳：一升爲爵，二升爲觚，三升爲觯，四升爲角，五升爲散，七升爲觶也。

角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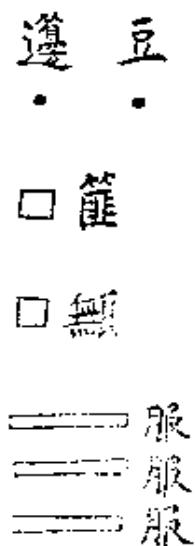
柄，竹製之器；所以拔醴，形略同匕。所以用竹製者，因醴兼雜酒米，故須以竹製之器拔之，同時可使麌汁也。其形依今日推之，當作



形。

脯醢。

脯醢，盛以籩豆；更在籩北。其位置今可圖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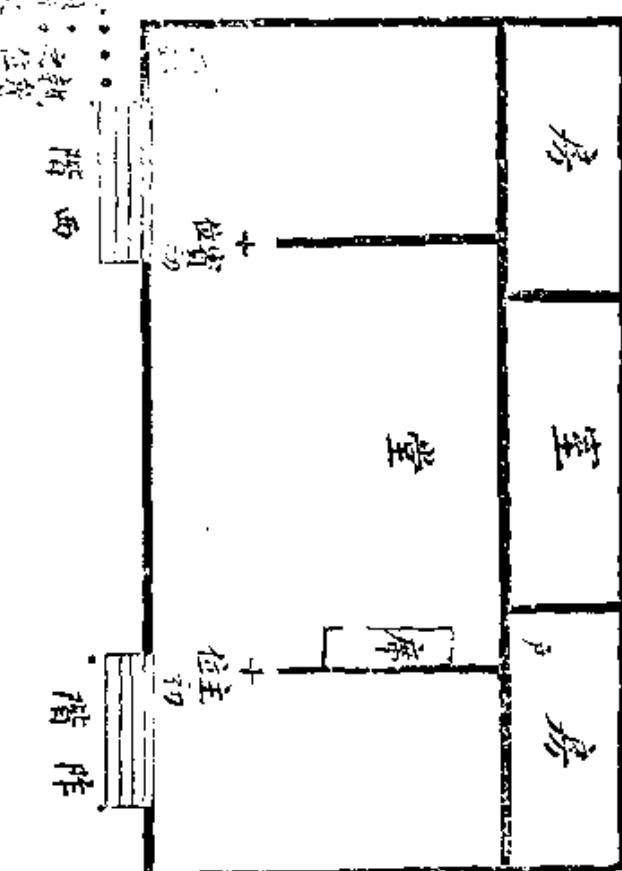
(注)勺，尊升。

升，當當作斗。漢時升斗二字易誤，因隸書僅差一畫而已。斗，卽詩所云：「酌以大斗，以祈黃耇」之斗也。

執而待于西坫南。

吳其昌《王靜安先生儀禮講授記》

今其位置可圖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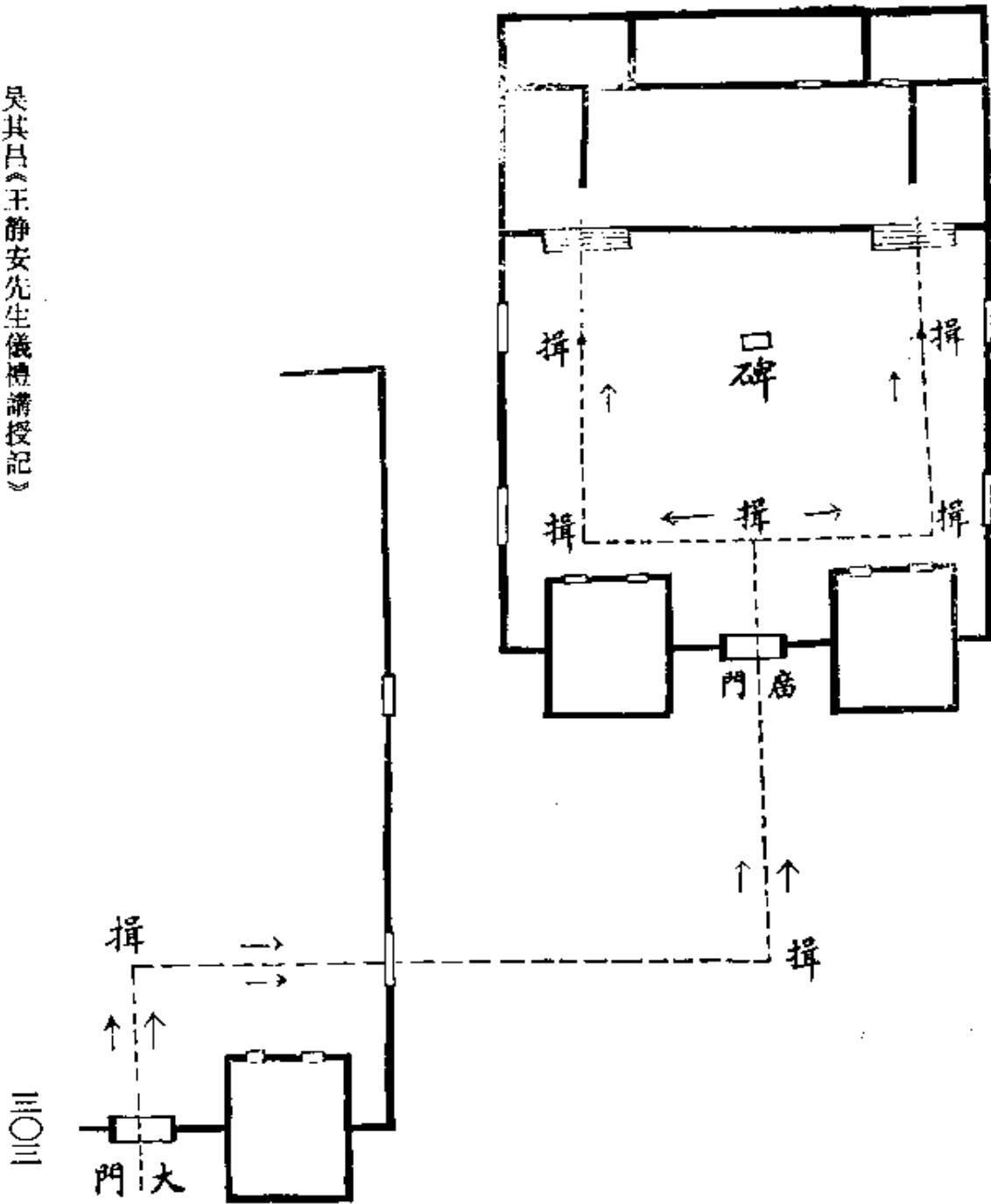
兄弟畢陵玄。

鄭注：「紱，同也。」此後字，實爲初字。說文云：「紱，玄服也。」亦當作初。文選注引說文正作「初」，玄服也。○可證。是經當作「初玄」。鄭注當作「初同也」矣。畢於玄，猶云同服玄。此初字，又即均字，左傳云：「均服振振」是也。若從則義爲單衣，不易通矣。

(注) 古文從爲均也。

此鄭氏謬誤也。正文當從今文作物，而注古文作物則得之。

每曲揖，每曲揖，今高麗尚存其風。三揖至於階。今可以圖明之，如下：



服縗裳緜韞，

此冠後重又適房，易服縗裳緜韞也。

冠者筵西拜受解，賓東面答拜。

凡古人拜送拜受不同時；拜受當在先，拜送當在後；此儀禮之通例也。此亦有故，即以此事言之：賓方執解，不能拜，故冠者先拜。及冠者受解，則賓乃退西序而東向答拜；以此時始能拜也。

薦脯醢。

凡進俎豆曰薦。脯，乾肉，盛於筭。醢，肉醬，有汁，盛于豆。

(注)不見妹，妹卑。

此時妹或卽已包括在姑姊之內，不另具稱，亦未可知。古人文簡，往往如此，未必有意不見妹也。鄭注

近脰。

鄉大夫鄉先生。

鄉大夫，當作卿大夫。此字誤已久，見君後，卽見卿大夫，順序也。鄉先生，昔曾爲卿大夫者。

藝

古樂，有一定等級：天子用桓瑟，諸侯用瑟，子男用瑟，卿用瑟，大夫用瑟，士用瑟。

(注)獻，酢，酬，賓主人各兩爵而禮成。

獻，酢，酬，賓主人各兩爵而禮成者，主人獻賓一爵，賓酢主人一爵；主人又酬賓一爵，而酬時先自飲

一爵也。

### 束帛

五匹爲一束，匹廣二尺四寸，長二丈。注云：「束帛，十端也。」經言五匹而注云十端者，每匹中疊爲二也。五匹，玄三疊二，相間而束，頗美觀。

(注) 禮者，衆賓也。

此句或有誤，與下云「亦飲酒爲衆賓」爲重複。據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云：「禮者，爲主人之贊。」則云衆賓疑誤矣。

若不禮，則無用酒。

用醴曰醴，用酒曰醕。

(注) 醥，亦當爲禮。

按其實際，則恐禮之起原，與飲醴有關，吾人今日所可決者，則醴字當是先起，禮字當爲後起也。

玄酒在西。

玄酒，水也。古時行禮，酒與玄酒常並設。此其故：或以爲「尚其質也」；或以爲「不忘本也」。竊以謂設玄酒之本意；因行禮獻酢酬應，必須飲酒；且有一定之數，必不能免。又樽有大小，而角觴之局，又頗有大者。然人不必皆能飲酒，而禮又必不缺，故常以玄酒代之，既不迫人，又不徇禮，誠兩便之法也。又古時祭器中有盃者，經書中無考，至宋而始見。——其昌按最初見於北宋呂大臨考古圖——宋儒

以爲是調和五味之器，今考非也。曾見一器，其上滿列觚，觶，筭，爵，等酒器，而中有一盃。——其昌按陶齋吉全錄著錄此器——於是可知盃乃調和酒與玄酒之器也。

洗。

洗，本與前同；而此重言之者；前尊在房中，故用北堂之洗；此尊在房戶之間，故改用庭中之洗也。

取樽於匪。

此爵，亦解也。古者飲酒之器五種：爵，觶，觚，角，散，而其餘四種，亦得名爵。

辨俎。

俎，今雖已不可見，然其狀當如几。——形也。古人坐地，故俎，籩，豆，局，等皆高足；取便於食也。古時行禮多殺牲。殺牲所重在骨，故全體升於俎；或半體登俎。折俎，則體已切成塊而登於俎也。俎之內有格，今觀俎古文作  
，可見。有格之俎，正所以盛已切之體也。

設局罷

鼐，鼎之蓋也。今所得小鼎，往往尚有蓋相連；若大鼎之鼎，則或以布爲之也。局，所以貫於鼎之二耳，以便二人肩負移動者。

吉月令辰

辰，指日而言。古人記日，日辰二字有別。如甲子，則甲爲日，子爲辰。乙丑則乙爲日而丑爲辰，日常指干，辰常指支也。

(註) 者，凍黎也。

凍黎，謂老人之面，皺皺如凍黎然也。者者，垢也。謂老人之面，如有垢然也。

曰伯某甫

此如詩程伯休甫，仲山甫，之類是也。伯，仲，其行也。休，山，其字也。甫，字之通稱也。注云：「孔子爲尼甫」，按孔子亦稱仲尼，亦稱尼甫；若必欲全稱之，則必須稱仲尼甫也。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則五十以後，但稱伯仲，其字亦不稱矣。又鄭注云：「甫字，或作父。」今按作父者是也。父，男子之美稱也。今從彝器文字上考之，則古時女子亦有字；皆云：「某母」。可知母爲女子之美稱，則父爲男子美稱亦愈明矣。無論男女，及其冠笄而字，則有成人之道；故以父母字字之。按冠禮自「若不醴」以下，以儀禮旁篇之禮例例之；則已是記文。蓋經爲當時之定儀；記爲後人所以隨時修正經文以濟變通之道，必非一時可成也。

(記) 冠義

冠禮自「若不醴」以下，即似是記。此云：「冠義」，而上復加以「記」字。疑此「記」字，本當在「若不醴」前，而此但有「冠義」二字，而爲後人移下也。冠禮之有記有義，亦猶喪服之有傳有記矣。

三王共皮弁素積

前述「委貌」，「章甫」，「毋追」，又次及「周弁」，「殷冔」，「夏收」，此復述三代共「皮弁」素積。又鄭氏注云：「或謂委貌爲玄冠」。以此推之，則「委貌」，「章甫」，「毋追」，皆玄冠之屬而三王異制者。「周弁」，

吳其昌《王靜安先生儀禮講授記》

「殷舜」，「夏収」，皆爵弁之屬而三王異制者。至于皮弁素積，則三王之制同也。

〔注〕大夫或時改娶

禮記云：「宗子年未七十，無無主婦」。蓋古時重祭，宗子主祭，而祭時必須有主婦，故得改娶也。生無傳，死無證。

此有二說：一說謂古時「生不爲傳，死不爲證」。鄭氏卽主此說。一說謂「生無傳，則死無證」，宋以來儒者皆主此說。按其實，則古時生雖有傳，而死皆無證。今人所博文，武，成，康，等，以謂古時之謠，其實非也。文，武，成，康，皆古時之美稱也。故王肅有成王生而稱成之說。例如酒譜有「成王若曰」，顧命有「成王崩」之文，卽其證也。又史記殷本紀有庚祖丁；庚，卽古文康字之訛，殷時先王，生時已有名成湯，庚祖丁者，更可爲文，武，成，康，等爲美名而非爲謠法之證矣。昭，穆，亦然；昭考，穆考，亦爲美稱而非謠法。彝器中有迺敦者，其文記穆王時事，而已稱爲「穆穆王」，可證也。

昏禮下達，

下達，鄭氏注云：「達，通達也。使媒氏下通其言。」其說恐非。疑此下達之「達」，卽爲「自天子達于庶人」之「達」也。謂此士昏禮，下達于庶人，庶人亦得用此禮也。大夫以上，則另有其禮。

西上。

席以西爲上也。

(注) 篾，爲神布席也。

主人受禮于席；但古代之席，非如後世之祠終年供有神主也。有事則供神主，故此時爲神布席也。

右几

几，所以憑藉。古人憑几，不俯而斜倚，此其故：因几設在兩旁，不設於前也。古文几，或作



，像几之形也，何以知几設兩旁而斜倚也？因金文中度有



或



諸情形，宋人至於近代皆釋爲「析子孫」三字，孫大子小極無謂。此一字也。此字今不可

知，但其義則爲戶意。記云：「君子抱孫不抱子；因子不能爲父戶，孫可爲王父戶。」此字卽孫爲戶之義也。韻又云：「子幼，則使人抱之。」此字卽子幼使人抱之之義也，天子左右几，諸侯以下左，鬼神右几，故鄭注云：「右設几，神不統於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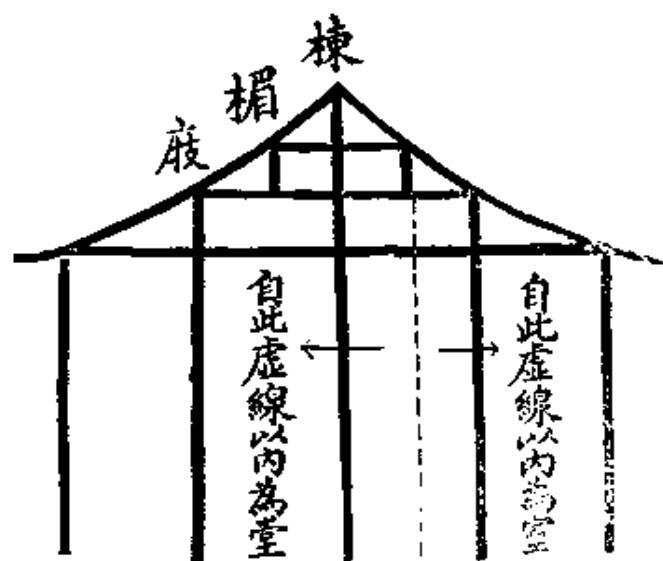
以賓升，

以賓升，則主人之升略先。先升以請賓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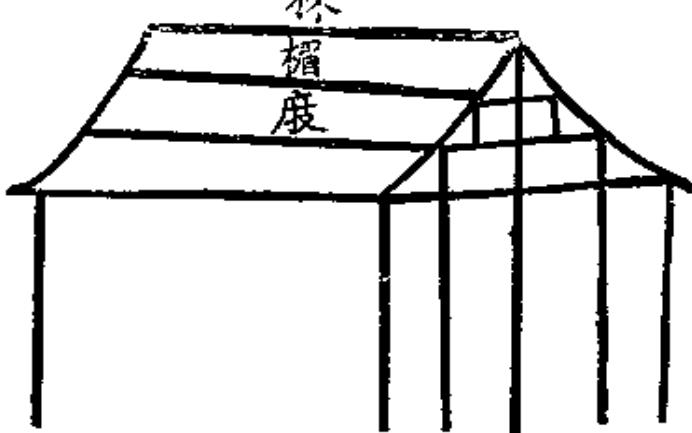
當阿

古代之宮，所謂「五架之屋」，自側面觀之，則作

形。自正面觀之，則作



棟  
楣  
廡



形。阿，即棟也。依古文說當阿，則進堂甚深。依今文說當廡，則進堂甚淺。

授於楣間。

儀禮；授有二種：一曰梧授，亦曰迓授。一曰並授。梧受，對立而正授。並授，駢立而旁授。

奠于薦左。

奠，奠醴。

(注) 用玄繡者，陰陽備也。

玄，黑色，繡，色在黃黑之間。云「陰陽備」者，蓋即易所謂「天玄而地黃」。

魚十有四。

古人用魚，頤皆鮮屬。

(注) 大夫以上嫁女，則自車送之。

此疑未確，詩云：「之子于歸，百兩將之。」「之子于歸，百兩迓之。」將，迓皆訓迎。則其車亦夫家所共乘。

其昌附按：儀禮，賈疏最詳明精敷。先生所講，有即申說鄭注賈疏之義者；則不煩記。若此篇所記，僅擇先生深造自得之言，爲先儒之所未發，出于注疏範圍之外者，故語甚簡略，又其昌滯病南中，來校略後，以致缺誤二次，未能記出，無任惋惜，深望諸同學有以彌此憾也。

載于《清華周刊》第三百九十三期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日

# 觀堂學禮記

劉盼遂

先師海寧王先生，學綜內外，卓然儒宗。而於甲部之書，尤邃書禮。比歲都講清華園，初爲諸生說尚書二十八篇。盼遂既疏刺之，成觀堂學書記矣。大抵服其樹義恢廓，類微而能闡疑闕殆，以不知爲不知，力刷牆壁回穴之習。此則馬鄭江段之所未諳，齒精鴻寶。今年春復說禮經十七篇。甫至士喪下篇，適暑假休課，方意下季廣續畢業。而先生遠沈身御園，蹈彭成之遺則，哀哉。盼遂一年來，復奉於人事，時作時輒。於先生所講述者，匪能全錄。微言精指，多所渝越。由今日寫定此篇，不覺承塵滿焉。悼先生亦自咎也。然此區區數十葉中，固已精光絕燁，一字一珠，寧可以其少而忽之歟。嗟乎，梁木其壞，吾將安放。口澤猶新，恍接醫欵。懷方之禮，雖付諸戚衰。而韓集之編，自作於李漢。凡我同門，蓋共易諸。丁卯重九日心喪弟子息縣劉盼遂謹序。

## 士冠禮

有鍾實勺解角柶。師云：勺者斟酒之器，周勺今不可見，漢勺當時有之路，同今日之羹匙。柶者濃酒之器，醕中兼有酒糟，故須以實灌而多孔之器斂之，此柶之用也。又如盛酒之器，有尊、彝、卣、壺等，此以金製者。飲酒之器，則有爵、觚、觯、角、彝等之分。而尊與爵則又統盛酒器、飲酒器之共名焉。

兄弟畢袗玄，鄭注袗同也。玄者，玄衣玄裳也。古文袗爲均，師云：袗字皆拘之誤。說文「袗玄服也」，亦當作拘。文選注引「拘玄服也」，可證。蓋拘玄猶云畢服玄矣。若袗則本訓襍衣，不可通。（盼遂謹案，注「玄者」上疑脫「拘」字，拘玄者謂衣裳同玄也。徒一玄字，不見其兼括衣裳。）

每曲揖 師云：今高麗人尚存此風。

劉盼遂《觀堂學禮記》

入見姑姊如見母姊注不見姊妹卑。師云此經省括妹於姑姊之中。古文簡奧，往往有之，未必有意不見妹也。（盼遂難案經文「冠者見於兄弟」，冠者不卑其弟，寧卑其妹乎？此鄭君之誤。）

見於鄉大夫鄉先生。師云，鄉大夫當是卿大夫之誤。見君後見卿大夫再見鄉先生順序也。（盼遂難案經文爲鄉大夫，鄭君應有注語，無注決其爲卿大夫也。）

若不禮鄭注體亦當爲禮。師云，禮之起原與禮有關。恐禮字制字在先，禮字則後出也。

玄酒鄭注新水也。師云，古人行禮，酒水並設。說者或以爲尚質，或以爲不忘本。恐非其義。釋以玄酒者，實因古之行禮，例須獻酢，且必卒爵。而爵之大者，恆至數升。夫人之量有能飲不能飲，望人必欲禮之成，又不顧人之苦於禮。故常設玄酒以節之，既不迫人，又不廢禮。其用心可謂周慎之至矣。至玄酒之用法奈何？則以水和酒盛於盃中，聲蕩之，而注於爵，所以薄酒之性也。

殷易鼎。師云，鼎之蓋也。今所見小鼎往往尚有蓋相連。大鼎則絕無有蓋者，古或以布爲之也。

曰伯某甫。師云，如詩中之程伯休甫仲山甫等是也。伯仲者行也，休山者字也，甫則男子之美稱也。鄭注引「孔子爲尼甫」。按孔子亦稱仲尼，亦稱尼甫。若舉其全，則呼仲尼甫方合。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是五十以後但稱伯仲，並字亦省去矣。

記冠義。師云，自上「若不禮」以下，疑即是記。此冠義上記疑應在彼文前。冠禮有記有義，與喪服同矣。

三王共皮弁素積。師云，鄭君謂委貌飾玄冠，則委貌章甫追曾玄冠之屬，而三王異制。○者，至於皮弁素積則三王之制同也。

生無爵死無謚鄭注殷時生不爲爵死不爲謚。師云，宋人解作生無爵者則死無謚，而實按之，古者生雖有爵，而死亦無謚。如周之文武成康皆非謚也。亦古時之美稱耳。故王肅謂「成王生而稱成」。酒誥有「成王若曰」。顧命書「成王崩」，皆其謚也。史記殷本紀「庚祖丁」「庚」，鮑板作「康」。殷王生時名「成湯」，名「康祖丁」。足知文武成康之非死後謚法矣。昭穆亦然。傳紀中之

昭考釋考亦非謬法。通數爲周穆王時器。其稱時王曰「穆穆王」亦一證矣。

### 士昏禮

昏禮下達鄭注達通也。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師云，鄭說恐非。達當讀爲「自天子達於庶人」之達。謂士昏禮可下達於庶人。其卿大夫以上之昏禮，則不適用此。

右凡鄭注右設几神不統於人。師云，天子左右几諸侯以下左几。今神几尚右，故鄭云然。

當阿鄭注阿棟也。今文阿爲肢。師云，此文不了。依古文說明進堂太深。依今文說則又太淺。

玄纁鄭注用玄纁者陰陽偏也。師云，玄黑色，細色近黃。云偏陰陽者，蓋取易經「天玄而地黃」之義。

婦車亦如之鄭注大夫以上嫁女則自車送之。師云，注疑未確。詩云「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御者迎也。良人迎之車有百兩。知大夫以上車亦夫家所給矣。

匕俎從設。師云，匕形極近柶。惟匕嫡親，柶端大爲異。

匕者逆退。師云，腊魚豚之匕者以次退出也。

賛啓會。師云，古敦之蓋亦可蓋黍稷。簠簋亦然。

曾爾黍鄭注移置席上使其食也。師云，爾泰富是移之近席。古無置黍稷席上者。鄭注非。（盼遂案記曲禮「食坐蓋前」鄭注「爲泮席。」知鄭此處誤也。）

酌於戶外尊。師云，宜從戴東原衍戶字。

穀說婦之纁鄭注笄而禮之。師云，古者男子簪有二，相對插之。今所見傳世玉簪類然。女子之笄想亦爾歟。璫侍於戶外。師云，戶疑爲東墉通房之戶。非南面向堂之戶也。古者堂前面無壁。惟裏禮有帷堂之文。殊則微明。知牕深夜之時，不侍

於此處也。

酬以束錦 師云，古重東帛，小事用束錦。

記魚用鉗 師云，一鼎之數，魚十五或十四，故用小魚。

祭禮始祭一段 師云，此本女家酌使者之禮。亦因以言祭禮之注也。

鄉飲酒

賓進東北面辭洗 師云，「賓進東」絕句。

弟練鄭注綾猶紗也云云 師云，此段注文不明了。

北面再拜崇酒 師云，崇終也。詩「崇朝其雨」，「曾不崇日」，皆以崇爲終。此崇酒卽終酒。謂主人於阼階再拜告賓以終酒之事也。（盼遂謹案終酒盛禮，燕禮聘禮不崇酒，以尊臨卑則禮殺也。）

一人洗升舉爵於賓 師云，「一人舉爵」猶祭禮「亞獻」之意。

主人降席自南方 師云，此下訛旅酬之禮。今蒙古人飲酒尚如此。甲飲訛送爵於乙，乙送於丙，丙送於丁，依次而繼也。

某子受酬鄭注又同則以其字別之 師云，注文其字爲且之誤。且薦也。如程伯休父仲山父諸父字，皆居與名相應之字之下，所以薦也。（盼遂謹案師說較段先生且字說爲長。）

道者降席鄭注今文遲爲僕或爲全 師云，今文亦非一本，由此可知。

說服揖讓如初升鄭注必說於下者屢見不空居堂 師云，說服疑爲赤足。左傳宋楚師聲子事可證。（盼遂謹案黃氏元同做季雜著有說。）注中空字爲宜之誤。

賓服鄉服以拜賜鄭注今文曰賓服鄉服 師云，經文上「服」字朱子衍之是也。據注所疊今文可見。

薦師註鄭注差同也。師云，注文善字或爲薦誤。

鄉樂唯欲鄭注鄉樂周南召南六篇之中唯所欲作。師云，鄭指定六篇疑拘。

獻用爵其他用解鄭注爵尊不要用之。師云，爵通名，故舉解時亦常言爵。如下文「拜洗爵」卽洗解矣。賓俎節鄭注凡爲俎者以骨爲上。師云，上爲主之限。阮校本是也。

### 鄉射禮

鄉射之禮 師云，周官之出較饋禮爲晚。鄭君據周官解此篇制度，故多不合。

主人戒賓鄭注主人州長也。鄉大夫若在焉則稱鄉大夫也。師云，一鄉五州。鄉大夫往往自兼一州之長。乏參侯道鄭注容闇之之所以爲禮者御矢也。師云，注御字同無。

賓進受爵於席前復位主人阼階上送拜爵。師云，賓拜受在先，主人拜送在後者，以爵在手難爲拜也。

三耦拾取矢皆相決連執弓進至以授有司於西面而后反位。師云，「拾取矢」三字所以總冒下文。猶題目矣。

辯拾取矢揖皆升就席鄭注三耦及弟子自若留下。師云，「自若留下」猶言留下自若也。漢書言自若多在事下。

記賦以豆 師云，古者豆以木爲之。然金器中亦有銅豆。

古者於旅也語 師云，左傳娶娶聘晉叔向從之燕，相與語其證也。

小臣以巾執矢以授鄭注授之稍屬 師云，稍屬者謂一一授之。

### 燕禮

小臣戒與者鄭注小臣相君燕飲之法 師云，小臣義爲近臣。呂氏春秋「伊尹湯之小臣」銅器中亦多言小臣，知不盡爲卑屬也。（盼  
送謹案楚辭天問，「何乞彼小臣，而后妃是待。」王逸注，「小臣伊尹也。」是亦小臣非卑屬之證。）

公尊瓦大兩

爲禮，所以

尊士旅食於

大者，華相

洗象觴鄭注

耳。（盼遂

更爵洗升酌

卿辭重席鄭

若有諸公鄭

席於阼階西

稍稍敬也，

遠歌鄉樂，

遂獻左右正

夫」「左右

大夫不拜乃

記賓爲苟敬

凡栗階不過

聚足連步也。平時升階，每級聚足連步，趨君命，則乘階升二等，不聚足連步，有變則徑延脣階矣。凡三種也。

有房中之樂。鄭注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師云：「鄭推漢制說經，恐非。房中樂蓋謂西房中所作樂也。」（盼遂謹案：詩王風，「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古疑廟制中爲室，東西有房，東房陳禮器，洗尊，故知樂官在西房也。師意或如此，無明據。）

### 大射儀

簜在建鼓之間。師云：「其地直由階之間少南。」

立於鼓北，鄭注鼓北，西縣之北也。師云：「鼓謂兩建鼓。」經云：「建鼓在阼階西南鼓。」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簜在建鼓之間，則鼓北謂兩建鼓之北。立於鼓北者，所以執簜也。其地直在兩階之間，非西縣之北，亦非東縣之中。鄭謂鼓北爲西縣之北，非也。

乃管新宮三終。鄭注筆從工而入，立於東縣之中。師云：「管者，即太師少師上工等六人也。管新宮之工，即歌鹿鳴之工。升而歌，下而管，非異人也。記祭統曰：『升歌清廟，下而管象。』仲尼燕居，『升歌清廟，下管象武。』皆謂歌管一人。鄭君誤以歌管異人，故不可通矣。此說實教繼公儀禮集說所明，惟未盡周洽耳。」（盼遂謹案：觀堂集林釋樂次篇論之詳矣。）

### 喪服

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鄭注：「擔猶假也。」師云：「擔假聲不近，擔者負荷也。」

又乃將所傳重也。師云：「就子言，則爲受重承重。」

父在爲母。師云：「父在爲母服斬衰三年，自武則天始也。」

出妻之子爲母。師云：「此通父在父不在。」

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師云：「持猶承也。」（盼遂謹案：持承之義，對轉，小戴記內則詩負之注詩之言承也。）

父母長子君服斬。師云：「母不服斬，此連言及之耳。」

爲大夫命婦者 師云此二語統括上文「爲世父母」以下。

寄公爲所寓鄭注諸侯五月而葬而服齊衰三月者 師云七月五月之說恐後起春秋中諸侯之葬無定期。

士喪禮

北面招以衣曰臯某復鄭注引喪大記 師云喪禮只有士禮。喪大記則補足天子到大夫之禮也。（盼遂謹案喪大記記復衣云「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賴世婦以禮衣」卽其證也。）

弔者致命鄭注使某如何不淑 師云「如何不淑」成語猶言弔矣。

斂笄用桑長四寸綏中 師云綏中下文作「牢中」注云「牢中樓中也。」按綏牢樓三聲同。

經裏著粗繫 師云著讀爲褚。

冒緇質長與手齊輕殺掩足 師云司馬溫公之喪小程子爲用質殺之制蘇東坡議之。

浴衣於箇鄭注其制如今通裁 師云通裁如深衣惟深衣下齊多幅通裁則不限也。（盼遂謹案先師著釋繁詳之。）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鄭注婦人女子子在室及嫁歸宗者也 師云婦人謂丈夫之妻亦可。鄭注恐失拘。

妻言與民同也鄭注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 師云歸宗統大歸歸事二事言。

曾祖父母鄭注服之數盡於王則高祖宜總麻曾祖宜小功 師云喪服無高祖父母鄭注謂高祖之服括於曾祖之內。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 師云成人與在室異。在室未及笄。

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鄭注閨適庶也 師云閨通也。

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鄭注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  
師云此數語取自禮記大傳疑大傳在前喪服傳後出也（盼遂謹案先師著書「大傳是喪服篇之傳。」）

商祝饗祭服鄭注送終之禮也。襲衣於牀牀次舍牀之東衽如初也。師云，禮下也。字衍文，衽亦牀也。

幸洗糲建於米。師云，建當作捷，形之誤也。捷插也。

用二鬲鄭注士二鬲則大夫四諸侯六天子八。師云，鄭據詩謂天子簋八。實則古多用十二簋。

簋用疋布久之鄭注久讀爲灸謂以蓋塞高口也。師云，古瓦器或多連蓋，銅器則不多見。

楚焞置於煁鄭注荆焞所以燭炬者。師云，燭炬用契。注謂荆焞非也。

占者三人在其南鄭注占者三人掌玉兆瓦兆原兆者也。師云，三人意在詳審。注恐非。

卜人坐作龜與鄭注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師云，墨不可知。

### 既夕禮

聲三鄭注陌說以爲聲噦與也。師云，噦與乃聲之聲。

由足西面鄭注奠畢乃得東西。師云，東西而字衍文。

附記 先師所講諸書，盼遂別有觀堂學書記說文練習筆語古史新證筆語金文舉例筆語數種，待校理清楚，即當載入本刊

期以揚先師之軌業，扇末年之游塵也。

載于《國學論叢》第一卷第三號

一九二八年四月

## 說文練習筆記

王靜安先生講授  
劉盼遂記

一 師云。段注一於悉切。段用大徐本。大徐反切用唐韻。

金文中用式爲一者。始見于戰國時器。若二作貳三作參則見於召伯敦。

元从一兀聲。師云。於廣韻月爲元之入。曷爲寒之入。故元从兀聲而元兀又爲雙聲。

天 師云。孟鼎天作。大齊侯壺作天。天上更有一筆。是爲指事。

元首也。左傳狄人歸其元。兀字凡爲奇字人。一指其首也。元則兀上有二。亦以指事。猶金文天字矣。故天元古或同意。

天顛也。象頭之形。

天顛也。从一大上。一首也。一以識之。

天顛也。至高無上。从一大。

夭甲骨文作。

丕 師云。尙書中多丕字。且多作語辭用。疑本爲不字。後人誤釋爲大。因加一其下。改爲丕字耳。

更 師云。龜板金文不見更字。更卽事字。事古作事。卽由史字中之直畫引長而成事形。史作更。故譌爲更。尋字之孳乳次序則一、二、三、四也。後之孳乳爲毓育后後等字則軌道亦猶是也。

上 師云。六國銅器有上字。春秋時器有下字。

帝字段注古文以一爲二。六書之假借也。 師云。古文作一者由二省也。

旁 師云。尙書中旁字有四面八方之意。銅器中作𠂇。其上體之𠂇爲古凡字。見散氏盤。說文以凡入二

部非是。同字亦由凡受形義作𠂇。

示 師云。段謂示在第十五部。然周禮以示爲祇。則在第十六部。詩經示我周行。箋云示當爲寘之河之干之寘。中庸示諸掌乎。鄭注示當爲寘。

龜板文示爲丁爪示諸形。然則示之三垂不可知。

禮 師云。丰古金文玉字有如此作者。詳龜板文玆字如此作。則豐字實爲玆在匚中之形。龜板文豐禮

禮三爲一字。

禧 禧吉也。 師云。嚴氏據爾雅禧告也之文。訂吉爲告之誤。段不從者。以禧不與祐連文故也。

祇 師云。詩經何人斯一者之來俾我祇也。鄭箋訓祇爲安。謂祇爲禔之借。毛傳訓病謂祇爲疵之借。

禋 箴籀文作禋从宀。 師云。許說誤。此从示寔聲。

柴 師云。寔牛羊于柴中燔燎之以祭天。又云古歌七部支六部十一部幾於不分。

師云。小祥名練者。以其時可衣練也。

師云。凡類書引說文。多以意改。

禘 師云。鄭康成謂禘爲祭員丘。郊爲郊祭。王肅非之。

祐 師云。龜板文有序字。从示从石省。卽說文祐字。

祀以豚祠司命也。 師云。司命小司命也。與鼂原無關。段注非。

禡 師云。後世藝祖卽禡祖。尙書能通或作能昵可爲藝通於禡之證。

傳與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蓋猶言契之父稷之父也。注又引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正歲之正月。謂建寅之月。周禮中歲與年有顯別。注又言天子諸侯之禮。兄弟或相爲後始。左傳公子遂有二子。曰公孫歸父。曰仲嬰齊。公子遂諡襄仲。而春秋書仲齊。嬰卒是以嬰齊爲歸父。後于公子。遂得呼爲王父。故以王父字爲氏也。

祫 師云。五年而再殷祭者。謂五年中一祫一禘也。 禮記中有大嘗禘之文。則毛傳所謂夏禘則不論。秋祫則不嘗之說爲可疑。

裸 師云。所謂周人先求諸陰者。郊特性云。鬯臭達於淵泉。是裸爲灌地先求之於陰也。

禱籀文作讞 師云。疑爲曇字之誤。卽禱之得聲。

祭設綿繩爲營 師云。營猶環也。齊有營邱。亦環邱也。

祫會福祭也。祫祀也。 師云。祫祫疑同字。猶檜又作楨。諧又作諧矣。盼遂謹案。儀禮捲髮亦作髻髮。禡牲馬祭也。 師云。鄭必易杜者。以牲皆家畜。獵者野畜。亦一證也。 盼遂謹按。禡字冠下牲馬二事。

言之猶言禱牲祭禱馬祭也。古文自有省字之例。而自來解者皆未了此。

**祔** 師云。漢石經公羊傳與春秋經分刻。何休作注則合併釋之。四庫提要謂何不釋經非也。

**祔** 師云。九夏皆金奏之樂。儀禮夏皆作陔。天子諸侯于賓入及初酬及賓出皆奏之。又賓禮在路寢段。

特言其一端耳。

**禊**  
桂 郊特牲鄉人禊。孔子朝服立於阼。卽論語鄉人難朝服而立于阼階也。注禊或爲獻。或爲儻。易聲與獻儻音理遠隔。記當是禊从示易。則與獻儻差近。徐仙民讀禊爲儻。當由本是禊字。相傳讀儻也。師云。段說甚佳。古音獻有莎音。儻有那音。以寒部字對轉入歌。與禊之在支部者相會。

師云。句龍爲后土。后者主管之意。猶后稷矣。

師云。小徐本有禮字。卽訊字。

師云。周禮廟灌。或謂當有禡字。

**王** 師云。吳清卿說王下爲从火。卽火盛爲王之本字。實則不然。龜板文正同小篆作。

**閨**  
桂 古路寢明堂太廟異名而實一也。師云。古者明堂宗廟路寢制度略同。故可通稱。又云閨字見於堯典。然龜板文有十三月。是閨法起于周之證。

**皇** 師云。注引九皇六十四民。此倒敍句也。或謂民當作氏非也。山海凡云某某之民皆古部落酋長之稱。盼遂謹案。尚書呂刑苗民弗用靈。此民亦君稱也。

皇字金文作皇。上象日光放射之形。引申有大義。如大父亦曰皇父。大帝亦曰皇帝。以皇爲帝王之稱。疑自秦代始。

璗 師云。吳氏古玉圖考所收璗形略如今之環。說文人君上陞除以相引。故璗之言援也。古文爰作璗。龜板文有○。疑皆璗之本字。盼遂向著九錫考一文。粗足發明此指。

璧 師云。古玉圖考中璧之肉好亦甚有出入。

琮注 大琮八方之徑八寸。 師云。大八寸非就徑言。古玉圖考琮皆爲筒形。兩口突出一寸。形外方中圓。

或謂琮古人以爲束錦之用未確。蓋爲行禮之器。秦權有八角而中空者。殆古琮之遺制與。

琥 師云。戰國時已有虎符。古玉圖考收琥種類甚多。實非虎符。但雜佩式劍璣之類耳。吳以其有虎頭而徑入之。予藏琥之拓本。虎狀長大。略如吳圖之噐。殆真發兵符矣。

師云。吳書所收玉器。多屬真者。近日則僞者多。

琰 師云。尚書顧命陳寶大訓弘璧琬琰。琬琰爲二物。段合爲一非也。又云顧命之陳寶亦玉名。史記封禪書秦得陳寶若石是也。廣雅謂爲刀名失之。

環玦 師云。古環玦多由摺扇面式之玉片合成。今京師不少見。  
璫車蓋玉璫 師云。車蓋弓周禮亦謂之穹隆。

瑑注 瑇有圻鄂瑑起也。 師云。圻鄂連語。周禮注亦作殿鄂。

璫弁節也。師云。弁之制不可知。唐人之

班注十五部 師云。宜在十六部。紫或作

琢注三部 琥注三部 師云。琢瑩不同部

璧以爲系璧。師云。殷虛出蚌璧小如鹿

琅玕。師云。禹貢雍州貢之。實則自和闐

珥出西湖中。師云。漢人以匈奴爲胡。故

可从卯。漢人謂劉字爲卯金刀未可

靈。師云。詩神保斯享。猶楚辭之靈保也。

師云。金文中正之中皆作申。伯仲與

玗重文爲穀。師云。玗與穀非同字。古玉

則曰玗朋區。就其貫言之。則曰工曰

班从車玗。師云。班字會意。許君蓋望文

士推十合一爲士。師云。易云老婦得其

从士。推十合一爲後起義。

壇从士胥。師云。周官胥下必有徒十人。

少古文

崧坤盛

岑  
引

莊古文作

蓏在木口

左文五十

盼

葬从死存

小師云

人別也

說文

篆

籀

介

文十二重

師云

師云

**牡** 師云。龜板文有塵字。亦牡字也。又云。段謂从土取土爲水牡之意。其說非也。段引或說土當作士。士者夫也。其說則是。

**特** 師云。石鼓文我歐其時。時卽特之借字。我歐其樸。樸卽樸之借字。皆汎指牡獸言。

**牻** 春秋傳曰牻掠。 師云。牻掠難解。或古成語。

**犧** 犧畜犧牲也。 師云。畜犧漢常語。

**牽** 注 牲腥曰餼。生曰牽。 師云。煮而未熟曰腥。

**犧** 師云。兵之凶也。一象衡檣。

**告** 師云。許云角著橫木者。龜板文有半。牛字爲正象角著橫木形。許君所見告字或从半作也。

**哭** 師云。段說从犬叩。會意甚是。

**罿** 師云。金文罿頗類爽。

**止** 師云。止足也。故引申爲下基。

**止** 師云。少亦止也。實則古文字形反正相同。不因是而音義異。據龜板金文中考之。無不如此。

**此** 師云。古金文字不見有此。始見于戰國。

**正** 師云。當爲古征字。故从止。古語以征以行。

**是**

行子牙

師云。以上四字實由也。當卽許書走之古爲行也。从止在道中。

廷

師云。彳部之廷。古文

牙

師云。說文無互字。竹

正

師云。正與足恐本二

龠

師云。金文恆見龠。音

冊

注其制長者一尺。師

冊之一短一長者。惟

舌

从干口。師云。舌上爲

辛

从干下口。師云。辛象

凶

弱字从此。師云。古文

文卽本先師此指。

句部 拘 筍 鉤 師云。四字會意重於形聲。盼遂謹案句部臤部字皆可以此意求之。

帀 師云。石鼓文爲卅里。讀卅爲三十兩音。盼遂謹案秦始皇驪山刻石皆四字句。中獨二十有六年以五字爲句。殊不類。蓋合讀二十兩音爲廿疾與此適相解也。

辛 師云。辛爲辭之本字。金文作辛辛二形。若庚辛字則直筆縱下。與辛之下讛曲者別。謂今說文辛部字皆當併入辛部。

異 師云。虢叔劙鍾作異。疑卽扶翼之本字。

戴 師云。龜板文有異。異諸形疑卽戴字。

晨 凡夕爲夙。師云。龜板文夙作𠂇。古文夕月不分。

𡇗 師云。龜板文有𡇗與𡇗有關。讀若門。



## 跋

季镇淮

王国维于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四月就任前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教授为研究导师，开普通演讲课并指导研究生，先后印发讲义，共一百一十一张。研究院办公室汇订为一册，盖上研究院印章，注明「清华学校研究院讲义（王静安先生）」。并于首页之前编附《目录》二页，自《古史新证》至《西吴徐氏印谱序》共二十九篇。首篇《古史新证》，分五章二十九页，是一篇完整的新式史学论文，与其它各篇写作形式不同，可视为独立的一篇。这篇论文是王国维辛亥东渡日本开始研究「国学」以来的一篇综述性的论文，是其以经史小学为基础，研究殷虚甲骨文字的新发现，以阐明新史学的创立及其研究古史的方法，是一篇划时代的著作。这部讲义，我在西南联大新校舍图书馆的柜台上（不借出）见过影印本，这大概就是裘锡圭先生在《前言》中所提到的来薰阁旧书店的影印本。对于这本讲义，陈萝家先生于解放后在《卜辞综述》中曾有所论述，详见该书第十章第一节，兹不具引。此篇以后二十八篇，无显明系统，体例不一，内容亦不一致，殆后来讲课随时补发的单篇讲义，较多为西周铜器铭文释文和考释，亦有文物考古和周秦间古文字研究论文。其著作时间，亦先后不一。其中《史籀篇疏证序》、《说文今叙篆文合以古籀说》、《毛公鼎铭考释》、《桐乡徐氏印谱序》、《散氏盘考释》、《毛公鼎铭考释》、《不斿敦释文》、《盂鼎铭考释》、《克鼎铭考释》，以及《释乐

次》、《记现存历代尺度》、《讲义》作《中国历代之尺度》等见于《观堂集林》及《观堂别集》。其它各篇均不见于《观堂集林》及《观堂别集》，或《王国维遗书》其它部分。《毛公鼎铭考释》有前言，又作序，系特别重视的一篇，作于丙辰四月（民国五年即一九一六年），则系旧作。其它四篇考释，无著作时日，亦当作于此时前后。目录中有《莽量释文》、《小孟鼎释文》、《兮甲盤释文》、《虢季子白盤释文》、《不戉敦释文》、《师襄敦释文》、《宗周钟释文》、《噩侯驭方鼎释文》、《白犀父卣释文》、《彖叔旅钟释文》、《齐镈钟释文》、《王孙遗诸钟释文》、《沈儿钟释文》、《邾公惲钟释文》、《邾公勤钟释文》、《虢叔旅四篇「考释」同发。《释文》诸篇，《观堂集林》及《观堂别集》未收，《王国维遗书》其它各部亦未收。《古史新证》一篇亦如诸《释文》，《王国维遗书》各部俱未收，唯见于杂志及单行本。裘先生《前言》今以之为标题代表全册讲义是合适的。

这册讲义，前几年是我在书柜中翻书偶然发现的，完全记不清楚它是怎样得来的。五二年院系调整后，我从清华新西院移居北大中关园。一日，许维遹骏斋先生（已于解放后逝世）夫人带信让我到她家去选取所需要的书，并说要处理许先生的遗书。我选取共五部书，其中大概就有这册讲义。书自许家拿回后，只《日知录》、《容斋随笔》二书常查看，其它书俱很少用，这册讲义一次也没用过。近年发现后，告知清华校史室孙敦恒先生，时孙先生正编著《王国维年谱新编》，研究王国维在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教学研究甚详，对此讲义很感兴趣，即持去城内出版社请专家鉴定，专家认为可以出版，但出版社无钱。后清华中文系徐葆耕先生得知此事，即决定出版此讲义，并请专

家裘锡圭先生加以整理后影印出版。这篇讲义，为王国维研究甲骨文的结晶，为通俗性论文，当前学术界有需要，虽已有单行本，但流传不广，重印一次不为多。裘先生写了长达万言的《前言》，逐篇介绍，校正其错写字，列成一表，对读者大有帮助。徐先生要我也写几句。我不能辞，但我对甲骨和铜器铭文的研究实在是门外汉，只能说几句题外话，表示自己的希望。

「国学」之词起于清末，原是对「西学」而言。是对西学的示威和对中学的显耀。到「五四」爱国运动前后，由于北大出版了《国学季刊》，胡适作了发刊词，国学研究之风遂大，发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王国维弃军突起于此时前后，北大屡聘王国维为教授，王国维都辞谢未应聘。到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北大研究所成立国学门，并出版《国学季刊》，王国维、罗振玉遂同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函授导师。鲁迅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在《不懂的音译》中称赞王国维说：「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鲁迅全集·热风》，三百九十六页。）王国维出任清华学校国学院教授后，其国学影响更为广泛而深刻了。

在王国维自沉颐和园昆明湖近七十年的今天，我们又迎来了「五四」以来第二次国学研究的新潮流。我们今天所谓国学，并不包含与西学对立的义蕴，而是指我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我们要求我国的传统文化为我国现代化文明建设服务，对西学亦从现实出发，使西为中用，就是使西方优秀的文化亦参与中国现代化文明建设的要求，排斥西方文化已成为闭关自守的旧中国的历史灰尘，而所谓全盘西化亦久已宣告行不通。我们要求传统文化适应我国现代化的要求，首先就要了解它们的载体，就是读通我国文化古籍，从而宏扬并发展我国优良的文化传统。

我国文化古籍的丰富，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因而我们的任务是特别光荣而艰巨的。要把握我国文化古籍读通了，理解了，并不容易，首先是先秦两汉阶段为我国文化的发生和形成时期，理解尤感困难，因为年代久远，文字障碍多。王国维要克服的困难，首先也就在这里。而他的要求也特别高。他以为「古经多难读而《尚书》为最。」自西汉以来，今古文《尚书》家研究《尚书》，至今犹不能全然贯通理解。他希望《尚书》「异日当加研求，著为定本，使人人闻商周之言，如乡人之相与语而不苦古书之难读。」（杨筠如《尚书覆诂》序，见杨著篇首，作于丙辰四月）这也是我们今天整理出版古籍的目的和要求，首先要彻底地理解古籍。我们要达到目的的方法和态度，也还是王国维研究古经、古史、古文字的方法和态度。我们今天研究的条件，比王国维时代的研究条件优越得多，解放后新发现的地下资料还不知有多少，还没有很好的整理和利用。但我们的主观条件却逊于王国维。我们对于经史小学的研究，远不及王国维纯熟和专心致志，近代科学方法也利用不够，甚至很少利用，经史上不懂的部分，依然不能懂，这不能不是我们的缺点。

现在是到时候了，我们的中青年人，凡有志于献身文化古籍的，均宜人读一二书，先经史，后子集，以清乾嘉学派为榜样，继王国维的足迹，对所读书不先存信古、疑古和批判之见，抱实事求是的态度，而惟求准确地解释，作出通俗而简要的读本，以便广大青年和社会人士的阅读。从乾嘉到王国维尚未彻底解决的问题，要利用现代丰富的地下资料和先进的科学知识，研究作品的真伪和产生的年代，不仅要靠纸上和地下资料来解决，还要靠现代天文学来解决。做导师的，不以年龄或资格为限，而惟能者是师。现在如有熟悉乾嘉经史小学的中青年人，懂得天文历法的中青年人，

都应奉之为国学之师。如此，到五十年后即二十一世纪中叶，我国的传统文化将光耀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则毫无疑义矣，此我之新希望也！是为跋。

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四日于

北京大学朗润园寓所

都应奉之为国学之师。如此，到五十年后即二十一世纪中叶，我国的传统文化将光耀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则毫无疑义矣，此我之新希望也！是为跋。

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四日于

北京大学朗润园寓所